

作品標題：為了成為神明的我必須下凡談戀愛！

作者：宋承勳

作品簡介：神明的試煉居然是要下凡間談戀愛！？為了要成為愛情之神——「守愛真君」的見習神明宋信宇，突然被奉命要與人類談一場戀愛理解真正的愛情才算通過考試！沒想到他就這樣變成十八歲的高中生，而且才轉學沒多久就立刻與班上的班花文琪惠告白！然而下到凡間的信宇還發現到驚人的事情，在看似和平的日常卻突然出現孤魂野鬼想要搗亂凡間。一方面要完成自己的試煉又要顧及人類的安全，更是讓他忙得不可開交！原本不願對人類敞開內心的信宇也在事件過程當中逐漸明白應該守護的事物，面對這個試煉信宇又該如何看待呢？

人物設定：

宋信宇：紅髮，三百多歲。原本是人類但死後被神明收留，現為媽祖身邊的護法天將。為了成為愛情之神「守愛真君」下到凡間與人類談戀愛完成試煉，有著非常喜歡逞強的個性。

文琪惠：褐色長髮，十八歲。就讀台北北文高中，是班上公認的班花。在個性方面非常自我、強勢，因為這個問題讓許多只追求她外表的男生紛紛止步。

媽祖：本名林默，又稱林默娘。一千歲。是信宇的師父同時也教導祂做為神明的義務，雖然待人溫柔，但只要一發起火來相當可怕。

作品內文：

序章－源頭

那種感覺如今已經忘得一乾二淨。

對——做為人類時應該有的感覺我已經徹底失去了。

我叫宋信宇，正確來說那應該是我生前的名字才對。

西元一六四五年，我結束僅僅十八年的人生。

還記得我所生長的土地當時正受著殖民統治——荷蘭人所治理的那個年代，在之後被稱為荷治時期。然而一六四〇年以後人們對於殖民者越來越不滿，各地逐漸發生暴動事件，替同袍打抱不平的我也為此出聲，最後因而喪命。

不過神奇的是當我知道自己死後並沒有投胎轉世，而是被神明所收留。

從那之後我看待事物的角度也變得不一樣，不再是以人類的眼光而是轉為神明。

不知為何……對於自己曾是人類時所擁有的情感也漸漸失去。

收留我的神明是——媽祖，祂是凡間相當普遍信仰的神明之一，又被稱為天上聖母。

不過，我個人都是叫祂大姐頭啦！

後來我在媽祖大姐頭身邊修行約三百多年之久，直到最近聽說有個神職空了出來，是專門掌管愛情婚姻的，好像叫作「守愛真君」。祂居然介紹我參加這個神職的試煉，想要成為真正的神明也許這恰好是個機會。

才怪——！答應這件事之後我已經不知道露出多少次後悔的表情。

不過既然答應還是只好做到底。

守愛真君這個神職，我宋信宇是要定了！

第一章－試煉開始

從未聽過的吵雜旋律圍繞在我的耳邊。

勉為其難地睜開雙眼後，來自窗外的刺眼晨光映入這個狹小的空間，雖然極為疲憊但燥熱的氣息充斥整個房間讓人難以入眠。

不過眼下還有一個令我煩躁的事情得先解決才行。

那在我床頭邊的某種東西所發出來的聲響讓人無法靜下心來。

「這個是……………好像叫什麼智慧型手機來著的？」

雖然聽聞過這個東西，但實際上我根本就不懂得使用。

人類怎麼喜歡這種麻煩的東西？我真是無法理解。

「呃，要怎麼讓它閉嘴？」

我幾乎快被逼瘋，自言自語試著摸索這奇怪的玩意兒。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摔爛如何？這樣應該就能讓它閉嘴了。

「混帳東西！看我……」

正當我好不容易才想到這說不上好方法的方法而已，突然又有狀況發生。

我停止動作，身體維持住正準備要將這東西扔出去的怪異姿勢。

「信宇，等一下！連動腦都沒有就想用暴力解決可不行呢。」

我順著那道呼喊我名字的聲音，看向位於前方隨即出現了耀眼的光芒。

接著光芒消去，只見一名女性咻一聲出現在我眼前。她有著烏黑的頭髮還有頭戴繡有鳳凰圖騰的珠寶高帽，身穿亮麗色的龍袍，先是瞄了瞄四周後才找個床邊坐了下來。然後接過我手上那發出擾人聲響的手機後，只見她指尖停在上面輕輕一滑便成功關掉聲音。

我對眼前這位女性並不陌生，不——對很多人來說應該也是如此。

她的名字叫林默，俗稱林默娘，但這個世界的人不會這麼稱呼，而是叫作——媽祖。她是在民間信仰中人們熟知相當普遍的神明之一，同時也是我宋信宇的師父。

為什麼會說是我的師父呢？我做為弟子的身分待在媽祖身邊修行了約三百多年。許久以前……曾經身為人類的我在死後並未投胎轉世而是被神明收留，我的身分真要說的話就是待在媽祖身邊護衛的神將，與另外兩位千里眼還有順風耳通稱為「護法天將」。

雖然停止了擾人的聲響，但我還是提出疑問，為何要讓我使用這難懂的東西。

「話說大姐頭，這個智慧型手機我實在不怎麼會用，真是搞不懂人類為何要發明這些奇怪怪的東西耶……」

聽我這麼一說只見媽祖大姐頭嘆了口氣。

「你不會用哦？這可是這個時代人類相當高科技的產物。生活中有一部份甚至靠它就可以全部完成，尤其每次上網看一些人類男模特兒的寫真照……每個都很帥呀……呃——！」

「大姐頭？」

原本興致勃勃的討論怎麼突然止住了？

我應該沒有聽錯吧？大姐頭這個樣子怎麼可以！看手機的用途居然是想要看那些人類帥哥啊。

「……………沒、沒事！總之你要快點習慣使用手機知道嗎？」

嗯，還很自然的被她給帶過去。

拜託這很困難好不好？雖然媽祖擺出一臉我就是鄉巴佬的表情，但我畢竟在生前並不是這個時代的人，所以會不懂也是情有可原才對。

「我就不知道嘛！我還是人在世的時候是西元一六四〇年代，那個時候才沒有這種東西哩！」

「嗯？怪我囉？現在已經是二〇一八年了。早點成為神明受人們供奉你也可以隨時下來凡間遊走，這些事情自然就會知道。」

哇！大姐頭這是在嗆我耶！忍住——我必須忍住！。

老實說她會知道也是正常，做為許多人信仰的主神媽祖也時常要造訪人間聽取心願，對

這個世界的事情算是相當熟悉。

至少跟我這個自從當上神將後就從未離開過神界的相比起來實在相差甚遠。

我只能偶爾透過一些外部訊息得知凡間所發生的事情，不然基本上我算是一無所知。

順道一提，如今要用這副身體行動絕非我自己的本意。

因為某些緣故我必須下到凡間使用這個人類的身體，當了三百多年的神將斬妖除魔，突然要在這弱不禁風的人類軀殼裡行動真的會讓人受不了。

我扭動脖子揮了幾下手臂好拉拉筋，也不忘向眼前這位前來找我的媽祖大姐頭抱怨：

「大姐頭還有一件事，人類的身體怎麼那麼僵硬？這根本沒辦法斬妖除魔吧！」

為何會說出這種話我自己也不知道，明明曾經也是人類的我居然會這麼不習慣。

一聽見我開口就是抱怨的媽祖大姐頭似乎不感到驚訝，祂露出一臉無奈的臉回應我：

「老天啊……信宇聽我說，到這裡你不用斬妖除魔好嗎？別忘了你這次來凡間的目的。這副身體只是暫時的而已！忍耐一下喲……嘿嘿！」

剛才那是怎麼一回事？解釋的同時還不忘眨眨眼吐舌頭裝可愛一下。

拜託別這樣！老實說大姐頭這個舉止我有點沒辦法接受。雖然外表維持在二十五歲的年輕女性模樣，但祂可是有著將近千年的歲數，別開無聊玩笑啦！

「喂！我說妳還是算了吧！說明就說明幹嘛還裝可愛啊！也不想自己已經是活了一千多歲的老太……啊啊啊啊啊啊——！痛、痛痛痛！對不起啦！我知道錯了！」

明明離我還有些距離的媽祖大姐頭只是用手做出捏耳朵的動作，就讓我的左耳立刻感覺到真實的疼痛，對於有無邊法力的祂這確實不過是小事一樁。

好可怕，差點就少一邊的耳朵了。

反正我被祂這樣懲罰也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嗯嗯，你知道錯就好哈哈。」

天啊！我只是說出實話也不行？算了……這個部份我還是不要太計較些。左耳已經腫起來，才不想又輪到右耳。耳朵是個很好的東西，我可不想要失去。

稍微關心一下我自己的耳朵後接著我則是再次提問：

「話說大姐頭，接下來的日子真的要我用這副人類的身體過活嗎？就算是試煉能不能換其他方法啊？」

「呵呵，駁回。」

等下，這回答根本就沒有考慮嘛！

「蛤？怎麼連想都沒想就拒絕！」

「信宇啊！正因為這是試煉所以才會要你下凡修行，你得明白知道嗎？」

「呃……………」

這種事情我當然清楚，否則我現在也不會出現在這裡。

雖然我是媽祖身邊的神將，但終究還是以人類的身分的修行，還未被承認為真正的神明。先前因為空出新的神職才會引薦我參加審核試煉，據說那個神職是專門掌管愛情與婚姻，名

為——「守愛真君」。

但說來可笑，這個神職的試煉內容居然是要我下凡與人類談戀愛理解何謂真正的愛情才算通過。我真的不知道當初自己為何會答應如此荒唐的測驗，到現在還是非常後悔自己的決定。

好，我漸漸回想起來了……雖然是模糊的記憶但還是有點印象。

那個時候正好是在媽祖大姐頭的宮廳，還來了幾位神明做客……我記得有關公大哥還有月老爺爺。似乎就是因為月老爺爺相當缺人手才會詢問我意願又加上大姐頭推薦我，結果就這樣沒想太多馬上答應。

而且我還被關公大哥灌到爛醉，難怪沒辦法好好思考嘛！

現在抱怨也於事無補，這一切已經太遲了。

趕緊停止腦海裡的回想後我拍了下臉頰，試著讓自己能夠冷靜點。

「唉，真是的……」

「哇！看你這個樣子是願意妥協了是嗎？」

媽祖大姐頭挑了挑眉，用那彷彿看穿我的眼神如此說道。

雖然不甘心但確實被祂給說中，既然已經下定決定也只好這樣。

我露出苦笑回道：

「嗯，也只能繼續下去。大姐頭快跟我說接下來該怎麼辦吧！」

確認我放棄掙扎後媽祖大姐頭便開始說明：

「總之名字的部分你就先用宋信宇當作現在的名字，然後這個智慧型手機請你多利用時間好好摸索！至於生活費的部分我可以先借你……但是相對等你以後成為神明擁有自己的廟宇後可要好好回報我，大致上是這樣。有問題嗎？」

也就是說這筆債要等我以後再償還，媽祖大姐頭難道就不能仁慈點幫我到底嗎？

「有我要提問！一定要還妳錢嗎？大姐頭就別計較了吧！」

大姐頭沒有馬上回應我，祂反而沉靜了一會。

「嗯，看來沒問題。那我繼續囉……」

「……………」

看祂這麼沉默我還以為是在認真思考，結果還是無視我啊！

「喂！拜託理我一下好嗎？」

我怎麼突然感到心灰意冷起來。

「嘖嘖！信宇你也太沒出息，我可是動用到我凡間廟宇的所有香油錢替你出力耶！天下可沒有白吃的午餐，就這樣！」

果然還是別奢求太多，至少大姐頭願意幫忙我就該感激了。

這時候祂又開始繼續講解：

「接著是最後的部分，我有給你一些特別的設定哦。」

「什麼設定？」

大姐頭先是停頓半晌，又說：

「如果當有人問起你的背景時就說因為父母親在國外工作所以現在一個人住。還有你要讀的那間學校是北文高中，位於台北文山區，班級是普通科三年四班。大致上就是這些啦！」

別一副好像很輕鬆自在的模樣啊！我光是想像起來就覺得麻煩。

「說得可真輕鬆！這樣真的沒問題嗎？」

大姐頭這次沒有回應，只是上揚起嘴角點了點頭。

沒過多久，耀眼的光芒開始從大姐頭的身上四射散發。

祂的身影此時逐漸淡去，在徹底消失之前還不忘對我做最後提醒：

「記住！一定不能使用法力還有讓別人發現真實身分，盡快找到自己心儀的人類好好放手去談一場戀愛吧！現在的你已經不是斬妖除魔的護法天將，而是一個正值青春期的普通十八歲男孩。我的弟子啊……這場試煉你一定行的！」

語畢，大姐頭的身影消失在我眼前，而祂最後的話此刻感覺還在耳邊繚繞。

這個神明的試煉我真的可以應付得來嗎？我第一次這麼懷疑自己。

但這是我自己選擇的必須完成才行。

「哎呀！想破頭也沒辦法，還是認命好了。算了算了！」

我將不愉快吐露出來，接著起身再次拿起那名叫智慧型手機的東西。

話說今天好像就是我去學校的第一天，希望可以一切順利。

還能稍微感覺到身體上的疲憊，而且相當難以形容，我做為神將三百多年的時間早已將以前還是人類時的感覺徹底忘卻。

起身離開床邊的我這時還注意到桌上似乎還有紙條，上面寫了不少字……全都是一些注意事項。

看來媽祖大姐頭果然還是幫忙不少，剩下就只能靠我自己。

紙條上的內容除了提醒校服之外還有地圖路線的說明。

「笨重的身體要趕快習慣才行……」

再度抱怨了一句我才將衣櫃打開，裡面掛的是我在學校穿著的制服。

純白色的短袖襯衫還有黑色長褲穿起來意外不錯，現在是夏季還穿不到西裝外套真是好險。做為人類開始我已經可以感受到四季的變化，就好比現在這種炎熱感。

而且最重要的是還禁止我使用法力，完全就是徹底當個凡人。

說真的這個試煉才剛開始我已經感受到未來的坎坷之路。

從紙條上的地圖來看我家似乎是在景美捷運站附近，北文高中就位在景美夜市在過去一小段路即可到達。這個路程步行就可以了。

但老實說如果可以我真想用法力直接飛過去。

現在我的一舉一動現在有人監視著嗎？還是其實那只是媽祖大姐頭嚇唬我罷了。

「不管怎麼說試試看吧……」

叫我在這種大熱天走路根本休想！可以用法力飛我還不用哈哈！

這裡看來是屬於住家大樓類型，而我這間則是位於七樓。從窗外看過去的風景視野非常好，高樓林立如叢林般的城市實在相當壯觀。

因為試煉暫時成為人類的我突然感到自己渺小許多。

總之偷偷用一次法力應該不成問題才對。

我將窗戶完全打開，位在七樓的高度可以感受到涼爽的风瞬間灌了進來。

先是踏出單腳將身體半身露在外面，我接著詠唱熟悉的咒文：

「護天之將——登步於天！」

奇怪？這是什麼感覺？絲毫沒有感受到任何法力的氣息。

「這怎麼可能……護天之將——登步於天！」

並不是我的錯覺，是真的感覺不到任何法力。

「可惡，再一次！護天……」

然而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感覺到來自旁邊正有目光投射在我身上，可以看出眼眸中帶有滿滿疑問與焦慮。

位於隔壁住家窗戶注視我的是一位叼著菸的中年大姐。

應該是……鄰居吧？

我與這位大姐對望了數秒鐘，但我卻感受到度秒如年。

此刻空氣散發出來的僵持氣氛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被人類撞見自己正要施展法術，這應該不太好吧？我這樣應該不正常吧！

對，我這樣很不正常啊啊啊啊啊啊——！

必須說點什麼才好，乾脆當作若無其事好了。

「早、早安……天、天氣真好啊哈哈！」

.....

妳至少回個話吧！我也算是努力踏出第一步。

然而，就在我已經快要無法承受這股壓力之時，中年大姐她下個舉動則是將嘴上的菸拿下來將它揉爛，她那僵硬的表情總算有所變化，但也好不到哪裡去——是苦笑。

「抱、抱歉，打擾你了！」

語畢，只留下這句話之後見她趕緊入內還把窗戶關緊，不再有任何動靜。

唉……看我做了什麼，剛才那種行為在她眼裡應該會被當成瘋子吧！

我同樣將窗戶關緊，先是回到沙發上坐下來好讓自己可以冷靜思考。

剛才那件事看來就只能算了，既然被看到也無可奈何。

我現在比較煩惱的是感應不到自身法力的問題。

這副人類身體難道會限制我使用法力嗎？照目前的情況來也許是這樣沒錯。

「既然如此……」

我決定再嘗試另外一個方法，基本上我的狀況是屬於靈體附身在人類身體裡面，因為這本來就不是我自己的身體。如果試著離開這副身體的話應該就可以恢復原狀吧？

我先是深呼吸一口氣屏住呼吸——將沉重的軀殼徹底脫離。

熟悉的感覺接著充滿我的全身。

這與用人類身體活動時截然不同的輕盈感讓我知道自己成功和身體分開了。

原來只要脫離肉體就可以恢復到神明之身的狀態。

好，一切都很好非常完美，法力果然還在……………但一點屁用都沒有！

我總不能以這種狀態出門吧！結果能使用法力就只有脫離肉身讓靈體出來才有辦法。

其實這樣幾乎等於沒有用。

「唉……到頭來還是只能老實一點。」

我露出哀怨神情看向底下已毫無呼吸心跳的人類身體，然後以最不甘願的心情回到這笨重的軀殼裡面。

「浪費不少時間呢。」

這也沒辦法，真的只能全部靠自己了。

揹起學校的側背包，我來到鏡子前面稍微整理一下自己的服裝儀容，確認完畢後才朝向房門走去。

我來到凡間是為了要完成試煉成為真正的神明，而試煉內容則是要與人類談戀愛理解真正的愛情才有資格成為掌管愛情婚姻的「守愛真君」。

其他神明不也是經歷風風雨雨才到達那個境界嗎？既然如此我可不能退縮。

即便心中抱持不安，這做為人類的生活也得繼續下去。

從住家樓下往夜市的方向走去，我順著同方向走到底沒多久後則是已經看到路牌上有著北文高中的指標。

其實到這裡就可以看到多數的學生，基本上直接跟著他們走應該沒有問題。

不知不覺就這樣成功到達目的地，雖然順利來到學校卻又讓我止步於前。就算自己已經是人類的身分，但突然要面對那麼多人群還是會有點害怕。

其實不只是這點，這個世界的一切對我而言都只能以陌生來形容。

在這段期間希望我能扮演好這個角色。

試著壓抑自己的緊張情緒，我重新拎好書包整理好領口才往校門走去。

雖然進到學校可是又有新的問題，我的教室在哪？

因為今天早上的一些狀況讓我到校的時間晚上許多，現在時間來到七點二十五分，似乎到七點半之後就會被記為遲到。

從我進校園後大概又過了三分鐘，我還是持續在一樓找尋自己的教室。

這下子可好了，走廊上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少大家都已經進到教室，所以說我的教室到底在哪啊？

大姐頭也真是的……要畫地圖至少也順便畫校園裡面的路線給我嘛！

這時，正當我已經到走廊盡頭準備折返時突如其來的手抓住了我的肩膀。

「喂！已經快要早自習時間怎麼還在走廊逛大街啊！你哪一班的！」

嘖！這種感覺真不是滋味……老子可是在媽祖身邊的護法天將，區區一個凡人敢這樣抓我的肩膀？

不過我必須忍耐才行，現在可是在試煉當中，而目前我就是人類——當作修行就好。

對我大聲斥喝的是一位身穿綠色軍服的中年男子。

這麼說起來，我似乎對這身打扮有點印象。之前在神界觀看人類拍的電視劇裡面的學校也都有像這樣的角色，似乎是進駐校園裡面的軍訓官……大家都稱為教官的樣子。

原來這就是教官啊？看來真的是跟電視劇裡面一樣會嚴格管教學生。

「那個，我是普通科三年四班的……因為是新來的轉學生所以不知道位置。」

剛才還擺出臭臉的教官這時突然有所轉變，他先是放鬆抓緊我肩膀的右手然後說道：

「哦？原來是轉學生啊，那我給你帶路，這邊走。」

奇怪？怎麼態度突然大轉變……語氣變得溫柔許多。

看來教官也沒想像中可怕，也會關心學生呢。

折返回去到中庭後接著我們則是往樓梯走了上去，到達二樓再往左轉來到第一間教室教官便停下腳步，看來就是這間。

可以看到座位上滿滿的學生都早已入座，而老師則是坐在前方講台。

教官先是陪同我進到教室後才跟老師說明：

「何老師，這位是今天剛轉進班上的轉學生，剛才找不到路我帶他過來。」

眼前這位應該就是負責我的老師，帶著略大的黑框眼鏡看起來似乎挺年輕的。

她先是推了推那副眼鏡，臉帶微笑地回應：

「原來是這樣，抱歉讓教官麻煩了。」向教官道謝後接著她將目光轉向我：

「請問新來的同學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宋信宇。」

「好，宋同學你先進來吧！」

我跟教官點頭致謝後才走向教室，而一踏進去的同時我也注意自己成了目光的焦點。

怎麼？新來的轉學生很新奇是嗎？我究竟有多久沒被這麼多人關注過？

比起做為神將斬妖除魔的時候都沒有現在這情況還要緊張。

老師這時坐了下來，依然微微笑地說：

「各位同學，這是今天要加入我們班的轉學生。宋同學你先自我介紹一下吧！」

在我還未開口之前則是先給予我熱烈的掌聲，拜託這只會我更加緊張。

我深呼吸一大口氣，確認自己稍微冷靜點才選擇開口：

「嗯、嗯……我叫宋信宇，大家好。」

怎麼回事？怎麼空氣中又突然感受到一股壓迫感，這喘不過氣的感覺是什麼？

難道是指望我還能說出什麼是嗎？可惜我已經無話可說就這樣。

我這時將目光轉向旁邊的老師，她似乎還露出帶有期待的眼神。

「只有這樣嗎？信宇同學再多說一點嘛，比如興趣專長什麼的！」

這也太麻煩！我平常就是斬妖除魔還有巡視神界的安危才沒有多餘的空閒時間。

等等，不如就趁這個機會表示一下我的目的。

照大姐頭說的……這次試煉的主要就是談戀愛，只要能找到對象開始交往就算是通過。

與其我自己去尋找女孩子倒不如先宣示還比較有機會，主動尋找女孩子什麼的我才做不到呢！總之可以盡早完成試煉返回神界是再好不過。

我先是清咳了一聲喉嚨接著擴大嗓門說：

「嗯……總之我現在是單身，如果有要找我告白的話歡迎過來！」

語畢，先是換來一陣沉默後接著是喚起整班激烈的迴響。

大家像是發了瘋似「哦哦哦哦哦哦」地叫道，彼此開始交頭接耳不知道在談論些什麼。

老實說我也不曉得這樣的開頭算不算成功。

這時在一旁的老師則是露出苦笑看向我。

「嗯，年輕真好呢哈哈……你先入座吧！我看看，」老師先是看了看班上的空位：

「有了，你就先坐靠窗那排最後面的空位吧。」

我順著老師指的方向走去，位在靠窗最後一排的位子似乎挺不錯。從窗外就能看見整個運動場，是個欣賞景色的好地方。

正當我坐下不久，老師則又說：

「還有信宇你如果有什麼不懂的就問坐你前面的俊輝還有旁邊的琪惠，知道嗎？」

隨著老師話一說完，在我前方的男生很快就轉頭向我打了聲招呼。

「哟！請多指教。」

一轉頭過來馬上就露出那充滿朝氣的笑容，而且給人的感覺就像標準的運動型男孩。

「嗯……謝謝。」

剛才老師似乎還有提到別人。

我這時將目光看向旁邊，是有著褐色長髮的女生。

就在正好對上眼的時候我先是向她點頭致意一下，不過她的反應極為平淡，只多看了我幾眼就別開了視線，跟坐我前面的俊輝差真多。是怎樣？仔細一瞧明明長得甜美可愛卻那副樣子，感覺就是個不好相處的人。

不過也罷，既然對方是這種態度我也沒有必要熱臉貼冷屁股。

而此時見我處在無奈當中的俊輝則是探頭過來，他小聲解釋：

「剛剛聽你說自己單身是想交女朋友對吧？旁邊這個你可以先放棄囉，雖然是我們班上的班花，但是她可是很難搞定的！常常這樣目中無人而且個性難接近。大美人文琪惠攻略難度五顆星，聽說從國中開始到高中拒絕告白次數已達一百次。怎麼樣？還有興趣嗎哈哈！」

一百次？這可真是不得了的數字。不過就算俊輝不提我也能感受到她那全身散發出一股難以捉摸的氣息。

「那你有在那一百次裡面嗎？」

對於我的提問俊輝反倒是笑了起來，他甚至露出得意的模樣。

「我才不會自討苦吃呢！而且我也有蠻多女孩追求，所以還好哦！」

奇怪我怎麼覺得自己問了不該問的……現在突然好火大。

「真羨慕你啊呵呵……我都沒有這樣子。」

「啊？怎麼覺得信宇你笑起來好恐怖哦！怎麼了嗎？」俊輝說。

我絕對不會說我忌妒你——非常忌妒你！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的試煉有多麼困難？這可是關係到我能否勝任神明啊！

我終於理解月老爺爺為何都要抱怨情人節日總是會有一堆單身者前來祈求自己得到伴侶，看那些成雙成對的情人還有像俊輝這種有人追求完全不著急的……真、的、越、看、越、火、大！

「信、信宇你還好嗎？」

我呼地吐了一口氣，勉為其難露出微笑。

「哈、哈哈，沒事！」

要不是看在你人不錯，我一定叫月老爺爺把你的情緣斷光光！

不——乾脆這樣，等以後當上守愛真君後就由我親自來斷了你的情緣！

唉，當然這是我自己隨口說說，怎麼可能做那種事情。受私人恩怨挑撥隨便下決定可是身為神明的大忌，我可沒那麼無聊。

這時我注意到俊輝似乎在觀察我。

「不過其實信宇你也算蠻有型的啦！這頭紅髮是天生還是挑染啊？感覺像外國人呢！」

「是天生的。」

「原來如此，還有我覺得你的眼神太兇了啦！要多保持微笑比較會被女孩子注意。」

保持微笑也太困難，我根本就不擅長這種事情。

「知道了啦……我盡量。」

「嗯，就這樣囉。」

向我比了個大拇指的手勢後俊輝則是繼續轉回前面早自習。

這才讓我發現……原來我們的閒聊一直被老師用眼神關注。

早自習以後不可以隨意講話，這點我要記住。

雖然是剛開學，但我待的班級已經是三年級……各班都為了準備大考已經開始衝刺，居然才第一天就馬上來個模擬考。

歷經各科的考試之後我總算是勉強撐完今天，說真的我根本完全沒辦法應付。

到底有多久沒有讀書吸收知識了？這樣子實在不太妙，我深怕以後的日子會很苦。

即使我只是暫時做為人類，還是要盡自己身分該完成的事情，至少我認為這樣子比較對

得起良心。

我拖著沉重的步伐，從教室離開後並不是往校門走去——而是教職員室。

雖然已經是放學時間，但我可還不能離開這個學校。

沒錯，因為成績太糟糕我被老師親自點名，這真的是最慘的狀況啊！

我可沒時間應付考試，要趕緊談戀愛完成試煉——好想把這個想法告訴老師。

但這種事情才無法開口……身為學生講這種話肯定會出局，我才不會輕舉妄動。

該要面對的總要面對，我依然無法收起自己的苦瓜臉……也罷，不如就用這張臉去面對老師吧！

我小心翼翼打開教職員室的門，班導的座位非常顯眼，她的辦公桌就位第二排第一個。

「哦？信宇你來啦……快過來吧！」

一看到我的班導趕緊招手，搞得整間辦公室的人都知道我進來。

走到老師身旁的我還不忘嘆一口氣，得要讓她知道這怨氣可是非常重的！

「唉呦信宇你不要皺眉頭，老師我專程叫你來並不是要責備你。是想要幫助你哦！」

「幫、幫助我？」

這話可真有意思，我剛才是真的認為要被老師念一頓。

但說實話比起幫助考試可以幫助我戀愛嗎？好像把這句話脫口而出。

「總之你先等一下……」話說到一半，老師這時目光看向門的位置，正好又有人進來。

等等，這個人不是坐我旁邊的文琪惠嗎？難道她也是成績不好嗎？

直到文琪惠走近後老師才繼續說道：

「信宇啊，成績不好並不是你笨，只是你還不夠努力而已！我特地找琪惠來幫你補習，她不只是我們班上的第一名，連校排名也是第三名。怎麼樣？成績好人又可愛你應該可以接受吧？」

什麼？補習！？還不放過我啊！而且還是叫這傢伙來幫我……我已經被她狠狠無視過

一

次了，這可完全傷到我的心啦！

人長得甜美可愛是事實啦，但個性難以相處則就另當別論。

「老、老師，我可以拒——」

「嗯！看來沒有問題，那就這麼說定囉！」

喂！無視我啊！等等……這種感覺怎麼好像似曾相識？我想起來了！老師你這行為跟媽祖大姐頭到底有什麼兩樣？

這下可好了，我覺得事情變得越來越麻煩。

我壓抑自己的無奈，既然已成定局也只好這樣。

我再次看向身旁的琪惠，試著跟她打招呼。雖然我不抱期待就是了，無視就無視吧！

「那就請妳多指教了……」

然而，這次與之前在教室稍有不同。

「不會……那我們去圖書館吧……」

她回話了？第一次回答我的話——但卻是帶有無奈的語氣回應。

而且那看人的目光依然不會超過三秒停留，這次也是如此。

在走之前我則是向老師道個謝，雖然這並非我想要的但至少她是出自好意。

「老師，那我們就先去圖書館了，謝謝妳。」

「不會，加油吧！」

雖然到了傍晚，但校園內依然還有不少人留校，大多數都是社團活動。

從平常上課的這棟樓走出來才發現其實北文高中的校區還算大，圖書館的位置還要走步道經過整個操場到學校後半段才會到達。

不知為何，此時的氣氛可以說是快把人給壓垮。

在我身旁這位文琪惠真的都是沉默寡言呢，同學之間好像不需要這樣吧！

實在有點按耐不住的我則是選擇率先開口：

「啊哈哈……是說琪惠妳怎麼會答應要幫我補習呢？」

回個話啊！怎麼又無視我了？

「那、那個……」

「你想太多了！那是老師一直拜託我才答應的，別會錯意。」

其實我也沒有期待什麼啦！而且就只是發問一下也不行嗎？真的就和俊輝說得一樣相當難相處，個性方面有點自我、說話太直等等……真讓人感到頭痛。

不過也沒辦法……每個人的個性本來就不一樣，我也不好說什麼。

但如果可以我還是希望能夠跟她良好相處，至少今後做為補習對象還有同學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吧？

「是說琪惠妳成績原來那麼好，校排第三名可是很厲害耶，總之我就拜託妳囉！」

「嗯，這其實沒什麼。倒是你如果可以盡量不要跟我搭話行嗎？」

「……………」

人類小鬼別太囂張了！好心想跟妳友好相處這什麼態度？老子可是護法天將……敢這樣跟我講話是活膩了啊！

忍住——我必須忍住，這些都是試煉。

此時我依然露出笑容回道：

「啊哈哈！抱、抱歉啦！我也只是好奇問問。」

「好啦！再慢吞吞等等就……」話還沒說完，只見琪惠摀住嘴巴咳了咳幾聲，那是帶有濃痰的咳聲。

「還好嗎？該不會是感冒吧？」

只見她揮揮手示意不要緊。

「沒、沒事啦！小感冒而已，快走吧……不要一直問啦！」

「是是是！」

唉，她真的沒有在勉強嗎？如果真的是感冒不該硬撐著身體比較好。

雖然我想這麼說，但琪惠這時已經加快腳步走遠了。

到達圖書館後我們則是在一樓座位區找了空位，雖然是放學時間但在圖書館裡面的學生也不在少數。

光是今天第一天就考了將近一半的科目，有數學、國文、歷史、英文。很幸運的這些我全部都拿下班上倒數第一的成績，總分更是慘不忍睹。

琪惠先是將歷史課本還有筆記拿了出來，不知為何在開始之前她又看了我一眼。

「話說你的成績也太爛了吧？你是從來都不看書嗎？」

其實她說的沒有錯啊，我根本就沒有看書。

「哈哈……對啊。」

「笑什麼笑啊！你應該感到丟臉才對。算了我們開始吧……」

為什麼被她這麼一說突然覺得我有點悲哀呢，我到底在幹嘛？

唉，算了。

「那我們就先從歷史開始。」

「哦、哦，我都可以啊……」

不曉得是不是為了方便討論，琪惠這時將座椅整個併過來我旁邊。

天啊，第一次離女生這麼近，肩膀到手整個都碰在一起。我到底有多久沒有體會這種感覺？臉頰發燙、心跳加速……突然覺得能當人類真好啊！

奇怪？是我的錯覺嗎？怎麼感覺琪惠的臉好像也紅紅的……甚至還有點憔悴。

我越來越懷疑她真的只是小感冒而已？因為那臉色真的挺差的。

此時，正當我才剛要詢問只見她突然「啪」地一聲倒在桌上。

「喂！妳還好吧？有聽到嗎？」

「嗯、嗯……沒什麼啦，有點不舒服。」

還以為是昏倒，不過雖然還有意識但很明顯已經軟弱無力了，肯定是感冒硬撐著。

結果旁邊也來了許多人圍觀。

「那位同學還好嗎？」

「還是快送去保健室吧。」

有道理，還是先送去保健室要緊。

「謝謝你們關心，交給我來就好。」

我揮手示意正要準備幫忙的同學，這種小事我自己還是可以應付。

「琪惠，我揹妳好了，上得來嗎？」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走。」

我看根本就在逞強。

「別傻了，妳連站都沒辦法站穩。」

她先是無力站起身來，想試著自己走路……但才跨出第一步身體就開始搖晃。

我已經不太想跟她耗下去，直接繞到她面前蹲了下來，並對她說：

「妳要不要上來？病人就別逞強老實聽話吧！」

「吵死人了……」

「妳上來我就閉嘴。」

「……………」

被我這麼一反駁的褐髮少女終於乖乖妥協。

總算願意讓步了啊！還真頑固呢。

確認她上來後我才站起身。

話說我還不知道保健室的位置，在離開之前我則是先向櫃台服務員詢問：

「那個！請問保健室在哪裡呢？」

「在教學樓的一樓哦！」

教學樓？那好像是我們上課的那一棟……這豈不是最遠的距離嗎？

「謝謝妳！」

趕緊道謝完後我稍微加快腳步以快走的方式，雖然想快點到保健室但琪惠人在不舒服的狀態如果跑步怕搖晃到她的身體會造成更加不適。

「琪惠妳忍耐一下……我現在揹妳去保健室。」

「真麻煩……其實可以不用這樣。」

真正麻煩的人是我好嗎？一開始就這樣硬撐著自己，搞到現在不是問題更多了嗎？

「如果真的不舒服可以跟我說，補習這種事情改天也行，身體顧好比較要緊！」

「其實我也不想做，但畢竟已經答應要幫你補習……我可不想第一天就把事情推掉。」

原來是這樣，自己答應的事情不想要隨便推辭掉是嗎？雖然是個惹人厭的女孩但關於她的想法我倒是挺欣賞。

我在下凡之前媽祖大姐頭曾叮嚀過要我防範不懷好意的人類，人類可是很極端的這我也明白。許久以前我自己當過人類更是清楚，不過現階段我應該不需要太擔心，至少率先遇到的這個女孩還不算差勁啦！只是有時候惹人厭了點。

我先是嘆口氣，甚至忍不住笑了出來。

「哈哈！改天我一定請妳喝飲料，謝謝妳這麼用心。」

「不、不用了！這有什麼好謝的啦！」

怎麼才跟她道謝反而激動起來，真的是沒辦法好好溝通超過三句呢。

「嗯，那就先這麼說定了。妳人不舒服先別講話休息吧！」

「誰跟你說定了！別亂講話……」

唉！又被反駁了，偶爾也稍微聽一下別人的想法嘛。

「是是是，我閉嘴。」

我突然有點後悔剛才稱讚這丫頭。

之後送到保健室我則是先照護士阿姨的指示把琪惠放到床上讓她休息。

果不其然琪惠是硬撐著身體，除了咳嗽之外還有輕微發燒。

結果被護士阿姨通知的班導沒多久也馬上就趕來。

我先待在走廊將剛才在販賣機投的果汁一口氣罐完後才又進去保健室。

剛拉開門就聽到班導跟琪惠的交談聲，琪惠的臉色有好了一點。

而這時看到我的班導便走過來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她說：

「信宇你表現得很好哦！還好有及時帶她到保健室。護士阿姨說琪惠發燒有一段時間，等等還要請家長帶她去看醫生，明天可能會請假。」

都已經這樣子居然還想硬撐，我的天啊……真是難以置信。

「這邊就交給你囉，等等送她到校門口吧！」

話一說完班導則是先離開，而我也看向待在床上休息的褐髮少女。

「琪惠你家人什麼時候來呢？」

「在路上了，差不多在五分鐘。先說你不用過來哦！我自己可以走……」

怎麼？就這麼討厭我啊！

「我陪你過去吧……這沒什麼！」

「雞婆的男人。」

哼，隨便妳怎麼說吧……妳這講話直又自我中心還很頑固的女人。

比起剛才琪惠確實有好一些，至少可以自己走路。不過她還是走得有些搖搖晃晃，我趕緊在旁邊稍微扶著她。

「今天給你這雙鹹豬手賺到了啊？要不是我身體這樣才不會讓你碰！」

「好好好、是是是！請妳盡快康復然後幫我補習就很感激了。」

還沒走到校門口已經可以看見有汽車停在外面，那應該是琪惠的家人。

這時從車內出來的一位大叔才剛看見我們就馬上飛奔了過來。

他的著急感從那表情中便可以得知。

「琪惠還好嗎？我馬上帶妳去看醫生！」

「爸，抱歉給你添麻煩……」

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面帶微笑的琪惠……還有那溫柔的語氣。

將琪惠交給大叔後他則是向我揮了個手示意。

「我女兒給你添麻煩了，謝謝你啊！」

「沒事，請慢走。」

然而，在琪惠轉身之前這時卻將視線放在我身上——第一次張大雙眸直視我。

「謝謝……」

什麼？我應該沒聽錯吧！雖然是無比小聲的話語但仍然灌進我的耳朵。

原來這個女孩也會跟人道謝呢。

本來希望這做為人類第一天的學校生活可以平穩一點……結果好像無法如我所願。

我這時將雙手插進口袋「唉」地嘆了口氣，而我的右手似乎觸摸到什麼東西——在口袋裡面。

我沒想太多趕緊將右手抽出，那是一張小紙條。

裡面好像有寫些什麼的樣子。

「第一天進度……歷史筆記第一頁到第十頁……？英文單字第一課到……」

這該不會是要我今天複習的進度吧？為什麼我會有這種東西……難道是琪惠把它放到我口袋裡面的嗎？

究竟是什麼時候放的我都不知道，而且其實這些她可以直接和我用說的會比較好。

不過，我現在有一點懂了……這也許就是那傢伙的做事方式吧！

看來試煉要做的事情可不只是談戀愛，我之前曾向媽祖大姐頭抱怨不太想再當人類，現在我收回那句話——其實還挺有趣的。

我將紙條收進書包側的小口袋也朝校門口準備回家。

照紙條上面的那些複習進度……今天可有的忙了！

第二章—談戀愛哪有這麼簡單

疲憊不堪。

從歷史、英文、國文、數學我昨晚全照琪惠紙條上的進度嘗試複習，那個量真的大到我快無法負荷。

我看那些根本就是琪惠她自己平時的讀書模式吧？就這樣直接套用到我身上真是要命。

拜熬夜看書所賜，我幾乎沒有睡到什麼……雖然比昨天還要早出門但精神不濟好像也沒什麼用。

話說琪惠今天也不會來，昨天就有說她會請假的樣子。

雖然才過完第一天，但總感覺我要做的事情堆積如山。認識女孩子談戀愛、複習課業準備考試，原來人類是這麼繁忙的生物，現在想想真的好累。

而且回歸試煉的內容，我目前也還沒有任何進展。

光是認識女孩子這部分我就覺得相當困難。

如果真要說目前認識的對象是有一個文琪惠，但要把她視為交往對象我是還沒想過。

先是從同班的俊輝打聽到琪惠的個性，再加上親自跟她交談過後確實給人一種難以接近的感覺。

不過仔細想想，光憑昨天的相處實在太少了。

那還不足以讓我斷定她的為人，所以還有待觀察。

拖著沉重的步伐總算來到學校，這時候的校門口還只有小貓幾隻。

沒辦法，現在時間也還未到七點，今天果然比昨天還要早到許多。

而這時才剛走沒多久，一聲呼喊立刻打醒了我那恍惚的精神。

「哟！大情聖早安。」

是昨天剛認識的俊輝。

但是他突然冒出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我完全不懂。

「早、早啊，是說誰是大情聖，你在叫誰？」

「當然是你啊！昨天揹著我們的班花到保健室，真叫人羨慕呢。」

搞什麼？為什麼有人知道……是被誰看到了嗎？

「那、那只是她身體不舒服我才揹她，原來被你看到了？」

俊輝先是搭起我的肩，一臉笑咪咪怪噁心地說：

「不只是我，好像班上蠻多人昨天都不小心看到了哟！」

唉，算了，其實這也沒什麼，我也沒必要反駁。

「話說你動作也太快了吧？第一天就想把走班花真的很要不得！她那種自我的個性真沒想到你可以耐得住，信宇還真的是新好男人耶！」

這種無中生有的話又是怎麼一回事？我只不過是幫忙身體不舒服的琪惠而已。

還有個性方面我是覺得沒有想像中差勁啦……只是還不知道其他人的話會怎麼想。

我這時依然否定俊輝的說詞：

「你想太多了……就真的只是琪惠身體不舒服我幫忙揹她去，根本沒什麼！」

「哎？等我一下啦！」

我趕緊加快腳步，不給俊輝發問的機會。

話說要是讓琪惠知道這種事情在同學之前傳開，以她的個性一定又會對我發火。

我才不想招惹無妄之災，女人生氣很可怕的……不管是媽祖大姐頭還是人類都一樣。

然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一進到教室的我並沒有感覺到平時的放鬆。

可以察覺到莫名而來有好多視線放在我身上，是怎樣？又有什麼事情嗎？

這股壓迫感直到我坐下來後依然存在。

有的盯著我交頭接耳、有的則是竊笑起來……我大概能猜想到應該是昨天的事。而且照這情況來看已經不是俊輝說的有部分人知道，而是全班都知道了吧！

這種事情到底有什麼好一直談論下去的我真搞不懂。

此時，相隔我幾排的一位女同學突然站起身來走向我這。

她有著一頭烏黑的頭髮綁著單馬尾，給人一種清秀少女的感覺。

但這不是現在應該注意的……我突然有不好的預感。

雖然不知道她要做什麼，但我還是選擇先等她開口。

「那個……昨天謝謝你幫忙捎琪惠到保健室，抱歉給你添麻煩。」

咦！？出乎我意料呢……還以為又是無聊的提問。

其實她會這樣說我真的意想不到。

「不、不會……這沒什麼。」

只見她笑了笑才又趕緊回到自己的座位。

哦——！這感覺還真不錯啊！善解人意又可愛……而且竟然為了一句道謝特地跑過來跟我說，還真是老實的女孩。

「大情聖又在拈花惹草了嗎？」

唉，我實在不太想聽到這個聲音，又打斷了我短暫的美好時光。

「不，是你想太多了……」

我板著一張臉向前方的俊輝抗議，不過他似乎不以為意。

「瞧你剛才那副陶醉樣我才這麼說的啊。」

陶醉……？原來我剛才不小心露出那種表情了是嗎？看來我還真糟糕！

「你看錯了，我才沒有陶醉呢！」

可惡我不該驚慌的……冷靜點啊！

把我的反駁無視掉的俊輝此時還不忘解釋：

「剛才那個是白澄軒，是我們班跟琪惠最要好的姐妹，總是膩在一起。」

「原來這樣啊。」

「如何？澄軒也不錯啊，你可以考慮。要的話我幫你們牽線哈哈！」

雖然我剛也認為澄軒是個好女孩，但我可沒有打算。

「不、不了……你還是省點力氣。」

我向俊輝露出苦笑，雖然他好像真的有一股認真的氣勢可惜我心領了。

這樣看來，也代表還是有願意包容琪惠個性的人存在，既然那丫頭這樣子還能交到不錯的朋友那我就放心了。

懂得包容他人將心比心也是人類的優點之一，這部分倒是讓我見識到了。

希望這次的試煉能讓我改變對人類的看法才是。

這時鐘聲響起，也意味著等會令人討厭的模擬考地獄即將開始。

似乎這個禮拜的行程都是如此，一想到又讓我頭痛起來。

我真的相當佩服自己可以熬過這種整天考試的生活。

而且我也徹底體悟到比起這些……當神將斬妖除魔還輕鬆許多。下凡當人類修行這種事情真的一點都不簡單，我必須為以前的自以為道歉。

重點是我的苦鬥還尚未結束，雖然已經放學但還不能回家。為了讓自己的成績可以跟上大家我得盡快用額外時間複習才行，就算琪惠今天不在我還是要自己讀。

明明下凡之前大姐頭跟我說只需要認真談戀愛就好……結果現在呢？這些考試、學校生活有的沒的根本就是徹底影響我的試煉，我甚至差點忘記這是在修行中啊！一度以為自己真的變成人類。

「唉……一直抱怨下去好像也不是辦法呢。」

我長嘆了一聲，突然覺得自己的毅力實在不足。

從現在開始還是少抱怨多行動會比較好。

在進去圖書館之前，我則是先在外面的洗手槽沖洗自己的臉好清醒一點。

不行……我要好好複習才行，先準備好應付明天的考試。至於談戀愛就等待機會吧！

「好，加油！」

好不容易給自己打氣後的我重新拎好書包才剛要進去圖書館，結果——

「你從剛才就在那邊自言自語什麼……」

熟悉的聲音來自後方。

正當我一轉身總算確認自己的猜測並沒有錯。

「呃啊——！妳、妳怎麼在這？」

我沒看錯吧……是文琪惠？她不是人不舒服在家靜養嗎！

「妳今天不是請假休息怎麼還來呢？」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她好像別開了視線，而且想回話卻又有點吞吞吐吐。

「身、身體已經好得差不多了啦！我想說既然沒事就來幫你補習吧……」

這還真較人意外。

其實她不需要這麼拼命也沒關係，固執的個性果然真是如此——但我卻感到很欣慰。

雖然才剛認識不久，從俊輝又或是其他人所提到關於琪惠的缺點也已經見識過……但相對她所擁有的優點我也同樣看到。

對我放不下心還有履行要幫我補習的事情……她雖然表現不夠坦率但我也理解了。

「那我就先說聲謝謝囉。」

「好、好啦……這根本沒什麼！趕快進去！」

話一說完只見琪惠低著頭快步走進圖書館內，不知為何她還是一樣別開我的視線。

難道我又說錯什麼了嗎？

我搔了搔頭，也趕緊走進去裡面。

找了跟昨天同樣的位子後我則是先將自己的複習進度向琪惠報告。

「對了，紙條的事情謝謝妳啦！想不到還特地幫我安排複習進度。昨天我可是看得眼睛都要快要掉下來了呢！而且妳也真是夠可怕，那些量難道是妳平常的進度嗎？妳怎麼有辦法一次看那麼多？」

琪惠露出有些得意的模樣說著「這根本沒什麼好不好」後接著又看向我：

「倒是你居然有乖乖看完還挺厲害的……」

還以為我這樣霹哩叭啦說個不停會招來反駁，沒想到還被她稱讚。

「唉呦妳剛才那是稱讚我嗎？好難得哦……」

「才、才沒有呢！」

我的腳趾頭瞬間感覺到有如炸開的滋味，琪惠是用她的後腳跟踩我啊！會出人命的！

「好、好好好……我知道了，要痛死啦……」

天啊好痛苦，這裡是圖書館我人又無法大聲哀號。

總算願意放過我的琪惠這才將她的腳給收了回去。

真是個不坦率的女孩子啊！我一定要想辦法改掉她這種個性。

「知道錯就好。」

「嗯，我錯了。話說今天有個女同學還特地跑來向我道謝。」

對於我突然挑起的話題琪惠則是皺起了眉頭。

「好像叫白澄軒吧……因為我昨天揹妳去保健室，結果她就因為這件事向我說謝謝。」

等等，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說了不該說的話。

我還不知道琪惠會不會介意讓其他人知道我揹她去保健室這件事情。

天啊！明明我告訴過自己最好不要讓她知道這件事……怎麼又說溜嘴啦！

然而這時我趕緊注意琪惠的臉部表情，不過似乎沒有要動怒的樣子。

不——我判斷錯誤，應該說那表情難以捉摸，先是感覺帶有羞澀後才逐漸轉為不悅。

我，完蛋了。

「你、你讓澄軒知道我給你揹去保健室？」

她已經將我的衣領被給抓起來狠狠質問，因為有留意到這裡是圖書館所以並沒有放大聲音，但那眼神所散發出來的殺氣我已經感受到。

看吧！她果然很在意……還是說女孩子都很在意這種事情呢？真讓人不解。

「也不能說是我的關係啦，我早上一到學校就發現俊輝還有班上很多人都知道。也許只是我們昨天自己被看見了……抱歉！妳應該不太喜歡這樣吧？」

琪惠此時表情則是轉為無奈，她鬆開我的衣領後才又坐了下來。

「是挺不喜歡的……但跟你沒有關係，只是我不喜歡為了這種小事大家開始談論聊起無聊的八卦。」

看來琪惠在意的部分也跟我一樣，因為這點小事一直被談論真的會感到厭煩。

雖然剛才的確有一瞬間害怕琪惠討厭的原因會是出自於我，至少我不想搞砸好不容易跟這位褐髮少女建立起來的關係。

似乎是察覺到我的心境變化，琪惠這時又問我：

「你嘴角上揚幹嘛？在想什麼？」

「不……我以為你是因為怕被別人看到跟我一起才會生氣，還好不是這樣哈哈！」

此時，褐髮少女的回覆是一記令我措手不及的飛拳——直擊我的腹部。

還真是迅速的出拳速度，我堂堂護法天將居然被一個人類少女給正面擊中。

「痛啊！妳突然間幹嘛啊？」

「我可沒說過我討厭你，不要隨便亂猜測別人的想法。」

好吧，看來是我自己誤會琪惠。

我趕緊道歉：

「知、知道了，話說妳的力氣還挺大的，跟班花形象差真多呢。」

「要你管。還有趕快開始複習吧……浪費不少時間了。」

這麼一說我才差點忘記來到這裡的目的。

「好的，琪惠老師請開始。」

總覺得跟上課比起來待在這裡複習我還比較自在。

*

傍晚六點，終於結束長達兩小時的複習進度。剛好現在正是夏季，從圖書館出來之後跟進去前相比天色只略暗了一些。但遙望遠處依然可以看見覆蓋整片天空的橘紅色晚霞，讓人看了身心放鬆許多。

我「哈」地一聲伸了個懶腰，坐了那麼久都有點腰痠背痛。

跟我比起來，身旁的琪惠感覺精神狀況仍然良好。果然是資優生……讀兩小時的書對她而言只是小意思，反觀我根本不堪一擊。

「琪惠，今天謝謝妳啦！我感覺妳比老師上課教得還厲害！」

「呃……………拍馬屁就免了，謝謝。」

琪惠連看都不看我一眼。

好難過，我可是真的這麼認為。

雖然複習狀況不錯，可是明天的考試能不能看到成效還不知道。

希望一切順利。

這時，在離開之前琪惠則是發問：

「對了，你等下有空嗎？」

其實我下課後也就除了這複習之外幾乎都沒什麼事情。

「有啊，怎麼了？」

「我想要去找看看課後的工讀……方、方便陪我嗎？」

真意外，這還是她第一次主動邀約我。

「可以啊，我沒什麼事情。」我說。

話說確實很多人都會利用課餘時間工作，半工半讀的學生似乎越來越多。我這才突然想到要不是媽祖大姐頭有資助我的話現在連我也要一起找。

「那我們就現在出發吧。」

話一說完只見琪惠自己先走了起來。

雖然我喊了聲「等我一下」，但她還是不打算停下腳步。

我也不意外就是了。

出校門口之後我們打算先從學校周邊開始找起。

雖然說周圍也有店家但學校附近幾乎都是早餐店與便利商店居多，而且琪惠也完全沒有考慮的意思，我們就這樣直接往對面的巷子裡面走去。

不知道現在學生會想要打工是因為家裡沒有幫忙還是另有目的？其實我有點好奇。

「你想打工是要補足生活費的部分嗎？家裡沒有幫忙？」

琪惠回道：

「家裡有幫忙，只是我自己想多存點錢以便不時之需。」

原來如此，有這種觀念是挺不錯的啦……

沒想到這時候琪惠卻想到反問我：

「那信宇你呢？有想要打工嗎？」

還好這方面的問題有先做過功課，現在終於可以派上用場。

「沒有耶！因為父母在國外工作都會寄生活費回來，而且我也暫時沒什麼賺錢目標。」

「這樣哦……了解。」

琪惠沒有繼續問下去，看來這樣她就滿意了。

真抱歉我欺騙妳，這些都只是媽祖大姐頭給我在試煉期間的設定而已。

我們從巷子進來後都是整路直走，不過這時來到路口倒是有一間店吸引了琪惠的目光，她張大雙眼直盯著那家店。

店面就開在轉角，看起來是一間咖啡館。

「這間好像不錯，我想進去問看看呢。」

既然喜歡就去問吧，我點了點頭說：

「好啊，妳就進去問碰碰運氣。」

「嗯，你也可以進來看看……這間咖啡館算是學校附近的熱門店家，每天下課都會有很多學生跑來這裡。」

經琪惠這麼一說確實可以從窗戶看見裡面佔滿座位的大部分都是學生。

「那我就一起囉。」

「來吧。」

結果我也跟著琪惠一起進去。

按下電動門的感應鈕一進去沒多久便聽到裡面店員齊聲說著「歡迎光臨」招呼起來，可惜我不是來喝咖啡的。

然而到店內之後充斥在我鼻腔的是濃密的咖啡香，整個內部都是採用米色簡單色調裝潢的方式也讓人看了相當舒適。不管是客人還是店員的立場都是良好的環境，完全無庸置疑。

身旁的琪惠這時候也直接表示自己的來意：

「不好意思，請問現在店裡有缺人手嗎？我想應徵……」

話才剛說完，一位跟其他店員比起來較年長留著山羊鬍的大叔則是帶有苦衷地說：

「現在店內暫時沒有缺人手，非常抱歉哦。」

看來他是店長的樣子，其實從表情我就能猜測到結果，既然這樣也沒有辦法。

而琪惠似乎也不在意地回道：

「不會，謝謝你們。」

我們沒有多逗留，在身後有個穿大衣的中年男子還在等著點餐，可不想造成困擾。

從自動門出來後我則是拍了拍琪惠的肩膀說：

「沒有辦法啦，只能換下一家。」

琪惠雖然看起來有點小失落，不過感覺一下子又好了。

這咖啡館的氣氛確實不錯，也許琪惠是執著想在這裡也說不定。

「我們趕快繼續找吧，看還有哪裡。」琪惠說。

「哦、哦……好。」

現在也才第一家，還不用太急著灰心。

我們沒有走回頭路，而是朝大馬路那邊繼續走。

正當才準備要走出巷口，一聲來自後方的呼喊響徹整條巷子。

「小偷啊！誰幫忙抓他一下！」

包含我們在內還有巷子少數的路人都轉頭看向那聲音的出處，好像是剛才進去應徵的那間咖啡館。

只見有個身穿大衣的中年男子從咖啡館飛奔了出來，仔細看那個人不就是剛才排隊在我後面的人嗎？沒想到他居然是小偷……而且手裡確實抱著類似咖啡粉的東西，相當慌張地朝我們這裡過來。

唉！偏偏就跑來我們這裡。

雖然麻煩，但是得在巷口內把他給擋下來，不能讓他逃出去。

「琪惠妳過去旁邊！」

「等、等等……你想幹嘛？」

我先是將琪惠推開至一旁沒有理會她的問題，因為那個中年男子已經快要過來了。

就在我們彼此相差只剩一公尺左右，男子先是將手中偷取的物品直接往旁邊扔掉，他這時從外套抽出來的是粗短的小刀。

失策，我完全沒料想到對方有武器。

我只能做最大限度的抵擋，將率先握刀刺向我這裡來的右手接住後我將他的右手緊緊握牢不讓他有逃走機會。很幸運我的手掌沒有被他開了一個洞，但短刀仍然從我的食指與中指中間劃過，還是造成皮肉傷。

失去可以用武器的優勢後他只剩下恐慌，我先是扭轉一番將他右手暫時脫臼，接著用掌擊的方式朝他下巴擊打下去，只見他整個人朝後面摔了一跤。但接下來還不能鬆懈，我上前

撲向他壓制在地上，掙扎一會後才總算放棄抵抗。

抱歉啦……可別小看我身為神將所擁有的武術，我可是學習了三百多年呢。

雖是如此，我必須承認這副身體沒辦法完全跟上我的反應。

人類的身體果然好脆弱，我第一次感覺到如此真實的疼痛感。

做為神將斬妖除魔不論是揮舞著神器又或是赤手空拳我都不感到困難，但即使能力還在可是依賴的卻是人類的肉身之軀就顯得無法達到平衡。

所以我還能靠這樣制伏犯人真的是走運。

這時候圍觀的人越來越多，而不久前呼喊的人也跑了過來，那正是咖啡館的店長先生。

「同學你好厲害哦！謝謝你幫忙制伏他啊………咦？你們不是剛才來應徵的嗎？」

「是、是啊……」

「真是謝謝你啊，是說你的手還好吧？」

我再次看了我那被短刀削過的左手掌，還好傷口並沒有太深，但目前仍然是血流不止。

「還行，謝謝關心。」

老闆依然注視著我，感覺他好像有話想說似的。

「那個……如果有空的話就來我們這裡喝杯咖啡吧？到時我請你們。」

我應該沒有聽錯吧？老闆這突然脫口而出的話讓我有些訝異。

「這怎麼好意思呢。」

「哈哈，看你這麼見義勇為我想給個回禮啊！抱歉沒辦法讓你朋友進來做，因為我們真的人手已經額滿。」

我搖搖頭示意沒關係，老闆實在太好心了。

「那我就先替她跟您說聲謝謝了！」

「不會，應該的！」

沒過多久，警察也終於趕到現場。

率先上前來的警察則是先開口：

「年輕人非常謝謝你出手幫忙啊！對你刮目相看了。」

「這沒什麼，接下來麻煩你們了！」

我這時趕緊離開犯人，將後續交給警察處理。

相較於我這喜悅的心情，我發現琪惠的臉上完全沒有笑容，看來得過去關切她才行。

「已經沒事囉，話說琪惠妳怎麼一臉不高興的樣子。」

「幹嘛這樣子逞英雄最後弄成自己受傷？」

她是針對這一點嗎？但剛才如果沒制止那個人讓他給逃走的話事情會變得更麻煩。

雖然我也因此付出了點代價倒是真的。

「至少有成功阻止那個小偷，而且我的手也還好啦哈哈！而且剛才老闆還說為了答謝我們下次去店裡喝咖啡他請客呢。」

我能感覺到琪惠的眼神越來越恐怖，我是不是又說了什麼不該說的？

「嗯，那個有機會再去。但是——」她這時直接將我受傷的左手抓住拉了上前質問我：「傷成這樣子叫還好？」

她還沒有打算鬆開，而另一隻手還從書包翻出了一盒醫藥箱。

好吧，看來琪惠是真的擔心我的傷勢甚至蓋過下次有免費咖啡喝的喜悅。

「我先幫你簡單包紮，等我一下。」

「嗯，謝謝妳……」

我稍微放鬆自己的身體，讓琪惠能好好處理。

琪惠先是拿出裝有透明液狀的罐子，那上面寫著『生理食鹽水』。大量沖洗一遍後她則是再拿出紅色小罐的優碘用棉花棒幫我擦拭，大概一分鐘左右的程序結束才替我包紮傷口。

「這醫藥箱就給你帶回去用了，要多換幾次藥知道嗎？」

「我知道了……謝謝妳。」

沒想到意外的會關心別人……而且她那種擔憂他人的舉動還讓我感覺有點溫暖。

雖然嘴上總是如此直白，但內在部分卻完全不一樣——這就是文琪惠。

為什麼？明明是個不錯的女孩但這個班上對她的評論卻是那樣，雖然不完全是負面但就是認為琪惠這個人難以相處。

不，我似乎誤會了什麼……也許班上那些人根本就沒有真正去理解文琪惠。仔細去思考琪惠在班上的定位就只是外貌出眾被認為是班花，但其實她的內在究竟如何清楚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在我看來琪惠只是個比較不擅長表達出自己的女孩，但這根本不要緊——只要有人能察覺出她在用別的方式詮釋自己就足夠了，就像我現在能夠慢慢理解她一樣。

這樣的文琪惠……確實跟我一開始的認知截然不同。

然而，隨著每次交流我所看待她的情感好像都會有所改變。

現在的我又有什麼新的看法呢？越來越了解琪惠的我好像在哪個部分跟以前不一樣了。

「那個……琪惠。」

「怎麼了？」

雖然我還無法斷言現在這份情感，但我還是想要嘗試一番。

我不想拐彎抹角，只想將心裡的話簡單傳達出來：

「我喜歡妳……」

時間彷彿停止般，我沒有想過自己脫口而出這種話時心情會如此浮躁。

第一次感受到胸口燥熱……無法冷靜直視前方。

然而，當我努力想將視線重新擺向眼前的褐髮少女，她這時所表現出來的反應卻讓我無法看透。

她呆愣住，那雙眼中透露出來的像是不知所措——同時也更令我感到不安。

我想試著說點什麼卻像是凍結般無法如願，喉嚨沒辦法發出聲音。

「你、你……」

同樣也想表達出什麼的褐髮少女也無法順利，但是她卻選擇就此打住，不再發任何一語直接從我眼前走人。

我癱軟雙腳在路邊坐了下來，想讓自己冷靜點……可是好像沒有辦法。

「我——搞砸了。」

後悔與無奈衝向我腦門，這時候才意識到自己的衝動。

這麼急著把心意告訴人家……連確認自己究竟是不是如此都還不知道就說出口。

天啊！我到底在幹什麼？

我甚至連批評自己的力氣都沒有了。

比起把這當作試煉中的挫折……我卻覺得反而被琪惠所拒絕——害怕被她所厭惡這點讓我更加難以平復。

第一次這麼感到後悔，現在深刻體悟到。

第三章－意外的攪局者

望向天空想了想幾次之後，還是覺得自己像個笨蛋一樣。

我仍在外面逗留，位於住家附近的公園待著，坐在木椅子上也順便懊惱不久前的衝動。

這之後又該怎麼面對文琪惠呢？我只要想到又心煩起來，為什麼自己會那麼輕而易舉就把那種話語給說了出來。

我是不是應該穩重一點才好？但我只是想把那份情感給傳達出去有什麼不對嗎？人類果然是很複雜的生物，我根本就搞不懂。

什麼奇怪的神明試煉嘛……和人類談戀愛這種事情真的有夠麻煩！

現在想想我真的有辦法完成嗎？反而突然懷疑起自己了。

大大嘆了口氣後我將身體靠在椅背繼續頭仰天空——暫時中斷任何思考。

「那個……不好意思。」

是陌生的聲音。

為什麼要來打擾我？我現在什麼心情都沒有。

我依然維持靠在椅背的懶散坐姿，看向旁邊向我搭話的陌生人。

是一位黑髮女孩且穿著我們學校的制服，看來是同校的。

「有什麼事情嗎？」我問道。

她臉頰泛紅，給人感覺有點害羞，而且不知道有什麼話想說。

可惜我現在的心情實在什麼話都聽不進去，只想好好冷靜。

由於她遲遲不回，我稍微帶點不耐煩的語氣再次問道：

「所以妳有什麼事情？」

突然——她先是緊緊抓住我的手之後又靠得更近，我幾乎連反應都來不及。

「學長我喜歡你！請你跟我交往！」

這是在搞什麼？就這樣突然跟我告白？我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交集甚至不認識。

我覺得頭又痛起來了，才剛發生那種事情現在還遇到這個我實在沒有心情。

「抱歉，我根本不認識妳，所以……」

剎那間——有如電流般的觸感從被握住的那隻手開始導向我的全身，帶有刺痛感如千根針扎進去的疼痛在我全身炸開。

「啊啊啊啊啊啊——！痛痛痛啊——！」

「你這個笨蛋弟子！」

這時傳進我耳裡的卻又是熟悉的聲音？不對！這個聲音真的是來自眼前這位女同學嗎？

我趕緊扯開她的手，只見這同學如幻影般煙消雲散接著以真正的姿態顯現在我面前。

熟悉的聲音、熟悉的身影，正是我宋信字的師父——媽祖。

這女同學居然是媽祖大姐頭變的……我的天啊。

突然來找我也不知道又有什麼事，而且變成女同學的用意我更是無法明白。

「大、大姐頭！？妳怎麼會在這裡？」

「給我閉嘴。」

不僅沒有回答我還往我頭上尻了一拳，看來大姐頭正在氣頭上，但究竟是什麼事？

「你真的是笨蛋耶！哪有這麼快就隨便跟女孩子告白的啊？何況還是那種類型的人就更應該小心！」

奇怪？大姐頭怎麼知道……難不成她都有在監視我？

「原來大姐頭妳已經知道了，我也沒辦法啊！我就只是照心中的想法說出來而已。」

「頂嘴再一拳。」

好痛！我的頭感覺快腦震盪啦！

「所以我哪裡做錯了？」

大姐頭這次總算沒敲我的頭，她先是坐到旁邊翹起腳來，開始思考該如何向我解釋。

「信宇，老實說你跟她的互動從一開始我就有關注了。那女孩不容易對人表達自己真正的一面，而且也非常單純……可是看你跟她的相處其實還算順利。說真的我認為你今天這樣實在是操之過急！」

太急了點嗎……也許真的是這樣。

我只要一想到琪惠那不知所措的眼神就覺得好後悔。

「嗯，可能真的是這樣。但現在又該怎麼辦，我好像害她沒辦法面對我了。」

「別擔心。」

怎麼不會擔心！大姐頭到底有沒有搞清楚狀況啊……

「大姐頭，我真的很需要幫忙啊，我不知道明天碰到琪惠該怎麼辦。」

「相信我……別擔心！」大姐頭用力拍了拍我的背，接著又說：

「那個女孩不會因此而討厭你的，要輕易去厭惡一個人沒那麼簡單。況且如果那女孩這麼輕易就改變對你的看法，這也同時否定了她自己跟你的那些相處。」

我不太懂，大姐頭是哪來的自信可以這樣給我掛保證？

「妳怎麼可以篤定呢？」

「女人的直覺。」

「.....」

不管如何，我總還是要面對琪惠，就相信一次大姐頭應該不要緊。

而且我還要再次確認自己對於琪惠是什麼樣的情感，這是我必須去理解的。不只是做為試煉，同時也是我自己對琪惠的想法。

「大姐頭，你覺得喜歡一個人究竟是什麼感覺呢？我太久沒當人類都已經將那種情感徹底忘卻，也許正因為這樣才會搞得一蹋糊塗吧！」

沒想到大姐頭聽了我的問題後卻反而笑出來，祂說：

「完全不對哦！所謂情感其實是最複雜的……就算是人類他們自己也無法徹底領悟。否則你看天下又有多少幸福美滿的人存在？少之又少吧……這跟是不是人類或是神明沒有關係，情感這種東西永遠都是難以解釋，當中也包含愛情。」

就算如此，那我又該如何理解自己的情感，我還是覺得難以搞懂。

「那我該怎麼去理解我對琪惠的情感呢？」

「傻弟子，這答案可不在我身上啊。當你和那人類女孩相處時你所感受到的是什麼？只有你自己才能切身體會到。」

我自己嗎？跟琪惠不過短短相處幾天而已，我這樣急於表達自己的情感也許真的不太適當吧！可是——別人所看不到的文琪惠我能注意到，她那不為人知的一面確實吸引了我。

雖然現在還不能肯定我這份情感，但我想要繼續下去……跟文琪惠在一起，想待在她身邊，僅此而已。

「大姐頭，我想再試試看。我覺得琪惠很特別……她吸引了我，同時也讓我看見她不為人知的一面。我想待在那個女孩身邊，因為只有我看見了她的不同之處。」

媽祖大姐頭點了點頭，祂帶有滿意表情。

「是嗎？既然你這樣想那就好了。傻弟子好好加油！我依然相信你可以在這次試煉當中克服萬難的，想成為愛情之神……如果連這簡單的情關都過不了怎麼有資格對吧？」

確實是這樣沒錯。

「嗯，說得也是。」

總覺得談完之後舒暢了許多。

結果話一說完，才沒注意到媽祖大姐頭已經一溜煙地消失。反正這樣我也早已習慣，總是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也是祂的風格。

現在想了想大姐頭說得對，我必須相信自己可以克服這次的試煉。當然這不僅是為了成為神明……可不是只有談戀愛那麼簡單，我也要在過程中重新學習怎麼「當人」。

畢竟在許久以前我不也是那樣的存在嗎？這是無法否認的。
我大口吐了口氣，接下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必須好好休息。
不過在做之前還是先填飽肚子吧。

正當我準備起身要離開公園，似乎有什麼狀況發生。
原本從磚頭步道走過來的一對老夫妻，其中老先生突然就這麼無預警昏倒在地。
雖然肚子正餓著，畢竟是發生在我面前的事情如果視而不見可不好。
我趕緊跑過去關心。

「老伴啊！你怎麼啦？回答我啊！」

可以看得出來老婆婆相當著急，只顧著呼喊沒發現到老先生已經昏迷了。

「老婆婆，你先冷靜點……我們還是先送去醫院吧！我馬上叫個救護車。」

「不、不好意思！年輕人麻煩你啦！」

「別放在心上，幫忙應該的。」

就這樣，我暫時先將晚餐的事擺一邊，至少確保老先生他們平安到醫院之後再說吧。

等沒多久救護車已經趕來公園，救護人員也率先過來處理老先生……就在一切都挺順利的時候——又有意想不到的狀況再次映入我眼簾。

一個有如小孩子般的鬼魂突然從老先生的身體跑出來。

而老先生已經被推上擔架往救護車過去了。

不知道為何，我可以直接斷定那老先生的問題是出在眼前這個傢伙。

孤魂野鬼——那是本來就會存在於凡間的一種無主之魂，有時候是人死後無從可歸所以逗留下來，有時候則是來自陰間之地。

但即使是身為神明的我也很少看見孤魂野鬼會平白無故打擾人類。

我依然盯著這個彷彿以捉弄老先生為樂的小傢伙，終於忍不住開口提問：

「小鬼……覺得這樣子很好玩嗎？」

對於我這突來的發言，原先完全不看我一眼的小孩鬼魂終於將視線朝向我這裡。

祂露出一臉驚恐的表情，好像在說著「你居然看得見我」的樣子。

「你、你怎麼能看見我啊？」

果然真的有這個疑問。

我笑了笑回道：

「哼，你覺得呢？居然敢在我護法天將的眼前捉弄人類，膽子真不小啊！」

「護法天將……你——？」

不知道祂是怎麼想的，但看來是不相信我。

非但不相信居然還捧腹大笑起來……我真是完全被看扁了。

好吧！這樣也好，不如就給祂一點顏色瞧瞧。

我先是讓身體靠在椅背維持住姿勢不動——將靈體給脫離出來。

身穿黃金胄甲且手持方天戟便是我此時的模樣。

在看見我從身體跑出來之後的小鬼頭，才終於止住笑聲。

「這下子你滿意了吧？」

然而，小鬼頭雖然停止了大笑卻反而拋出令我傻眼的問題。

「咦……？大哥哥你真的是護法天將嗎？」

「當然啦！我可是在媽祖身邊的護衛神將——護法天將宋信宇！」

「媽祖身邊的神將？」小鬼頭露出一臉疑惑樣地說：

「可是我怎麼只知道千里眼還有順風耳，你這號人物我完全沒聽過耶！」

「……………」

能感覺到我的內心深處正在滴血，被眼前這小鬼頭如利劍一般的話語狠狠刺入。

其實這個狀況我並不感到意外，因為比起同是神將的千里眼與順風耳兩位師兄，我根本還沒有什麼名氣，基本上我就是祂們的小師弟。

總之這樣報上自家名字看來也沒什麼用途。

我趕緊收起難過的情緒，咳了咳幾聲又對小鬼頭說：

「好啦！你不知道我是誰也不要緊……我現在跟你說了就好。總之以後不要再幹這種戲弄人類的無聊事情知道嗎？何況那些人類沒有侵犯到你們，既然已經是孤魂野鬼就努力好好的修行吧！」

「我不要。」

「呃……………」

第一次看見這麼任性的傢伙，我真的覺得自己身為神將的尊嚴完全都沒有了。

雖是這樣，我還是得問出這小鬼頭捉弄人類的理由為何。

「居然還頂嘴！是說你為什麼要捉弄人類呢？剛才那個老先生應該沒得罪你吧？」

「為什麼？因為很多孤魂野鬼也都這樣啊！我只是有樣學樣而已嘛！」

我想耳朵應該沒壞，剛才確實聽到「很多」這個詞……也就是還有其他無聊的傢伙。

凡間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混亂……待在凡間的其他神明難道都沒在管理不成？

「你說很多的意思是怎樣？該不會除了你還有其他孤魂野鬼做這些事情吧？」

「哼！才不告訴你呢！」

就在小鬼頭想趁機開溜之時，我直接捏住祂的耳朵把整個人給抓了起來。

「喂！給我解釋清楚！」

「啊……真是愛管閒事的神明耶！」

顯然小鬼頭還想奮力抵抗，可惜根本毫無招架之力。

「我們又沒有礙到你？一定要管這麼多嗎？」

我回道：

「這還用說？正因為你們所做的事有害他人我才要阻止，何況我是神明就更應該如此。」

「好啦！我以後不會幹這種事了！你還是去注意其他的鬼比較好！最近大家變得比以前還要密集捉弄人類呢，如果神將大哥你真的想解決還是趕緊比較好！」

小鬼頭總算放棄掙扎，祂先是解釋完後然後嘟起嘴來接著避開我的視線。

看祂願意認錯我也不打算計較，不如就放走祂吧。

我鬆開了捏住耳朵的左手，還給小鬼頭自由。

「記住，別再搗亂了。」

「謝啦，神將大哥！」

留下一句簡單的道謝後就消失在我的眼前。

開溜的速度倒是挺快的嘛……基本上沒做太過分的事情我是不會隨便出手啦。

雖然我這麼說，不過這個問題還是不能輕忽。

如果真有此事那確實不能置之不理，要是讓那些孤魂野鬼貪玩過度干涉人類這樣並不是好事。剛好我這段時間在凡間修行，最好還是把事情解決比較好。

唉！我現在真的很想趕緊回家休息，明天還有模擬考試等著我……但眼下這件事還是得先處理完才是。

而目前我覺得最應該討論的對象就只有媽祖大姐頭，不過來到凡間後都是祂主動來找我。如果要換我自己去找大姐頭的話就只剩下一個方法，去到大姊頭位在凡間的廟宇。

我先是離開公園到了附近的便利商店，這裡剛好有座位區適合把我的身體給安置好。

確認無大礙之後我才再次將靈體給脫離出來。

說到供奉大姐頭的廟，那可是在距離這裡相差三百多公里的南部——屏東。

雖然運用法力瞬間移動到那裡並非難事，可是也等於我又繼續打破試煉的規則。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比起之後被處罰我還是得要告知。

我緊閉雙眼，開始集中精神釋放法力——再次睜眼後映入眼簾的城市樣貌已經變得完全不同，這裡正是屏東市區。

大姐頭的廟就位於屏東火車站附近，也是屏東歷史最悠久的大廟。金碧輝煌的外觀中依然不失莊嚴的氣息，刻在廟外的金字則是告知了來者此廟之名，名為——「慈鳳宮」。

難得第一次拜訪大姐頭位於凡間的廟宇想好好欣賞一番，可惜現在不是時候。

而我才剛來到廟口前沒多久，鎮守於慈鳳宮大門的門神似乎已經注意到我。

率先向我打招呼的是常駐在這的門神，祂名為秦叔寶。

「哟！你不是信宇老弟嗎？我聽說你現在正在試煉當中……怎麼會以這副模樣跑來？」

怎麼感覺好像大家都知道我試煉的事情了？

雖然很想發問但現在並不重要。

我回道：

「啊哈哈……有急事想要找大姐頭，所以才會趕過來。」

「好吧，那你快進去。」

確認門神的同意後我這才準備進入廟裡面，不管是誰想要進入廟宇都一定得先經過門神的批准才行，即使是同為神明來拜訪也要遵守這道程序。當然一般的孤魂野鬼就更不用提，根本沒有辦法隨意靠近這裡。

話說這還真讓人羨慕，這就是大姐頭的廟宇……實在太壯觀了！

仰頭一看是閃閃發亮的黃金雕刻佈滿整個天花板，還有兩邊牆上掛著關於媽祖自身的故事所展現出來的神畫也相當精美。

等我成為守愛真君之後希望也能擁有這樣的廟，還能夠配帶副官或是邀請各方神明以及門神坐鎮。原來這就是神明在凡間的情況，我下凡後還是第一次看見。

可以的話真希望那一天快點到來啊……但現在還是認命點先收起羨慕心比較好。

似乎因為今天是平常日的緣故，來參拜的香客人數並沒有太多。

我來到主殿之後則是直接呼喊：

「大姐頭在哪裡啊——！我有急事要找！」

沒人回應……看來平常日的媽祖大姐頭並沒有在自己的廟宇待著，而千里眼大哥還有順風耳大哥好像也都不在。

從祂們的神像來看並沒有動靜，而我還藉此發現到一件事情。跟千里眼大哥還有順風耳大哥比較起來我自己的神像足足小了一倍，祂們兩位的神像分別是在大姐頭的左右兩側，有一種頂天立地的氣場。

我的神像位置是在千里眼大哥的後方，媽祖大姐頭曾說過來參拜的香客都稱呼我為無名的神將，跟隨在千里眼還有順風耳身邊守護媽祖。

反正我也早已習慣，既然默默無名就只能一步一步慢慢走。

暫時拋開這個令我有些失落的發現後我決定試著多呼喊幾聲。

「有人在嗎！到底有沒有人在啊？」

這樣子我是要怎麼報告事情啊……

「拜託！身為廟宇的主人怎麼還不在？大姐頭真是的！」

正當我才抱怨不久，終於有所回應。

「是誰啊？」

並不是媽祖大姐頭。

頂著一顆西瓜皮頭的小女孩就這樣「咻」地一聲突然來到我的面前。

這個小女孩我有印象，祂是常跟在大姐頭身邊的小金童……專門替平時不在廟裡面的媽祖聽取人們的心願負責轉告的工作，我以前在神界有見過祂幾次。

「哦哦哦哦哦哦——！這不是信宇哥哥嗎？好久不見了！」

瞧祂興奮到活蹦亂跳就如同小孩子一樣，不過我們也確實很久沒見面。

「是啊，真的好久沒見了呢。大姐頭今天不在廟裡面嗎？」

「哈哈！姐姐祂週一到週四都固定不在的啦……只有週五開始才會回來。」

很好，被我抓到了……偷懶的大姐頭。

「話說信宇哥哥有事情找姐姐嗎？」

我點了點頭：

「嗯，而且是急事啊……可以幫我叫祂下來一趟嗎？這事真的很重要！」

「好，那等我一下哦！」

語畢，轉眼間小金童咻一下又不見了。

大約過沒幾分鐘後再次回來的除了小金童之外還有大姐頭。

原本是想趕緊提問的我這下子就有預感會先被大姐頭念一頓。

「找我什麼事？我平常很忙耶！而且信宇你試煉期間這是在幹嘛？你這樣打破規定可是會影響你自己的評價。」

我的耳朵有如被轟炸一番，拜託先聽人家說完好不好？

「大姐頭，就是因為有要緊的事我才會過來找你商量，其實……」

我話還沒說完，目光卻反而注意到大姐頭臉上的某個東西。

「喂！大姐頭妳嘴角旁邊那是什麼？」

在我看來倒是很想某種食物的殘渣。

隨著我這麼說大姐頭則是用手將它抹了起來看一下。

是我的錯覺嗎？怎麼突然間還臉色大變？

「啊？哈哈……這個是灰塵啦！」

「齁～～姐姐又在吃餅乾喝下午茶了對不對？」

我看到發言的小金童被狠狠巴了一下頭。

「好了，妳先給我回去！」

然後還把小金童給趕回去。

哇！這個叫很忙？明明就在上面悠哉吃餅乾喝茶騙誰啊！

「大姐頭…………我說…………」

「沒、沒事！信宇你有什麼事快說吧！」

我還是不要去計較好了。

決定跳過這個話題饒過大姐頭後，我則是直接開門見山地說：

「好吧！那我就直說了——請大姐頭這期間允許我使用法力！」

大姐頭先是露出疑惑的表情，雖然我也大概猜想得到祂的反應。

「使用法力？你突然這麼正經向我要求是有什麼事情嗎？」

不愧是我的師父，可以看出來我有事相求。

「是這樣的……今天我在凡間親眼看見有孤魂野鬼在捉弄人類。」

「孤魂野鬼？這種事情基本上是偶爾會出現的啦……但一般來說祂們還是很安分不會去特意打擾人類才對啊。」

其實我也跟大姊頭想法一樣，只是聽到那個小孩鬼魂說過最近發生相當頻繁就又有點讓人不太放心。

「可是我今天遇到那個捉弄人類的小傢伙卻說蠻多孤魂野鬼都會幹這種事情的……」

「哦？簡單來說你覺得放任祂們不太好就對了。」

我點點頭：

「正是如此。」

接著媽祖大姐頭則是插起手來思考。

「我想想噢……也不是不行啦！只是我依然很好奇孤魂野鬼好端端照理是不會去打擾人類，還真是挺奇怪耶！」

大姐頭皺起眉頭來，祂似乎也對這個問題感到不解。

但可惜的是現在我也無法解答。

「所以大姐頭妳願意答應我的要求嗎？」

「好吧，」大姐頭勉為其難地攤了攤手又說：

「畢竟讓祂們去過度干擾人類這並不是好現象，信宇你身為神明又剛好在凡間修行就趁這個機會稍微注意一下，但也不能做太過火知道嗎？」

「嗯，這種事情我知道啦！」

「不過你這樣子真的可以嗎？」

我不懂大姐頭突然又拋出來的問題。

「大姐頭什麼意思？」

「試煉期間不只是戀愛……聽說你連應付人類他們學校的考試也相當苦惱，現在又多了一個事情，你有辦法撐住嗎？」

原來是指試煉方面，確實除了原先的戀愛之外還多了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已經忙得不可開交了。但是如果真的對那些捉弄人類的孤魂野鬼置之不理我覺得自己沒辦法做到，維持秩序不也是我們神明的的工作嗎？

我趕緊向大姐頭反駁：

「拜託！那還用得著說！況且維護秩序還有保護眾生不也是我們神明的的工作嗎？做這點小事情應該的啦！」

對於我這回應只見大姐頭笑了笑。

「嗯……好吧！你可以接受就好。」

話說媽祖大姐頭這是在關心我嗎？還真較人感動。

總之只是多了個管理孤魂野鬼的小任務，沒什麼大礙。

「那就這樣囉，沒想到我的弟子居然變得這麼成熟……嗚嗚，我好感動！」

大姐頭到底有沒有把我的話當真啊？我可是非常正經在談論呢！

「拜託我可是很認真的呢，總之請相信我。」

「好啦，我說笑的，我是真的相信你。」在即將消失之前，大姐頭則又補上一句：

「還有記得小心一點，有事就跟我說。」

放心，這種事我當然清楚。

「嗯，我知道！」

這麼一來我的事情又要變多啦……希望這一切都可以順利解決才是。

要趕快追到琪惠談戀愛還要課後複習趕緊跟上課進度，現在開始又要提防孤魂野鬼的出

現保護人們，簡直就是完全超過平時神將的工作量。

至少今晚就好好休息一下，我還得趕緊回到原本的地方才行。

突然一說我才發現目前身體可是還待在便利商店裡面，總覺得放任太久不太好。

這時候在我離開之前小金童則是又跑出來跟我道別。

「信宇哥哥再見！有空再來哦！」

「好，沒問題。」

再次緊閉雙眼凝聚法力——終於又回到公園附近。

我這時趕緊飛回便利商店……看來身體確實還留在原位，但是感覺出了狀況。

先是看到店員還有一些裡面的客人全都圍著我且各個臉色都相當慌張的樣子。

一靠近後我則是聽到他們的對話。

「小姐，你確定這個人還活著嗎？」

「我、我不知道……本來只是想清潔桌面請這位同學先起來結果怎麼叫都叫不醒。」

「我們還是趕快叫救護車好了！醫院就在附近而已。」

喂！等等啊！我沒死別給我亂來！

慘了！這下子可好啦！我得快點回去才行。

然而——就在我準備要回到自己的身體之前，來自圍觀的人群之中卻有張臉龐令我無比熟悉……為什麼文琪惠會在這裡？也太巧了吧！

而且我不知道為何她的目光落點與其他人不一樣，她的視線是看向我這裡……難道她可以看見靈體狀態的我嗎？而且總覺得她張大雙眼驚訝的模樣就像在說「難以置信」似的。

「琪、琪惠？」

我還是選擇嘗試呼喊她的名字做試探。

她沒有回應，但確實目光是在這裡，我絕對沒有看錯。

突然，她退開了幾步，接著則是朝向外面跑走了。

我得去追才行，無論如何都要解釋清楚才行——如果她真的看得見我就不能不管。

我趕緊回到自己的身體起身準備才要奔向門口，不過卻是又被包圍起來。

「哎！同學你起來了啊！剛才看你都叫不醒甚至連呼吸心跳都感覺不到！」

「對啊！要不要去醫院看一下比較好。」

我現在可沒空應付你們！

「抱歉，我沒事了請讓我離開！」

我稍微推擠一下才從質問的人群當中成功脫逃。

從剛才瞄到琪惠跑的方向應該是往公園那邊過去，我得快點才行。

確實有聽過某些人類擁有特殊能力或是眼睛可以看到不同於自己世界的存在，但我實在沒想到琪惠也擁有那種特質，而且還是看見我剛才那副模樣……她應該有點無法置信吧。

最好的方法其實是刪除記憶，但我還沒有這種等級的法力……而且其實要用到刪除記憶的方式是神明最不樂見的。

基本上讓人類看見我們這種事情最好盡量避免比較好，就算是神明也要遵守規定照著法則來走才是首要。但現在被琪惠看見了我就有義務要負責……因為這種事情是無法也不能欺騙的，我得好好告訴她。

飛奔狂跑過了幾個路口後我還是來到公園，看來真被我賭對，琪惠也跑來這裡。

我喘著氣，看著坐在公園椅子上的她便趕緊跑過去並呼喊：

「琪惠！」

一聽到我的聲音她人馬上又想落跑。

「拜託！停下來好不好……」

我總算追上琪惠緊抓住她的手。

「幹嘛看到我就逃走啊？」

她雖然面對著我，但視線卻擺往旁邊。

我已經不知道應該先跟她談哪一件事情比較好，在這之前……關於白天我衝動說出來的話語，還有剛才那個被她撞見的「意外」，搞得我有點混亂。

冷靜思考了一會，我還是開口提問：

「剛才……妳看得見我是嗎？妳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吧？」

「你先等等，」她先是扯開被我抓住的手，然後往自己的臉頰大力捏了一下。

「好痛……看來不是夢。」

搞什麼？琪惠還好嗎？捏了自己還喊痛，這當然不是夢啊！

摸了摸自己的臉頰肉之後，琪惠這才說：

「嗯，我看得到……所以你是打算來解釋的嗎？」

「是的。」

之後我花了十分鐘左右介紹自己做為神將的身分，還有這次下來凡間的目的。為了完成神明的考驗我才會下凡……幾乎沒有保留的全部都告訴琪惠，雖然我不知道她對於我的事情到底有什麼感想就是了。

我和琪惠坐在公園裡的長木椅，而剛聽完我解釋的琪惠目前仍然皺著眉頭。

難道是我一次說完太多讓她頭昏腦脹嗎？

過沒多久，琪惠先是嘆了口氣，她說：

「我整理一下……所以信宇你的身分是媽祖身邊的神將，現在還在修行中。為了成為愛情之神才會下凡接受考驗，是這樣沒錯吧？」

哦——！看來琪惠的理解力還不賴嘛？算是搞懂了。

「完全正確。所以琪惠妳相信我的話嗎？」

她停頓了半晌才又回答我：

「該怎麼說呢……突然發生這種事情我實在有點反應不過來。不過我還是姑且相信你，畢竟剛才我確實看見你漂浮在半空中的那副模樣。」

謝天謝地，總之琪惠是願意信任我，我剛才真的差點有股想要逃回神界的衝動。

不過也正因為這件事讓我知道原來琪惠擁有這種特殊的體質。

「琪惠，所以妳以前就看得到了嗎？」

她點了點頭回道：

「嗯……我從小時候就很容易看到那些。爸爸曾帶我去問過別人，聽說我的體質異常特別可以輕易看見神靈。有時在廟宇裡面的磁場我會感覺特別明顯，到陰氣較重的地方如墳墓那種場所我的身體就會特別虛弱，結果越長越大我變得可以直接用肉眼清楚看到那些特別的存在。」

仔細想想有這種特質對一個普通人類來說還挺辛苦，甚至根本就不必要擁有。

「那還真是辛苦妳了。」

「早就習慣啦……話說你變成神將的模樣還挺帥氣的，跟你現在這副傻樣差真多。」這到底算不算是誇獎我都搞糊塗了。

「喂喂喂！我好歹也是跟隨在媽祖身邊經歷過風風雨雨的神將，這還用得著說嗎？」

「可惜在這之前我還是沒有聽過你這號人物……是不是資歷太淺呢哈哈！」

唉，被戳中痛處好難過。

「對啦，反正我就是默默無名！」

我嘟起嘴來向琪惠進行無聲的抗議，不過她倒是笑得很起勁。

雖然被潑冷水但卻換來這女孩的笑容，看來也算值得。

話又說回來，我跟琪惠好像不知不覺就這樣交談了起來，白天我做的事情她是選擇性遺忘還是不計較了呢？

雖然我也不太想在這時間點挑起那件事但我還是想要確認。

「琪惠，關於白天我說的話……………」

「啊——！」

才剛挑起這個話題只見琪惠臉頰泛紅大叫一聲，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如此害羞的她。

到底該不該繼續說下去呢……我其實又有點想道歉，關於大姐頭說過我太著急這點我想過之後也是這麼認為。

果然我還是必須表達出來。

「琪惠，白天的事情真的很對不起！突然那樣妳一定不知所措吧？」

終於，這時候琪惠才願意將目光看向我。

「你也知道自己很衝動啊！」

「哈哈，我其實很擔心自己會變成第一百零一次的失敗者破紀錄呢。」

對於我這句話琪惠反而又皺起眉頭，難道她忘記自己拒絕男生的那個傳奇了嗎？

「蛤？什麼東西一百零一次啊？」

「咦？我聽人家說妳從國中開始到高中拒絕男孩子告白次數已經累計一百次。」

我話才剛說完，琪惠的臉頰則是又再次泛起紅暈。

「胡、胡說八道！才沒有一百次那麼多……確實有人來跟我告白沒錯，國中大概有四個

人而高中則是七個人。我都有好好拒絕人家所以很清楚，一百個人真的太誇張了！」

哎！？真相是這樣啊。

既然本人都這麼澄清那事實看來就是如此，原來一切都是傳言我還真的相信。

果然謠言這種東西是非常可怕的……我現在更加理解。

「啊哈哈！抱歉誤會妳了。」

然而這時琪惠也還有話沒說完。

「再、再說我也沒有明確回答你！你哪來認為是我拒絕你？」

她說的這番話我可以想像成是「希望」嗎？也就是說我還有機會的意思！

「所以我還沒陣亡囉！可以繼續攻略妳了嗎？」

我感覺到腳突然又痛了起來，那是來自身旁褐髮少女的後腳跟伺候。

「痛、痛痛痛！停下來啊！」

「我也沒說可以好嗎？」

真難過，我又會錯意啦。

「那麼白天的事情你問完了，接下來換我發問。」

琪惠有什麼問題？說真的我還挺好奇的。

「嗯，妳問吧。」

這次她的表情跟之前有所不同，那是帶有極大好奇心的水汪汪大眼。

「你說過為了要成為神明才下凡考驗，那究竟是要你做什麼？總會有個內容吧！」

居然是好奇這件事情，其實關於我的事情都已經說到這份上也不妨就全部說出來應該不要緊才對。

沒想到突來的意外到這個地步我居然幾乎要把全部的事都告訴她。

「我是為了要成為『守愛真君』，這個神明是專門掌管愛情婚姻——也就是愛情之神。而我的試煉內容則是要下凡與人類談戀愛理解愛情才算通過測試……」

我越說到後面都可以感覺到自己發燙的臉頰還有撲通撲通的心跳聲。

這麼解釋一番後我相信身旁這位褐髮少女肯定也會明白，關於我之前衝動做出來的舉動是為了什麼。雖然如此但我也不希望她造成誤會……我不是為了想趕快完成試煉草率告白，而是還沒理解自己的情感。

我看了看琪惠，她正露出一種複雜的神情令我難以看透。

「是哦……所以我白天如果答應交往就是讓你修成正果囉？」

這種事情為何還要特別點出來！我都快羞死啦……文琪惠這個人好可怕。

「對、對啦！不要再特別說出來了……好難為情！」

「唉喲，真是辛苦呢神將大人！」

這突然轉為溫柔嬌滴的語氣是怎麼一回事？玩弄我很好玩啊！

「可惡，琪惠妳該不會是在耍——」

「真拿你沒辦法！」

只見琪惠打斷了我的話站起身來，她先是面對著我，單手插起腰有些吞吐地說：
「我、我就給你一個機會……讓你追求我沒關係，到時看能不能攻略我囉！」
我捏了自己的臉頰一下。

「好痛。」

接著我又再捏了第二下。

「好痛！看來不是我在做夢！」

真沒想到文琪惠願意給我機會——自己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

「你是笨蛋嗎哈哈！這不是夢哦。」

我已經沒餘力對她吐槽，剛才不曉得誰也做過同樣的事情。

「天啊……妳才沒資格說我吧？」

這次我是真的打算盡全力追求琪惠，不只是為了試煉，我承認現在做為人類對這份情感還沒有完全篤定。就如同之前媽祖大姐頭曾對我說過情感是很複雜的東西，確實如此。

這個試煉不只是為了讓我當上神明，對於已經失去曾為人類時的那種感覺我也許可以利用這次機會重新找回來。不知何時我看待一切事物的眼光都是用神明的角度，然而現在的身分暫時轉換之後卻感受到一切都變得不同。人類所擁有的情感果然不簡單。

這次總算能好好看清楚自己的想法了。

而且琪惠也表明願意讓我追求的意思，我終於可以大膽行動。

「琪惠，那我可以重新認真向妳告白一次嗎？」

「蛤……？」

我會這樣說是因為白天衝動之下說出來的話到現在還是讓我很後悔，所以至少這次要挽回才行。

我這時則是站起身來，再次向眼前的褐髮少女喊道：

「文琪惠，我喜歡妳！剛開始認識妳覺得很難接近，個性自我、說話又直。但事實上卻不是我想得那樣！妳只是不擅於表達自己……其實待人很溫柔，我——」

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滿臉通紅的琪惠突然打斷我的話。

「等、等等！你太大聲了啦！不、不要這樣……」

抱歉，我得說完才行，我選擇無視她又繼續說下去：

「所以我被這樣的妳給徹底吸引了！我一定會追到妳把妳攻略完畢！」

「夠了……我已經知道你不要再講下去了……突然這樣幹嘛啊！」

只見琪惠整個人蹲了下去，還用手把臉給搗起來。

「我只是想先給自己做個轟轟烈烈的宣言比較好提振精神嘛！」

雖然我這麼說，不過琪惠看來不這麼想。

「唉哟羞死人了啦……神經病！」

接著，緩和許多的文琪惠總算站了起來，她說：

「好啦……時間不早了！既然你要追我那就先給你的第一個任務。」

任務？我歪著頭露出疑問的表情，等待她的解答。

「送我回家。」

這個試煉總算開始有了進展，我現在深刻感受到。

第四章－應該守護的人

現在這個時間點不過六點剛過半不久，整個校門口幾乎只有小貓幾隻。

雖然昨天感覺忙了一大堆的事情，但我今天卻還是準時早起……甚至感覺到精神方面特別良好。

想要快點見到她——見到文琪惠，一想到這件事我就突然變得意外振奮。

也許這就是媽祖大姐頭所說情感擁有的特別之處吧。

在昨晚我跟琪惠的關係總算有些許進展，除了已經察覺我的心意之外，她竟然還表明願意讓我追求。

不管琪惠是怎麼想的……我絕對不會輕易放手這個機會。

然而，腦海裡才剛閃過褐髮女孩的身影，沒想到馬上就看見了。

原來琪惠也差不多這時間來到學校，我趕緊加快腳步追上她。

「哟！早安。」

我只不過拍了下她的肩膀就整個人嚇一大跳，她也太神經質。

「是、是你哦……早安。」

僅僅一句早安回覆後她又加快腳步自己走了起來。

怎麼了？為何跑那麼快啊！

老實說我這樣無法判斷琪惠究竟是特意避開我還是有其他意思。

但是這次我卻感受到不同以往的感覺。

沒錯……至少跟一開始那種自我中心又不願意交談的模樣截然不同，這個部分我起碼看得出來。

雖然我覺得如果是害臊應該不太可能才對。

我小跑步了起來才追上琪惠，這次她總算沒有逃跑，願意讓我跟她並肩走在一起。

而且一進到裡面這受注目的感覺今天依然也是如此，之前談論的那件事情難道現在還沒有結束嗎？如果真是那樣也太無聊了。

因為那次的事件變得我跟琪惠特別受到關注，怎麼變得麻煩起來的樣子。

到達座位之後我則是先質問坐我前方目前正緊盯著我的俊輝。

「你幹嘛……我臉上有東西嗎？」

俊輝依然又是露出那笑咪咪的眼神說：

「已經進展到手牽手相約來學校的關係了嗎？」

他到底在胡說些什麼？而且又是哪裡看見我們手牽手啊！

「你在說什麼東西啊……？我只是在校門口巧遇她而已。」

「很可疑！是說你們的關係感覺越來越好了耶！」

「我——」

奇怪？我應該不需要反駁吧？這已經跟俊輝第一次問我的時候不同了。

在昨天我就已經下定決心要確認自己的心意，也已經跟琪惠有了不同的進展，所以沒有辯解的必要。

此時見我突然打住後反倒是又勾起了俊輝的好奇心。

「等等，你在臉紅什麼……？撲——」俊輝突然摀起嘴巴，用像是看透一切的眼神說：

「你……該不會真的喜歡上琪惠了吧？」

雖然他有顧慮到當事人就坐在我們旁邊所以極為小聲，但我還是聽得一清二楚。

沒錯，我的心意似乎被俊輝給猜個正著。

那特別的感覺這時又充斥我的身體，耳根發燙、心跳加速就像我昨晚面對琪惠時的感覺一模一樣。

總之還是先讓眼前這個急性子閉上嘴巴比較好。

我沒有說話，只是比出暫時先打住的手勢示意給俊輝看。

而理解我意思的俊輝則是張大嘴巴，已經露出無法形容的驚訝表情。

真不知道他現在心裡在想什麼。很驚訝？還是很難接受？

沒多久俊輝收起浮誇的表情，安分轉頭回前面繼續早自習。

之後我們聽了老師帶來的消息，因為也要稍微兼顧課程的緣故，聽說今天禮拜三是這週最後一天的模擬考，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也就是說只要撐過今天……就可以暫時從考試地獄中得到解脫。

真是太棒了！我堂堂一個神明下凡試煉才沒空一直應付人類學校的考試呢！

而收到這個消息的我也跟其他同學一樣各個上揚起嘴角。

這時還不忘看向窗邊的景色稍微放鬆一下自己的心情。

考完下午最後一科歷史之後，則是比平時還提早了一個小時放學。

不過明明已經放學今天教室卻留下特別多人，並沒有像之前一下子就走光。

多半都是聚在聊天，我看向位於琪惠那一排最前面的座位還有很多人圍繞在那裡聊起來，俊輝也在裡面。

這時候注意到我目光的俊輝突然飛奔了過來。

他一副就是有什麼事想跟我說的樣子。

「喂喂喂！信宇……還有——」俊輝停頓了半晌，接著看向位於我旁邊的人：

「琪惠，你們這禮拜六有空嗎？」

有沒有搞錯，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俊輝和琪惠搭話。

瞧他這麼興奮的模樣我還不知道他在打什麼鬼主意，至少我暫時不抱期待。

由於我跟琪惠都同時被點名了，我們倆則是先互看彼此，我先說：

「我應該有空吧……」

接著，琪惠也跟著回答：

「我也沒事。」

我們兩個人的答案俊輝看來很滿意。

「太棒了！禮拜六我們想要去新竹的遊樂園玩，大家要一起坐火車去。」

原來是出遊的邀約，還真是符合高中生的青春啊。

不過我現在有個疑問，俊輝口中所指的「大家」到底是有多少人？可以的話我希望不要太多人比較好，畢竟我根本和大家都還不太熟。

不過這個答案好像很快就會有解答。

確認我和琪惠同意參加後俊輝馬上朝位於前面的幾個人喊了一聲。

「喂！他們兩個人也要去哦！」

才這麼說完後就有三個人朝向我們這裡走來，看來這應該就是參加的人數。

那三個同學裡面我只認得一個，之前有跟我道謝說過話的白澄軒，也是琪惠本班唯一的好姐妹。

只見白澄軒一過來後就緊緊抱住了琪惠，這也是難得機會可以看見琪惠對朋友露出那種毫無防備的天真笑容。

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也可以讓琪惠露出那種笑容呢？能夠達到那樣的程度之後想必我的試煉也會開花結果。

從這地方也讓我感覺得出白澄軒肯定也付出相當大的努力……不只是接受琪惠的個性也得到她的認同。看來我目前所做的還遠遠不及她，這點必須承認。

而且我怎麼突然有點羨慕起來……我也好想抱啊啊啊啊啊啊！

一時之間我立刻察覺到自己的妄想似乎被某人發現。

俊輝又在用那種不正經且笑瞇瞇的眼神看向我，彷彿他早已看穿似的。

天啊，這個傢伙真的好可怕！

我趕緊回瞪回去，拜託他別亂來。

這時緊抱住琪惠的白澄軒則是向我搭話：

「聽說信宇也要去呢……這樣琪惠就不會孤單了。」

「才不會！」

結果居然是我和琪惠異口同聲的回答，我也不知道為何我會這樣說，其實我並想極力否認才對結果還是說了口是心非的話。

這算害羞嗎……剛剛一聽到這樣的話立刻讓我臉紅心跳了起來。

而眼前的褐髮少女不知道又是怎麼想的。

反正對我而言這種情感真的很難以捉摸，眼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被我們同時否認的白澄軒倒是有點驚訝地說：

「嗯、嗯！我開玩笑的而已……默契倒是不錯啊。」

這還真是謝謝誇獎。

「什麼？原來還沒在一起哦！」

「還在曖昧嗎？」

突然插進話題的是我不太熟的另外兩位。

大概是看出我和他們有些距離，俊輝這時打算介紹起來：

「哦對了！信宇是轉學生還不太認識，讓我先介紹一下。首先是這位平頭男林佑仁，是我們班上跑步最快的田徑小王子哦哈哈！」

田徑小王子嗎？這個稱號倒是聽起來挺帥氣的。

接著俊輝也趕緊介紹第二個人。

「然後這位是劉佳吟，也是本班的美女之一。」

我分別向他們點了點頭後也稍微簡單介紹自己一下。

「嗨，我是宋信宇。我……」

「那麼各位，我們就約禮拜六早上六點半在台北火車站集合囉！」

我話都還沒說完……俊輝這個人也太急了吧？

也罷，其實我剛才突然想不到該說些什麼才好，俊輝這也算是幫我解圍。

就這樣——我們約好禮拜六搭早上七點整的班車，在台北火車站集合。

參加的人有我、琪惠、俊輝、澄軒、佳吟、佑仁總共六個人。

*

五點四十分，我忍住睡意掙扎好一會才總算撐起身體。

雖然知道今天是出遊的日子但我還是巴不得可以睡到自然醒，明明是放假日結果搞得比上課時間還要早起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累哦……天才剛亮耶。」

發了點牢騷後我才甘願起來梳洗自己。

為了討論今天去遊樂園的行程，我在昨天還被加入了通訊軟體的聊天群組。那似乎是這個時代的人類常使用的東西，當然我這個神明下凡偽裝人類的鄉巴佬根本就不會用。

結果到後來全是琪惠透過電話教學一步一步來才讓我搞懂。

一打開聊天群組的畫面則是馬上就看到剛起床的大家互相問早。

話說這種聊天軟體好像多數人都不會使用本名，為了不顯得自己突兀我也是將名稱換成非宋信宇的名稱，以「小宇」做為代替。老實講這種事情還真的挺不適合我。

這時間看來大家都差不多起床，甚至已經在群組裡面聊了起來。

阿亮：大家早安啊！有沒有還在賴床的？

軒：早就起床了好不好，你才賴床吧哈哈！

阿仁：我已經準備要出門囉，等等看誰最後到請喝飲料。

吟吟：哪有這樣子的？我還在化妝不要催嘛！

這聊天軟體還真是方便，居然透過手機就可以輕鬆聊天，可惜我的時代並沒有如此方便的东西，現在想想真是感嘆。

而且我這時候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似乎被賦予了重任——打電話叫琪惠起床。

事情是這樣的……琪惠在昨天複習的時候跟我坦承自己有賴床的習慣，希望我起床之後可以幫忙打電話叫她。

拜託？這種事情我當然是求之不得啊！只要是可以提高琪惠好感度的任何事情我都願意赴湯蹈火，沒問題的。

「我看看哦……琪惠的電話。」

也大概花了一個禮拜左右我才漸漸摸索怎麼使用智慧型手機，我滑動著通訊錄裡面的聯絡人，其實裡面的人也就只有這次要出遊的其他五個。確認撥出電話後我則是將手機放回耳邊……開始睜了幾聲後並沒有人接，應該是真的還在睡。

然而正當我打了第二通才剛響起第一聲而已就被切斷。

這是什麼情況？意思是我被對方掛斷電話嗎？

就在我準備要打第三通之前，聊天軟體則是響起通知聲。

那是琪惠傳來的訊息，而且是單獨傳給我並非在群組裡面。

惠：不用打來了，我剛剛已經自己起床。

小宇：好可惜。

惠：有什麼好可惜的？

小宇：因為我想聽妳的聲音。

惠：呃……………

小宇：怎麼了？

惠：等下見面不是就可以聽到了嗎？

小宇：好吧！說得也是。

她這麼一說其實還挺有道理的，但我就是想多利用機會嘛。

而且我這是怎麼一回事？明明沒有見面只是用文字聊天我卻也臉紅心跳。突然覺得這個聊天軟體實在太方便了！這麼一來以後沒有見面也可以隨時聊天。

我這次又要收回曾經批評過智慧型手機的話，真的是相當方便的東西啊！簡直就跟使用法力一樣快要無所不能。難怪媽祖大姐頭有時候也會愛不釋手……原來是有原因。

總算整理完之後我趕緊出門，從景美捷運站搭車到台北車站約十五分鐘左右。雖然是一大清早但車廂還是有不少人，也許有些人還要上班……或者也有跟我們一樣要出遊的吧。

集合地點是在台北車站的車站大廳，距離六點半還有十分鐘，還好有順利趕上。

走向大廳後也看到熟悉的人，目前包含我在內還有俊輝跟澄軒也都已經到了，還剩下三個人。

一看到我的俊輝還有澄軒則是率先打起招呼。

「哟！信宇早安。」

「早安，信宇。」

「你們早。」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出遊的關係，總覺得他們都有精心打扮過。

澄軒的穿著是無袖的寬鬆上衣搭配格子短裙，感覺這樣的打扮相當適合她。而俊輝則是薄運動外套跟寬筒短褲，也很符合他運動陽光的形象。

雖然我也是為了今天特地在昨晚跑去服飾店買這一套衣服，上半部是牛仔外套搭素色內衣而褲子方面則是淡色刷白褲。當然這也是店員推薦給我的搭配，否則我自己也不知道該如何穿搭才好。

就在我正打量著他們還有我自己的衣服同時，澄軒突然說道：

「信宇今天穿的這套是新衣服嗎？看起來還很新的樣子呢。」

居然被發現了！果然女生的觀察真的非常仔細。

其實買衣服本身沒什麼……只是讓人家知道為了出遊才特地去買這方面就讓人有點難為情。但是也沒辦法，我的衣服除了學校制服跟睡衣之外已經沒有別套可以穿。

這樣說起來我這個下凡修行偽裝人類的神明其實還挺窮的呢？

我微微笑地回說：

「嗯、嗯！對啊……昨天無聊逛逛的時候看到就想買。」

「這樣啊？不過仔細看的話……信宇的身材本來就不錯，穿什麼都好看哦。」

我沒聽錯吧？這是被稱讚了嗎？究竟是客套話還是真心話還真讓人看不出來。

不過這方面還是不要太在意比較好。

這時俊輝露出感覺像是想跟澄軒要求什麼似的表情。

「喂，澄軒那我呢？怎麼只誇信宇啊！」

居然是在意這個？我說俊輝啊……這種事情如果特別講出來感覺又不太一樣吧。

結果被俊輝如此要求的澄軒則是苦笑：

「你嗎？嗯……看起來人就『那樣』啊！」

「喂喂！『那樣』是哪樣啊！說清楚嘛！」

澄軒選擇直接無視俊輝的提問，她突然又說：

「而且信宇給人的感覺很穩重，比較適合當男朋友哦！」

「……………」

我怎麼覺得自己被捉弄了，這不是出自她的內心吧？

喜歡戲弄人的女孩子可是很難應付的……我現在深刻體會。

「哦！信宇你臉紅啦哈哈！你也太容易害羞了吧！」

經俊輝這麼說我才意識到——為何我自己在情緒方面都會特別明顯。

「關你什麼事啊！我才沒有臉紅！」

正當我下意識往後退了沒幾步，立刻感覺到某人纖細的手指正緊抓我腰間的皮肉，然後接著是大力來回扭轉。

「啊——！好、好痛！」

「請問你在害羞什麼……？」

我的老天，從這語氣來看這到底是積怨多久的怨恨。

雖然這語氣已經完全扭曲充滿著憤怒，但我至少還能聽出來是琪惠的聲音。

我急忙轉過身，露出苦笑說：

「嗨、嗨……琪惠早啊。」

「滾吧。」

「呃……………」

嗚嗚……怎麼這樣！琪惠看樣子真的很生氣呢，還略過我直接跑去跟澄軒問早。

好難過，她到底是怎樣？難道是因為我被澄軒稱讚臉紅的關係嗎？女人心還真難懂！

過沒多久，佑仁還有佳吟也來了。話說剛才好像有人在群組說最後到的要請喝飲料，這還真是可笑……那個提議的似乎就是最後一名。

今天要去的遊樂園聽說是在新竹，我們打算從台北車站搭快車到桃園中壢，那裡有去遊樂園的專門接駁車，從中壢出發車程時間大約五十分鐘還算可以接受。

七點出發的這班車是對號座位，我們六個人則是分成兩兩一組坐在一起。本來期望能跟琪惠坐但沒能分到，結果我是跟澄軒坐……雖然很想提出交換座位，但難得出遊我還是不要做出這種會傷害友情的事情比較好。

反正也不過是幾十分鐘的車程而已，沒什麼關係。

而且澄軒人也不錯，剛才她好像看出來我想坐在窗邊看風景，居然主動讓位給我。

正當我才有著想整路都盯著窗外發呆的打算時澄軒突然喊了我。

「信宇，我想在車上小眯一下。如果快到了可以叫醒我嗎？」

這並不是什麼困難事，當然沒有問題。

「嗯，我知道了。」

「哈哈，謝謝囉。」

話才剛說完，她就閉起眼睛一副很疲累的模樣……感覺已經入睡了。

不會吧！真的就這樣睡著了？快速熟睡還真是厲害，果然什麼人都有。

我這時依然將視線擺往窗外繼續欣賞風景，雖然今天早上起床也是費了一番功夫，但神奇的是我已經沒有半點睡意想睡回籠覺。

對於今天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才好，其實我真的還挺期待這次的出遊。是因為琪惠也有來嗎？如果仔細想想我也可以利用這次出來玩的機會試著拉近跟她的距離。

就算只有一點點也不要緊，能跟琪惠有進一步關係才是主要。

坦白說這個試煉並沒有什麼時間方面的壓力，所以真要我放慢步調慢慢來也不是不行。但我可不想要那樣……可以盡快修成正果返回神界才是我所希望的。

尤其對琪惠的情感方面我也不願意馬虎，我不想把她當作只是試煉對象才這樣付出。就像媽祖大姐頭曾說的……現階段的我只是個十八歲的高中生，凡事都要以這樣的角度去看待。當然談戀愛也是如此，我是確認自己的內心後才決定追求琪惠。

雖然只有四十幾分鐘的車程，但我承認這當中不停有睡意瘋狂撞擊著我的腦門，怎麼突然變得想睡覺了？

就在我還努力抵擋睡意沒多久，位在我身旁的這個女孩則是突然做出意外舉動。她整個人倒向我這裡，頭就直接靠在我的肩膀上……拜託，這也睡得太沉了點！

我試著小力搖晃看能不能叫醒她，雖然我知道這很殘忍但其實也只剩下十幾分鐘左右的時間就要到了。

結果先是輕輕搖了搖之後沒有反應，真的是睡到不醒人事的境界。

我這次還加上聲音，小聲地說：

「澄軒……妳太過來囉。」

動了！？她終於要移動了是吧？

不——看來是我誤會。

她雖然有小翻動一下身體但還是同樣的姿勢，這時候她居然反而變得整個人都靠在我肩膀，甚至還加重力道給我負擔。隨著距離越來越近，我彷彿還能聞到從她那頭烏黑頭髮散發出來的髮香。

天啊……第一次有女孩離我這麼近，我已經快要沒辦法抵抗了。

不行，我可不能氾濫！不能因為別的女孩子做出一點舉動我就搞得心花怒放似的像個笨蛋一樣。

深呼吸一口氣後我試著把體內那蠢蠢欲動的慾望給壓制下來，可別讓自己做傻事。

我這時選擇加大搖晃的力道，無論如何都要把她叫醒才行。

「澄軒、澄軒……妳睡到我這裡來囉。」

終於，那微微張開的雙眼伴隨著剛睡醒來的呻吟，看得出來澄軒睡了一場好覺。

「咦？我怎麼睡過來了哈哈！信宇對不起啊……」

澄軒搔了搔頭，反而露出傻笑向我道歉。

「嗯，沒關係，而且好像差不多要到了呢。」我說。

「真假？感覺我睡一下子而已耶！」

才沒有這回事，妳已經睡足整整四十多分鐘……我都懶得吐槽了。

突然，澄軒此時又做出更令我意外的舉動。她先是將座椅中間相隔的扶手給收起來，整個人趴過來我這裡，往窗外探頭說：

「話說風景好看嗎？我剛都在睡覺沒機會看呢。」

「嗯、嗯……還不錯啦哈哈！」

等等，這太近了——真的靠太近啦！拜託別這樣好不好，澄軒妳根本就是來考驗我身為男人的定力嘛。

「啊？信宇你怎麼了……感覺臉好紅哦。」

「沒、沒什麼！只是澄軒妳突然這樣靠過來我有點……」

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不過這時候澄軒反而是笑了起來。

「哈哈！信宇真的很容易害羞呢，抱歉嚇到你了。」

妳現在才注意到自己的行為嗎？也未免太慢了吧！

而且總是這樣一副天真傻樣的姿態，說真的就算有做錯事情也會讓人馬上想原諒。

人類真夠怪的……特別是女人——不管什麼類型都有。

從中壢下站後我們則是轉搭主題樂園的專用接駁車，車程大約五十分鐘，結果我們到達園區反而離開放的時間還有二十分鐘之餘。

果然是假日，從剛才上接駁車後就已經呈現爆滿的狀態，我們六個人在車上面還被擠來擠去，根本沒辦法待在一起。

這時候的主題樂園大門廣場已經可以看到有不少遊客聚集起來在等待。

「耶！終於到啦。」

率先下車的俊輝先是雙手高舉歡呼起來，接著像個孩子一樣直接衝到前面。

看來他是真的迫不及待了呢。

說真的……遊樂園對我而言其實還好啦！我的心思現在可是放在別的地方。

我趕緊過去找從上火車後到搭公車為止一直未曾有機會交談的褐髮少女。

「嗨，琪惠！還、還在生氣嗎？」

「哼……………」

「呃……琪惠？」

拜託不要這樣好嗎？她該不會還在氣我被誇獎臉紅的事情吧？

「可以說看看妳在生什麼氣嗎？」

總覺得我這樣問會引起更大的麻煩，但至少琪惠終於願意看我。

「我已經不知道你到底是在追我還是追澄軒。」

等等，難道剛才在火車上的事琪惠都看到了？我記得她不是坐我們斜後方的座位嗎？中間還隔了一個走道，原來能看見啊……

可是這不是重點，我跟澄軒在車上其實並沒有怎麼樣。雖然她有些舉動還蠻讓我受寵若驚的倒是真的，但我認為這應該不算什麼吧。

「我當然是在追妳啊！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跟妳坐一起，只是出來玩不想傷感情我才沒有提出交換座位的。」

我選擇直接將自己的想法說給琪惠聽，只是不知道她願不願意相信。

「呵呵……可是她睡了你的肩膀，還跟你有身體接觸。我看你挺開心的呢？」

「……………」

奇怪？琪惠怎麼笑了？好可怕——那微笑看得我都發寒了起來。

但這是誤會啊！澄軒那意外的舉動我真的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不，那是她睡太熟才不小心靠過來我這裡，而且我也費了一番功夫才叫醒她啊！」

就在我如此極力解釋的同時，琪惠的表情又再度轉變。

「哼，誰知道啊……」

我沒看錯吧？琪惠臉頰發紅嘟起嘴來的模樣，這難道是吃醋嗎？

果然琪惠會在意是嗎？我怎麼反而覺得有點開心。

「妳、妳難不成在吃醋？」

她沒有回答我，但依然維持那嘟嘴生悶氣的可愛模樣。

「哈哈！我好高興哦……沒關係，如果是妳的話肩膀要給妳睡一百次都可以，只有琪惠可以哦！」

也許是這句話奏效的緣故，她的嘴角總算上揚了起來。

「還真會說話呢！以為我這樣就會氣消嗎？」

可是我說的話可不是哄著好玩的……這些都是說實話。

琪惠先是小嘆了口氣，接著又對我說：

「好吧，那麼我要罰你今天整天都要待在我身邊！」

天啊，這當然沒問題！最好是可以牽手還抱著妳我更樂意……我還是先冷靜好了。

還好沒有一時衝動到把心裡的話脫口而出。

「求之不得，請儘管使喚我吧！」

「好啦！快走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聊到太起勁的關係，都還沒注意到其他人已經在排隊買票。

跟大家一起閒聊雖然可以消磨排隊的等待時間，但這假日的人潮還是讓我們有點難以預料。總算費了一番功夫才終於進場，光是剛才排隊的人潮就可以讓我預想到今天遊樂園裡面的盛況。

進場之後我們先是到了園區裡面的噴水池廣場，這裡相當寬敞且正好位於園區的中央。

「話說我們先要去哪裡玩呢？各位想先玩什麼？」

走在最前頭的俊輝此時則是興致勃勃向大家提問。

「還不知道耶……看誰有想去玩什麼就先去吧！」

「我也這麼覺得。」

佳吟跟佑仁都表示沒什麼意見。

我稍微翻閱看了一下整個遊樂園的導覽，多半都是依主題區劃分，但其實只要直接看有哪些設施會比較快。

快速掃過導覽一遍後我發現離我們最近的有無敵風火輪、大怒神、笑傲飛鷹。怎麼感覺不太妙……這些名稱聽起來都挺酷炫的遊樂設施看起來一個比一個還可怕，我突然覺得有點後悔來這裡。

正當我才想跳過這部分轉看別的地方，俊輝便突然湊過來。

「信宇你剛才在看大怒神那些……該不會你想坐吧？」

「不，才沒——」

「好啊好啊！感覺很刺激耶！原來信宇也很懂得玩嘛。」

不——澄軒妳誤會了！我話還沒說完啊！

「可以哦，久久來一次當然要先挑戰刺激的。」

「那就大怒神、風火輪、笑傲飛鷹都各來一次如何？」

佳吟妳別那麼隨和好嗎？還有佑仁那個提議很危險啊！會出人命的！

我這時將目光看向待在澄軒旁邊的琪惠，她只對我露出苦笑，看來是有察覺到我真正的意思。不過看見大家興致這麼高，琪惠大概也不好意思說什麼……而我也是如此。

唉！俊輝你這個混蛋……等我當上神明後一定要斷了你的情緣。

於是我們就先去距離最近的大怒神，雖然開館時間才剛過不久但有些熱門遊樂設施的排隊人潮早就已經開始，大怒神正好是熱門設施之一。

到底這些設施有什麼存在的必要性啊！根本是殘害人的心靈嘛……我覺得斬妖除魔都沒有比起坐這個還要困難。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首先俊輝他們先不提……感覺身旁那些排隊的路人都充滿著期待，到底這種鬼東西哪裡好？

雖然我不停祈禱希望慢一點輪到我們，但沒想到隊伍前進的速度異常快速。

這時候已經可以聽到前面幾批上去的遊客高潮的尖叫聲，甚至還能隱約聽出在那些充滿歡樂的聲音當中也有夾雜著哀號，看來等會我應該就是那少數哀號的人。

「你還好吧？」

哦——是琪惠的問候，我得到救贖了。

「還、還可以。」

我勉強擠出笑容回應身旁的琪惠，雖然這個時候有天使的關心我是很高興啦，但如果可以的話還是希望能避開這個「災難」。

就在我不停做無謂祈禱隨著時間流逝，無法避免的還是到來了……終於輪到我們。

大怒神一次能乘載的人數是十二人，總共有三個面開放座位，一個面最多四人。

我、琪惠、俊輝、澄軒分到了中間的那一面，而佳吟和佑仁則是在左側那一面。

隨著工作人員的安全宣導結束後，也代表即將要開始。

「信宇撐住哦，一下子而已。」

坐在我旁邊的琪惠這時又再度對我關心問候，可是現在我覺得恐懼已經快把我的喜悅給吞嚥掉。

而且我當然知道一下子而已，因為就算只是那一下子也會讓我生不如死啊！

唉！至少天使坐在我旁邊，這是我唯一慶幸的地方。

決定了！如果等下真的太恐怖我要中途將靈體脫離出來，受苦的工作就留給這副人類身體吧……雖然我真的很想這麼做，但應該不太好。

畢竟這樣有點對大家不好意思，好不容易出來玩我還是別做這種掃興的事。

就算我這麼做他們不知情也是一樣。

沒多久，終於聽到機器啟動運轉的聲響，我們也漸漸往上升。

大怒神聽說就是升到一定的高度後又突然垂直降落，雖然我不得不承認在這高度俯瞰的風景確實挺壯觀，但這種機會還不如去觀景台就好了……坐大怒神看風景真的是笨蛋才會去做的事情。

到達一定高度後目前則是暫時不動，看來已經到達最高處，但它就連倒數都沒有。

好過分……居然連個倒數都沒有，起碼讓人有個心理準備嘛！

「琪惠……為什麼這個沒倒——」

話還未說完，眼前的世界頓時變得有如天搖地動，我的腦袋只剩下一片空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結束了嗎？應該沒有第二次了吧……怎麼感覺眼前的世界還在搖晃。

搞屁啊！原來它不會倒數，而且從高處大約只有三秒左右就下降到底。

就這樣短短幾秒鐘的時間總算是到達地面，不過我還是覺得不久前經歷了生死關頭。

奇怪？我的身體好像動不了……怎麼回事呢？

眼看大家都已經起來準備離開，現在剩我還留在原位。

「怎麼？信宇你不起來是還想玩第二次啊？」

我給了俊輝一個白眼，叫我玩第二次還是乾脆殺了我吧。

而且現在這個情況我認為應該是腳無力了。

「抱歉……我好像腿軟了。」

雖然很難為情，但這是事實，我真的沒辦法站起來。

反而聽到我這回答的眼前五個人則是呈現呆愣。

「信、信宇……你該不會其實是不敢坐這個吧！」

俊輝的提問當中彷彿夾雜著笑意。

「對、對啦！不行嗎？」

我幾乎低下頭來不敢直視他們，總覺得這樣實在太遜了。

「哈哈！原來是這樣啊？那我們還是挑大家都可以的設施來玩好了。」

澄軒這個提議彷彿讓我看見曙光，我是真的挺擔心等會還要再經歷剩下那些。光是一個大怒神就讓我徹底腿軟，還有什麼無敵風火輪跟笑傲飛鷹……聽起來想必也是一場苦難。

就這樣，我們離開大怒神後先回到位在中央的噴水池廣場。

在這當中可以感覺俊輝還有點意猶未盡，從剛才為止就一直碎念還想繼續玩，看來是想把剩下那些設施給玩完。

同一時間佳吟也將園區的導覽翻開如此說道：

「那麼接下來要玩哪些好呢？總之避免刺激性吧……不然信宇可能撐不了哦哈哈！」

說真的這樣對他們還真感到抱歉，難得大家興致勃勃出來玩，其實要我硬著頭皮陪他們坐完剩下的遊樂設施也是可以。

畢竟一起出來玩我真的不想破壞氣氛。

我決定改變主意：

「嗯……不如就把剩下的玩完吧？難得大家出來我這樣真的太掃興了！就去玩吧！」

這話卻換來佑仁如此回道：

「真的不要緊嗎？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強的。」

「這、這樣好嗎？難得出來玩……」我說。

其他人似乎也同意佑仁的看法，不打算勉強我繼續。

當然我主要是在意他們的感受啦……還是覺得有點過意不去。

「不如這樣吧，」突然琪惠插進了話題，她這麼說：

「你們先去玩剩下那些，我在這陪信宇等好了。」

等等，雖然琪惠願意陪我很高興，但我也不想壞了他的興致啊！

「琪惠，妳去玩沒關係啦！我——」

「不要緊的，其實我剛才結束也有點害怕呢，剩下的我應該是不敢玩了。」

琪惠這是真心話嗎？還是故意留下來陪我的……真讓人搞不清楚。

短暫的沉默由俊輝打破。

「好吧！那我們就先把剩下兩個玩完，等會一起吃飯如何？」

這次的提議總算有達成共識，大家都沒有意見。

我跟琪惠先陪他們到下一個遊樂設施——笑傲飛鷹，這裡依然是大排長龍的情況。

在他們進去之後，俊輝突然又轉頭過來問道：

「我說啊……你們兩個真的不要再挑戰看看嗎？」

才剛這麼說完，馬上就看見佳吟賞了俊輝一記上鉤拳。

「好了，俊輝你住嘴吧！」

我看見俊輝被拖了進去，毫無抵抗之力。而佳吟則笑笑向我們說：

「那就不打擾你們兩位了，要去玩別的也可以哦……待會吃飯見。」

不管怎樣總算是順利逃過笑傲飛鷹跟無敵風火輪的魔掌了。

現在想想比起俊輝他們那期待的表情，我這副憔悴樣真是慘不忍睹。

感覺現在連走路都有困難。

一旁的琪惠向我露出苦笑，還拍了拍我的背說：

「嗯……你很努力嘛！其實真的沒辦法繼續玩可以說出來啊。」

「畢竟才剛開始我就這樣實在太掃興，反正也已經結束了，沒關係。」

正好我也覺得已經到極限，至少不能再玩這種刺激性的遊樂設施。

而且怎麼突然就有了我跟琪惠兩人獨處的機會？

既然要給我們獨處機會我就收下你們的好意，雖然我不知道琪惠是怎麼想的。

在離開之前我則是看了一下原本要搭的笑傲飛鷹，光是從外觀來看我就覺得刺激性不會輸給大怒神太多，還有從那些已經在上面的遊客當中聽來的歡（慘）呼（叫）聲。

彎曲的 U 字型軌道，列車則是會在兩邊來回跑……這我要是真的坐了還不陣亡？

笑傲飛鷹的排隊地點是在設施底下，看起來是在室內。

我和琪惠先是在前面這個廣場的椅子上休息。

趁著這個機會我也想了解琪惠的狀況，她到底是想要獨處還是也害怕坐刺激性的設施？

「琪惠，所以妳也是害怕坐那些設施嗎？」

「……………你一定要問到底嗎？」

好難過，為何我又被罵了。

該不會真的是前者吧？琪惠也是想製造獨處的機會！？

算了，我還是不要繼續問比較好。

接著等了大概才過沒幾分鐘琪惠則又提議：

「那要繼續坐在這裡嗎？要不要去找比較輕鬆的設施玩。」

也好，待在這裡乾等真的無聊。

「嗯，不過如果琪惠想坐刺激性的也可以哦！因為是跟妳獨處我可以忍哈哈！」

「少肉麻了！我們坐普通的就好。」

拜託我是說認真的耶……怎麼這樣。

我們先是到中間的噴泉廣場，重新翻了導覽圖看還有什麼比較適合的設施。其實這個主題樂園也不只有遊樂設施項目，還有餐廳、表演秀包含的種類非常多樣化。

「那我們先去動物王國區可以嗎？」

導覽看了一遍我真的覺得只有動物王國區看起來最和藹可親。

琪惠倒是沒什麼意見。

「嗯，可以。」

不過才剛沒走幾步，某種熟悉且令我感到厭惡的感覺卻突然特別強烈。

我非常記得這種感覺……就像之前我在醫院遇到孤魂野鬼的狀況一模一樣。

不可能吧？該不會又是孤魂野鬼搗亂……還是在這種地方。

我稍微看了下四周，乍看之下都沒什麼問題……但那種感覺卻還未消失。

「信宇？怎麼了嗎？」

「琪惠，妳等我一下。」

我不打算隨便移動，既然在這裡還能感受到就暫時先留在原地比較好。

剎那間——預料之內的情況果然映入我的眼簾，一個剛從其他園區出來的中年鬍子大叔身上正纏繞著濃密的穢氣。

「信、信宇……那個是什麼東西？」

琪惠這突來的問題則是讓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先前她有說過自己從小就有特殊體質可以看見神靈方面特別的存在，那麼這個孤魂野鬼確實也有可能看得見。

「妳看得到是嗎？上次我就是為了搞定它才會離開自己的身體。」

「嗯、嗯，不過我看得不是很清楚……只能隱約看到有東西纏繞在那個大叔身上。」

眼看那個大叔一臉就是有眼無神的模樣，基本上鬼魂附身在人類靈魂的同時也是會有出現佔據意識的可能。

真是掃興，好好的出遊日就被這個孤魂野鬼給壞了心情。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孤魂野鬼會頻繁出現在陽氣旺盛的白天，現在的當務之急還是先把眼前的問題解決。

「琪惠，妳等一下……我來把那個傢伙給解決掉。」

「那個大叔會不會有事啊？」

「基本上是不會，只要把那個黑色混帳東西拉出來就好。」

我先是拉起琪惠到一旁的椅子休息區。

「琪惠，我的身體就拜託妳囉。沒問題吧？」

「好，我會幫你看著。」

區區一個孤魂野鬼就讓我速戰速決吧，我可要讓它知道打擾我們出遊到底是多麼大的罪過，真是氣死人了！

沒想到我才剛脫離出來，那纏繞在大叔身上的孤魂野鬼居然馬上就注意到開始有了動靜。它先趕緊抽離大叔的身體，以自己的模樣顯現在我眼前。

不對，這次的有點不同。是動物靈，而且還是修練已久的蛇靈。

「嘶嘶嘶嘶嘶——！」

彷彿在等待出手的時機，有如在靜待獵物一樣。

可惜我沒那個打算給牠機會。

我率先衝向它過去，握緊方天戟直接繞到側面想將它的脖子直接砍斷，這時腳卻不知道被什麼纏住。趁我沒注意到那粗長的尾巴先是繞到後面將腳綁住後又把我給甩了出去，這還真是飛的有夠遠。

雖然被狠狠摔了一下，但還算撐得住。

「這個混蛋大蛇……」

既然如此我就用蠻力跟它硬拚。

我再次衝向它但這次既不是正面也不是側面，我直接飛到它的正上方，這麼一來它想幹什麼都躲不過我的眼睛。果然還是只有想用尾巴捆住我這個單純動作，先是將過來的尾巴砍下後我接著則是以垂直的方式將方天戟直接刺入它的身體。

在經過一陣慘烈的哀叫後這個大蛇才總算魂飛魄散。

同時確認剛才被附身的大叔沒事之後，我這才放心走回到琪惠的身邊。

「收拾掉囉！我很厲害吧！」

「還可以啦……你是想邀功嗎？」

如果可以的話最好是擁抱或是熱吻會更好，算了根本不可能。

「算是吧！所以我有獎勵嗎？」

只見褐髮少女鼓掌了起來。

「嗯，不愧是神將大人呢。」

雖然是最普通的稱讚，不過這樣也算值得啦。

「話說為什麼會出現那些東西……我雖然有特殊體質但我以前根本沒看過。」

老實講這個問題我也無法回答琪惠，雖然凡間原本就有可能會有孤魂野鬼留戀逗留。但如此頻繁出現的情況實在有點違反常理，就連我們神明也沒辦法搞懂。

而且剛才那個還是更加少數，幾乎不會大喇喇出現的動物靈。

總而言之這些現象都無法讓人合理化。

「這個有點難解釋。照理來說是一般的孤魂野鬼，但剛才那種東西也能算是修練成精的

蛇靈吧，基本上在凡間是不太可能會出現的，所以我也搞不懂。」

面對這複雜的回答琪惠則是皺起眉頭，不要理解也罷——當個普通人就好。

「還有你趕快回來身體裡面吧……一直扶著有點累人呢。」

「哦，對齣……我都忘了。」

話說原來剛才琪惠都是這樣單手抱住扶著支撐我。可惡啊——！第一次被琪惠抱居然是我不在身體裡面的時候，這到底是什麼情況！

決定了，如果還有下次我要假裝脫離出來好讓琪惠一直抱著……不知道我這麼做會不會遭天譴，還是不要好了。

而且我差點忘記琪惠也看得到我，這方法似乎行不通。

我嘆了口氣，還是中斷無聊的遐想趕緊回到身體。

就在此時——同樣的感覺又再次出來。

「信、信字？又怎麼了？」

這一次我可以很明顯感受到那股陰氣的位置。

「琪惠，麻煩妳再多待一下。」

「喂！等等……」

還沒等到琪惠說完我則是趕緊追上去那股陰氣的所在地。

孤魂野鬼會這樣如此頻繁的出現真的已經讓我到無法理解的地步。

隨著陰氣感越來越重，我則是到了剛才原本要來的動物王國區，就位於其中一個關有許多頭梅花鹿的園區，黑色的穢氣這次居然不是纏繞在人類而是動物身上。

然而在受穢氣纏繞的梅花鹿旁這時則是站了一個人——不，我很清楚那根本就不是人。

祂批著一頭黑髮穿著白色薄紗，那是靈體的狀態……而且全身上下散發出來的陰氣也讓我明白絕非等閒之輩，至少與那些低階鬼魂有一段落差。

為何大白天的在這種地方會出現呢？

祂這時露出一臉老早就注意到我的從容神情說：

「我才在想為何放出來的魂魄會一個個消失，原來是你的傑作啊，真是太多管閒事的神將大人呢。」

我應該沒聽錯關鍵字吧？祂放出來的孤魂野鬼……果然事出必有因。但我還是很不解，為何要做這種事情？這對祂又有什麼意義？

「看來幕後主使就是妳啊……做這種事情又有什麼意義？不過也只是一個自以為修練得道的鬼魂罷了！以為這樣做都不會有人管嗎？」

很顯然我的威嚇豈不了任何作用，從那女鬼目前依然還是從容不迫的樣子來看。

「放魂魄出來這件事嘛，簡單來說就是在實驗吧！」

「實驗？」

「嗯，人類是一種情感豐富的生物，對於擅長利用情感搗亂的我們來說……人類內心的黑暗面所帶來的力量相當可觀。」

我實在不懂，就因為這種事情搗亂凡間？

照理來說就算是孤魂野鬼我們神明也不能隨意處決，這就像人類世界的法律一樣，我們神界也有專門管理祂們的一套方式。

可是一看見有這種想危害人間險惡的傢伙，我覺得就算現在當場砍了祂也不要緊。

但我必須忍下來，媽祖大姐頭也常教導我要懂得去寬恕別人，不管面對什麼事物都是一樣的道理。

「我給妳機會……如果妳就此打住收手的話我可以放過妳。」

「哈哈哈哈哈！我說神將大人你也太自以為了吧？所以才討厭你們這些神明，每個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看來是談判破裂，不過這樣正好——我已經徹底感受到自己失去尊嚴。

除掉這個始作俑者也好，打亂凡間也進而影響到我的試煉，我就讓祂知道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既然妳這孤魂野鬼墮落至如此地步，而且我做為神明給妳勸說的義務也已經盡了。」

我將方天戟擺好，已經沒有任何猶豫的打算。

「給我徹底消失吧！」

我迅速飛躍到女鬼的面前，然而就在方天戟才準備要讓祂身首分離之際——祂突然像是如紙片般散落，簡單來說就是逃跑了。

隨著那陰氣越來越薄弱，那女鬼則是在走之前又留下令我在意的話：

「神將大人勸你還是不要多管閒事會比較好……看你做為人類修行似乎挺快樂的，如果哪一天身邊的朋友也遭遇不幸，到時候可別後悔。就算我奈何不了你……伽羅多大人可是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可以將祂的話理解成是想要傷害我身邊的朋友嗎？

究竟是不是虛張聲勢我現在也無法斷定，包含剛才祂話裡提到的陌生名字……伽羅多我根本連聽都沒聽過，到底又是誰？

看來事態變得麻煩了，沒想到孤魂野鬼異常的出現居然是那些孤魂野鬼在搗亂。

真煩躁，原以為我的試煉只要專心談戀愛就好結果卻意外多了這些麻煩事。

而且我現在也改變心意，不能再去找媽祖大姐頭商量，這次我要自己解決這些鳥事。

雖然感到相當厭煩，但我不能把這股情緒帶給琪惠甚至是大家身上。難得的出遊日現在還是可以好好享受，至少就今天而已。

現在得要趕緊回去才行，琪惠還顧著我的身體。

當我趕回剛才的座椅區也看到那已經等著有點不耐煩的褐髮少女。

她嘟著嘴，煩躁的模樣還是依然可愛。

「還真久，又是什麼孤魂野鬼之類的嗎？」

「沒事沒事，我自己搞錯了哈哈！」

果然還是別說太多比較好，可以的話我不想因為這些問題影響到我身邊的人，尤其是琪

惠他們還是好好當個正常人過生活。

不需要讓他們接觸這些不必要的事情。

雖然不清楚那女鬼最後說的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不管如何——如果有誰因此想傷害我身邊的人，我賭上自己的性命也會保護到底。

結果卻因為這個意外浪費不少時間，我跟琪惠還是有去動物王國區稍微繞了一下才回去找俊輝他們。剛好他們也玩完笑傲飛鷹跟風火輪，我們之後便一起行動陸續玩了比較輕鬆的遊樂設施。

一直到傍晚才搭車回去。

* * *

結束一整天的玩樂，大家則是在捷運站出口直接解散。

褐髮少女放慢自己的步伐盡量慢慢走，畢竟玩了一天消耗不少體力。

這還是第一次跟那個信宇出去玩，對於琪惠來說倒是看到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而且與他相處卻總有一種說不上來的自在，就像跟澄軒相處時一樣……琪惠知道自己的個性比較不容易表達出來，常讓外人不知所措。澄軒就是她在升上高中後好不容易遇到的知己，沒想到這種感覺居然會在澄軒以外的人感受到。

尤其那令琪惠在意的男孩還是神明偽裝成的假人類，現在想想還是會覺得不可思議。

「琪惠，所以後來妳跟信宇去哪了啊？」

突然的發問打斷了琪惠的思緒，澄軒剛好是唯一跟她回家相同的方向。

「咦？其實也沒去哪啦……只繞了動物王國區看一看就回來找你們了。」

「這樣哦……」

真要說應該是拜中途發生的怪事所賜，雖然琪惠不太清楚事情緣由，只知道信宇好像為了那些叫什麼孤魂野鬼的感到心煩。

看來神明也有自己的煩惱，琪惠是這麼下定論的。

對於琪惠的回答澄軒不知道在思考什麼，感覺表情還挺凝重。

「澄軒，怎麼了嗎？看妳好像在思考事情。」

澄軒先是停下了腳步，而這時注意到她的琪惠也跟著停下來。

雖然不知道怎麼回事但澄軒凝重的表情卻讓琪惠有點不解，是有什麼事情嗎？

「澄軒？」

「那個……琪惠妳是喜歡信宇對吧？」

隨著話語說出——空氣彷彿瞬間凝結般讓褐髮少女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應該說這個問題現在她沒有辦法回答。

「怎、怎麼會突然問這個問題呢？」

「因為總覺得你們兩個很常在一起，所以我有點好奇。」澄軒說。

「哪有常在一起……頂多就我會幫他補習而已，妳想太多啦！」

琪惠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想反駁，這跟以前也有男生在追求自己的時候感覺不同。

原先一副凝重模樣的澄軒這時則是轉變為苦笑，她回道：

「呵……喜歡就喜歡啊，妳可以說出來沒關係！」

「我、我……」

有點無法明白澄軒異常執著的部分，為何要在這種時候突然提出這些問題？這讓琪惠突然變得無法好好面對她。

「我，沒有喜歡吧……」

究竟自己所說的話是不是打從內心，琪惠變得混亂起來。

然而在聽到這個答案之後澄軒反而揚起嘴角，不管琪惠說的話是真是假，既然已經說出口了那她就認定是這樣吧。

「原來如此，那我就直說了……我喜歡信宇。」

明明想說出什麼喉嚨卻沒辦法發出聲音。

「怎麼了嗎？」

看著毫無任何回應的琪惠，澄軒皺起了眉頭反問。

結果琪惠沉默一會後丟出來的問題是——

「為、為什麼會喜歡信宇呢？」

「為什麼啊？我從信宇轉來的第一天就在注意，雖然不多話但卻相當穩重，而且待人又非常溫柔……從跟妳的互動就知道。連琪惠妳這種個性的人他都可以包容，妳應該也察覺得出來才對，他真的對妳很好。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這種男生……所以我喜歡上了。」

——不行，不行啊……我也……

琪惠無法說出口，老實說現在的她還沒完全確定這份情感，所以還不能輕易說出來。

沒想到卻是自己的摯友率先表明，琪惠已經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換作是平常一定可以輕易說出支持朋友的話語，但這一次卻截然不同。

「琪惠會支持我對吧？」

「我……」

「有什麼話就說出來嘛！」

澄軒突然說出口的話彷彿積怨許久，那不曾對琪惠有過的語氣讓她有些驚嚇到。

為什麼會生氣呢？難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嗎？琪惠根本不知所措。

但是就如澄軒所說的……既然她希望琪惠把心裡話說出來那就照做，也許澄軒只是不希望對她有所隱瞞。

「因為……信宇現在正在追我。」

「蛤？信宇在追妳……又是這樣，」澄軒搖了搖頭，同時語氣逐漸變得冰冷起來：

「不管到什麼地方每個男生眼裡都只有妳呢，還真是羨慕。」

隨著那逐漸加重的語氣，琪惠也變得更不安，她第一次無法自在面對眼前的摯友。難道澄軒是認為自己把信宇搶過來她因此不高興嗎？

「所以妳沒有拒絕信宇對吧？反正就是妳喜歡他沒錯吧！」

「還、還沒有，我只是答應讓他追求，可是我還沒有答應交往。」

明明只是想好好溝通把自己的想法傳達出來，可是眼前的摯友卻像是無法理解似的。

澄軒搖了搖頭，無論琪惠說了什麼好像都沒有聽進去。

不但沒有理解，還將那不曾說過的話全部脫口而出：

「琪惠妳就是這樣……明明什麼好事都發生在妳身上，卻老是一副很悲慘的模樣。個性方面也是，不過就只是外表好看了點卻一直受男生注目！妳知不知道因為妳的個性我已經幫你收過多少次爛攤子了！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個我喜歡的男生，現在又被妳給勾引過去！既然喜歡就乾脆點嘛！這樣搞曖昧製造話題很得意嗎？沒錯——信宇攆妳去保健室的事情就是我在班上說的，其實只有我看到……是我在那邊傳來傳去的。我已經越來越看不慣妳這假惺惺的模樣了！」

——為什麼，我好像突然變得不認識澄軒。

不知道何時那濕熱的液體已經從眼角流了出來，還是第一次因為眼前這位摯友而流下。

「澄軒，我並沒有假惺惺啊……被男生告白也好……我也只是照我的方式表現自己。就像妳說的一樣，我的個性不太好、不太會觀察別人，常無法好好表達這我自己也知道。可是絕對不是故意的……我就是這樣的人，也常常聽妳的提醒在改進，澄軒妳不是應該最了解我的嗎？」

發自內心的話語讓眼前的黑髮少女頓時沉默了起來。

琪惠不知道這有如高牆般的隔閡究竟已經存在多久，這對她而言才是最痛苦的事情。

「琪惠妳說得對……我是最了解妳的人，但——」原以為是心意相通的回答，並非如此：

「可能我已經累了吧，待在妳身邊做了那麼多真的累了。人的包容也是有極限的……」

語畢，黑髮少女則是不再發任何一語，就這樣走遠離去。

並不是無法說話，而是腦袋已經一片空白——琪惠只剩下怎麼樣也無法止住的淚水。

——為什麼……到底為什麼……我到底該怎麼做……

好不容易遇到的摯友難道就這樣失去了嗎？

原來至今以來的相處都不過是自以為而已，曾因為自己的差勁所以明白許多事情。琪惠不曾強求可以交到願意包容的朋友……至少在澄軒出現為止她是這麼想的，然而現在卻連那僅存的唯一也徹底失去。

到頭來自己還是一個人，同時也恨透了自己。

文琪惠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然而，與此同時她卻也沒察覺到內心那悲憤的情緒已經成為了眼中釘。

對於「它們」而言人類內心的黑暗面就是最好的糧食。

第五章－做為神明的義務

幾乎整晚沒辦法睡好。

只要一想到前幾次的孤魂野鬼事件就整個人心煩，我還是不知道該如何解決。

關於在遊樂園遇見的孤魂野鬼，雖然祂在消失之前留下那種帶有挑釁意味的話，但我現階段還是選擇先觀察比較好。

當然利用人類內心的負面能量來讓孤魂野鬼搗亂這點是不可原諒，只是對於那些不知從何而來的孤魂野鬼們我也無法從中插手。

一想到這些煩人的事我的腳步頓時感到沉重，連進校門口的力氣都快沒了。

還好這個禮拜開始暫時沒有煎熬的考試，不然就真的面臨蠟燭兩頭燒的局面。

不過此時眼前出現的身影卻突然讓我提振起精神——是琪惠。

這幾次到學校的時間好像都剛好跟她一樣，還真是巧。

我趕緊加快腳步過去，在拍她肩膀的同時也喊了聲招呼。

「早安琪惠，今天也那麼早到啊。」

這聲問候並沒有得到回應，而且那轉頭看向我的還是有眼無神的雙眼。

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的琪惠。

「妳、妳怎麼了？感覺怪怪的耶……」

「……………」

完全沒有回應我，最後只看了我一會又繼續走自己的路。

我不明白，難道自己又做錯什麼事情嗎？應該沒有才對啊！

而且這情況感覺與無視有點不太一樣，從她那眼眸中彷彿可以看出缺少了什麼似的，突然我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這還真怪異，禮拜六的出遊明明還很好……怎麼才相隔一天不見就差這麼多。

結果早上的狀況還真的持續下去，琪惠整天都沒有和任何人交集——就連我也是。每節下課的休息時間她都是趴在桌子上睡覺，完全讓人無解。

雖然我一直說服自己說她可能是太過疲憊才導致這樣，但仔細想想還是有點牽強。

終於放學鐘聲響起，正當我才想準備叫住座位旁的少女，只見她很快就收拾好書包準備起身離開。

千萬可別就這麼走了啊！記得每天還有要幫我補習的任務嗎？

為了預防萬一我還是選擇再次叫住她。

「琪惠，妳會去圖書館吧？今天還要幫我補習呢。」

她停頓了一下，而且這次總算有開口回應。

「抱歉，今天我有事。」

只可惜是無比冰冷的語氣，一說完她真的就這樣走了。

我完全搞不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原因在哪？如果是出遊的時候應該不大可能。那一天到最後大家也都玩得很愉快，實在想不到是哪裡出問題。

如果是琪惠個人的問題也不可能用這種方式來表現，完全就是特意避開周遭的人。

雖然我對於這無解的情況感到著急，但恨的就是自己一無所知。

而在一旁同樣收拾書包的俊輝似乎看到這狀況，他突然走過來關心：

「信宇，怎麼了嗎？看你今天都沒有跟琪惠說話。」

如果我知道就不用這麼煩惱了。

「唉，誰曉得啊……琪惠今天好像怪怪的。整天都沒說話而且就只是趴在桌子上，不明白發生什麼事。」

「聽你這麼說的確是耶，我看她每節下課都在睡覺，該不會——」俊輝好像想到什麼：

「你惹她生氣啦？你們吵架了對不對。」

剛才有一瞬間竟然會期待俊輝能說出好話，看來我大錯特錯。

「才沒這回事好嗎！」

這時，坐在前排的佳吟還有佑仁也湊了過來。率先過來的佳吟則問：

「你們在討論什麼啊？」

我才正想要回答結果俊輝搶先一步。

「琪惠今天好像有點奇怪，完全都不說話就連跟信宇交談也沒有。」

沒想到此時佑仁卻提出再次讓我傻眼的猜測：

「信宇跟她吵架了嗎？」

拜託，怎麼大家全都是同樣的思考路線，就真的沒有嘛。

「並沒有啊，我也覺得奇怪。」我趕緊解釋。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可以去問澄軒。

跟琪惠關係最好的澄軒確實有可能會知道，而且本來就有必要找她一起討論，如果琪惠真的有什麼問題。

「不如我去問看看澄軒好了。」

我這時看了看教室，發現連澄軒也已經離開。

「那你快去問吧，我剛看到澄軒也有點奇怪……整個人無精打采，說不定是她們兩個人的問題。」

佳吟這番推論反而讓人比較贊同，但以那兩個人的關係會發生爭執我實在想不到。

我將東西趕緊整理好，在走之前則是向俊輝他們道謝：

「謝謝你們囉，我去問澄軒了解一下。」

「嗯！拜託你囉，尤其是琪惠要多注意比較好，她個性不容易表現出來。」

我對佳吟的這句話有點驚訝，在我的印象中她並不是在班上跟琪惠要好的關係，但這在我聽來卻像是朋友的關心。

其實不只是我，俊輝也對佳吟的話感到有點訝異。

「原來妳也有看出琪惠個性的問題啊。」

我會這麼問是因為一直以來我認為班上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去理解琪惠。

此時被我這麼一說的佳吟反而害臊起來，她別開視線搔了搔頭回道：

「是、是啊……同學都相處三年那麼久多少能看出來。而且經過上禮拜這樣出去玩之後我也看到琪惠不同以往的一面，跟之前的班花形象差很多呢。其實琪惠也是可以好好相處，所以為了我們這一團他們兩個就拜託你囉！」

我們這一團嗎？什麼時候就連我也被他們納入了呢。不過這種感覺確實挺不賴，有屬於自己的朋友圈。

原本我是抱著相當的覺悟在這一次的凡間修行，所謂的覺悟也就是——孤獨，畢竟我從沒想過要在這個地方留下些什麼……除了試煉對象之外不會有其他的牽絆。沒想到不知不覺中我也意外有了那些東西，一開始我確實連想都沒想過。

雖然等到試煉結束後這些都會徹底消失在我眼前，同時對於他們也是一樣的道理。可是即便是當下我也想好好珍惜，就算只是如此短暫我也願意付出。

至少在我暫時做為人類的這段時間所得到的東西我可不想輕易失去。

「嗯，交給我吧！明天就會恢復正常的。」

已經向他們誇下海口，看來我要加把勁才行。

我這時趕緊加快腳步離開教室。

澄軒似乎才剛走沒多久，現在用跑的應該還追得上。

從教室出來後我幾乎是一路飛奔到校門口，這才總算追上正準備要離開的澄軒。

終於追上來到澄軒身旁跟她並肩後也剛好注意到我。

我先是開口：

「澄軒，可以問妳幾個問題嗎？」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今天的澄軒感覺也不太一樣，完全就是無精打采的表情。

還真的跟佳吟所說得一模一樣。

「信、信宇啊？有什麼事情嗎……我有點累想快點回去休息。」

在談這件事情之前我選擇先到校外。

「我們先到校外再說吧。」

可以看出來澄軒顯得有點不耐煩，果然她們之間真的有什麼事情，不管是由我還是俊輝他們來看都覺得這兩人今天格外異常。

我們走到學校外面的超商旁邊才停了下來。

這種時候我已經不太想拐彎抹角，還是直接開口比較妥當。

「澄軒，你知道琪惠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我怎麼會知道啊哈哈……她今天下課都在睡覺，大概是累了吧？」

我相當篤定澄軒是在說謊，得知朋友有狀況發生卻還是這種反應，據我所知澄軒並不是會表現出這種消極態度的人。

而且她今天也不太一樣，表現在臉上的無精打采模樣實在太明顯。

「澄軒……該不會是你跟她有發生什麼事吧？因為我看你今天感覺沒什麼精神。」

彷彿是想極力否認我的猜測，澄軒態度突然完全大轉變：

「我？我跟她沒有怎樣好不好！信宇你想太多了……我要回去休息了抱歉。」

「等等，」我這時直接抓住想走人的澄軒，同樣也表現出強硬的態度：

「那麻煩請你去關心一下琪惠可以嗎？她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我萬萬沒想到眼前這黑髮少女居然做出令我失望的舉動。

澄軒把我的手給甩開，用那我不曾見過的語氣回道：

「我不要……夠了！信宇你可不可以不要管我們的事情！算我拜託你可以嗎？」

她總算承認琪惠會如此是跟自己有關係，但這不是問題所在——讓我火大的是她居然選擇逃避。雖然我不知道這當中怎麼了，但她沒有想要解決是完全不打算修復這段友情？

「我可以不管！但你現在是什麼意思！跟琪惠關係最好的人難道不是你？如果連最了解琪惠的你都選擇逃避的話那還有誰可以！」

「……你不也可以？你不是喜歡琪惠嗎！既然喜歡她那你去關心就好了啊！」

一瞬間，我感覺到自己底線的最後一根稻草已經被壓垮。

「你別太超過了——！」

這還是我第一次向女孩子怒吼——我知道這樣並不好，但只要一想到她想逃避的心態就克制不住。

沒錯，我有點後悔這樣做。

眼前的黑髮少女已經留下劃過臉頰的兩道淚水。

同時帶著哽咽的語氣她突然像是爆發般將情緒發洩出來：

「因為什麼好事都發生在她身上……不管什麼好處都是琪惠！明明只是長的可愛了點但個性卻是那樣，不太擅長表達自己，說話又直過於單純……因為這樣子我已經幫她善後了多少次！早就厭煩了……就連這次——」

原先別開的視線這時看向我。

「我喜歡上的男生……我喜歡的信宇最後也喜歡上了她，不管什麼都是文琪惠……」

雖然聽得一清二楚，然而我卻沒有辦法回應任何一字一句。

思緒彷彿遭到凍結般，我究竟該如何做才比較好。

明明我這時應該做些什麼才對，眼前的澄軒卻反而跨出第一步。

「抱歉啊……我在抱怨的同時還向你偷偷告白。」

澄軒反覆揉著雙眼不讓淚水流下，她這時又繼續說：

「還有琪惠的事情也是——其實我很後悔啊！居然對她說出那些中傷的話語……可是已經脫口而出的話是沒辦法挽回的！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現在也沒辦法面對她了！」

我深呼吸了一口氣，試著讓腦中混亂的思緒得以冷靜，這當中包含澄軒對我的情感也必須好好回應才行。

稍微翻了翻書包，我先是將小包的面紙遞給澄軒才開口：

「澄軒……妳說得對——我喜歡琪惠。所以妳的告白我沒辦法接受，謝謝妳喜歡我。」

對於我這番話澄軒露出像是早知如此的表情，她總算恢復笑容。

「嗯，我早就知道了。沒關係的……」

「還有琪惠的事情，我想是妳想太多了。確實說出中傷他人的話語很難收回，但如果妳還重視這段關係就更應該試著去挽回不是嗎？」

我的話沒能讓澄軒認同，她唯一表現出來的只有那沒自信的模样。

「就算我想挽回但琪惠又會怎麼想？也許她現在已經徹底厭惡我了吧，雖然我也不感到意外，不管是誰都會如此。」

不是這樣子的！我得讓澄軒振作才行，讓她知道那褐髮少女其實也很重視妳。

「如果妳們之間的關係是會因為這點事情就徹底支離破碎，那也等於否定了妳們先前走過來的路。先不要去管結果如何或是琪惠怎麼想……試著把妳自己最真實的想法都說出來不就好了？至少盡全力一次嘛！」

「真的可以嗎？我有辦法再次面對琪惠嗎？」

「絕對可以！我相信妳們……妳也要相信琪惠。」

終於，眼前的黑髮少女這才總算露出沒有迷惘的眼神，這才是我想看到的。

「我現在就把琪惠約出來，妳們好好談吧！」

「嗯，我會試試的。謝謝你……信宇。」

這種事根本沒什麼，正因為我明白對琪惠來說澄軒是多麼重要，我才會有如此自信。

原本就願意包容琪惠許多缺點的澄軒所做的努力，我相信琪惠一定也有看在眼裡，只不過就是不善於表達而已。

「小事情別放在心上，而且俊輝他們也很擔心妳們兩個的狀況。」

「我知道了，抱歉讓你們操心。」

「就跟她約捷運站附近的公園，我們先去好了。」

同意我的提議後澄軒則是點頭準備往公園方向走去，而我正好也將訊息傳給了琪惠。

從遊樂設施、運動場到涼亭都有，我們跟琪惠約在景美捷運站附近的大型公園。

來到傍晚這個時候人群也散去了不少。

「信宇，我想還是算了……我好怕，不敢面對琪惠！」

澄軒突然的反悔讓我有點意外。

剛才不是才答應我而已嗎？怎麼到這種時候反而又退縮回去。

不過從這點來看也許更能看出澄軒對於琪惠感到的愧疚究竟有多麼沉重，也許正因為她們彼此都將對方視為最重要的人。

「沒事的，就像我剛才說的要相信自己。」

我現在能做的就只有口頭上的安慰，想要真正修復彼此的關係就只能看她們自己。

等待差不多十分鐘左右才見到褐髮少女緩緩到來。

出現在我眼前的琪惠還是老樣子，從今天一開始見到的不尋常模樣以及那有眼無神的雙眼。但到了現在我還是有點質疑……就算琪惠真的是因為這件事才改變，但也不至於到今天一副目中無人的狀態。

不管怎麼說，她到底發生什麼事只能先從這一步開始解決。

連開口都還沒有我就感覺到身旁的澄軒有所動作，她大概還是在不安的樣子——下意識往後退了幾步。我先是把澄軒直接給往前推出去接著我才自己退開，要是不這麼做依照澄軒猶豫成那樣是不可能會有任何進展。

可是能否順利開口就不知道了，這邊我還是幫她一把會比較好。

「琪惠，是澄軒找妳過來的，她有些話一定要對妳說。拜託妳聽完吧！」

「有話對我說？已經沒什麼好說的……我要走了，可不想浪費時間。」

那話語中的夾帶的衝擊似乎讓澄軒再次退縮。

其實不只是澄軒，就連我也難以置信……剛才那是從琪惠口中說出來的嗎？我所認識的那個琪惠是會用這種態度回應朋友的人？

沒等澄軒有什麼回應的琪惠這時還打算轉頭走人。

原本是不太想干涉她們交談的我這時看來得有所改變，我快步走向琪惠直接抓住她的手制止再繼續往前。

「停下來，什麼叫沒什麼好說的？澄軒可是想來找妳道歉的啊。」

正當我才這麼解釋，那剛才還想退縮的澄軒總算也決定將內心的想法說出口。

「琪惠！對不起……我不該對妳說那些話的，明明我是最了解妳的人卻還不懂得體諒妳真的很抱歉。喜歡信宇的心情我也已經告訴他了，我實在不該為了這些事情說出那些話來中傷妳。我真的……很愧疚啊！」

原先被我握緊的手這時慢慢抽了起來，琪惠先是退後跟我保持了一段距離接著才又將視線擺向澄軒身上。

而且依然露出那令我不解的眼神——以及我不曾想像過她會說出來的話語：

「哼，算了吧！先說出中傷他人的話語再事後道歉？這樣到底又算什麼？還是妳覺得只要隨便敷衍就會得到我的原諒！如果可以的話拜託饒過我吧……這樣只會讓我覺得噁心！」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這種感覺就像是在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在我眼前這個褐髮少女真的是我認識的——我喜歡的文琪惠嗎！

我想忍住卻按耐不住情緒，因為這真的很讓人難以接受。

沒想到那熟悉的女孩居然會變得如此不同。

「琪惠，妳說出這些話是真心的嗎？妳到底在想什麼！」

「不然呢？難道我說的有錯嗎！」

不——我並不是針對她剛所說的話……先做錯事然後事後道歉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原諒。但是我所沒辦法理解的點是琪惠不應該是無法放下隔閡的人，看見自己的好友願意低頭認錯後她肯定也是會跨出那一步才對。

但為何我眼前的琪惠卻並非如此。

而從剛才為止保持沉默的澄軒終於有所回應：

「也是呢……我不應該奢求妳原諒我才對。畢竟是我自己說出那些話。」

等等，先別說那樣的話啊！妳們這樣子根本就沒辦法解決問題。

「澄軒，妳先等——」

正當我才想要制止，澄軒卻又再次選擇逃避。

她逃走了——就這樣離開公園，我根本連阻止的機會都沒有。

雖然她走得相當乾脆，但我剛才無意間看見的她卻是滿臉懊悔。

之後我得向她們兩個人說聲抱歉，看來我搞砸了。

就算很想現在追過去但現在必須先釐清一件重要的事情。

琪惠說的話真的都是打從心底的嗎？

說實話剛才當她說出那些話時我的內心只是變得更加混亂——憤怒與悲傷交織。

我這時走近到前方的褐髮少女打算再次確認：

「琪惠……據我所知的妳應該是不會說那些話才對。確實澄軒有錯的地方，但讓我更加驚訝是的妳！難道她不是妳最珍惜的人嗎！還是妳覺得已經不需要她了！」

就在我被搞亂到逼不得已對眼前的褐髮少女怒吼的同時，她那從眼角泛起濕熱的液體已經流了出來。

「不、不是的……我不是想說這些——」

突然，那語氣的轉變再次令我震驚。

一瞬間——到這個時候我才有一種文琪惠終於恢復正常的感覺。剛才那短暫注視我的眼神與早上見到她的時候截然不同，雖然只有一下子但我確實看到了。

「琪惠，妳……」

琪惠就像在懊悔自己的舉止，崩潰跪倒在地。正當我才準備要將她給撐起來，此時傳來的是令我意想不到的聲音。

另一個說法則是令我火大的聲音。

「哈哈哈哈哈——！這還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啊……雖然只有一下子，不過這人類女孩居然可以把意識給搶回來。」

身穿白衣的黑髮女鬼這時候從琪惠的身體跑了出來。

不管是樣貌還是聲音我都一清二楚——這傢伙就是之前在遊樂園遇見的孤魂野鬼。
我那原先受擾亂的思緒路線終於得以找到出口。

我懷裡的琪惠為何會突然變得如此怪異，像是變了個人似的。在這之前一直讓我有著無比陌生感的原因就是眼前的這個可恨至極的女鬼所害！

就在我的理性幾乎已經快要突破臨界點，這女鬼居然還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看著我。

「哼，神將大人看來你做為人類修行結果反應變遲鈍了呢！就連我這個陰氣如此重的魂魄附身在裡面也察覺不到？還記得我說的話吧！要是敢阻礙我們到時就讓你身邊的人受到傷害。哈哈！這女孩可是難過得快死，明知道從口中說出的話傷害到了朋友卻還是無法阻止自己。因為她根本無能為力啊哈哈哈哈哈哈！」

「渾蛋……」

能感覺到一股怒火直衝我腦門——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唉喲好可怕的眼神哦……反正我的目的已經達成，這女孩也沒用了。總之你的朋友一號跟朋友二號關係也破裂啦！不過還沒有結束哦！你身邊的朋友我會一個個玩弄的。」

這就是你們孤魂野鬼報復我的做法嗎！居然將危害人類當作娛樂！

「呃……」

此時，微弱的呻吟從褐髮少女的口中傳出。

「琪惠！妳沒事吧！」

「信、信宇……我……為什麼會說那種話……到底——」

她還沒能說完話又再次昏了過去，而我也能從話中感覺到強烈的後悔與不甘。

被侵占一段時間好不容易奪回意識，果然身體還是會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當我抱起琪惠的時候卻又有一種感覺讓我心生不安。

我簡直無法置信……這是怨氣的感覺——就潛藏在琪惠的靈魂裡面。

跟當時我在醫院還有遊樂園遇到的人是一樣的狀況。

想當然會幹這種事情的就只有眼前這個混蛋。

「喂！妳對琪惠做了什麼？」

「啊……你說孤魂野鬼嗎？沒什麼啦！我只是老樣子的把怨靈放到這人類女孩的身體裡面，之後就會慢慢侵蝕她的靈魂，看這樣子她應該是撐不了多久。哼——！如果一開始不要干涉我們不就沒事了？看吧！現在後悔自己的愚蠢了對吧！這些無辜的人類會受到波及就是因為你這自大的神將所害！」

我要殺了眼前這個廢物。

危害人類的罪刑、擾亂我試煉的罪刑……還有傷害我深愛的女孩子的罪刑！

然而在神界有這麼一條規定——即便是孤魂野鬼，就算已經危害眾生但神明也不能隨便私下做出裁定決定生死……還是要照規矩的程序來走。

但那種事情根本無所謂！就算我因為擅自主張毀了自己做為神明的前途也沒關係，我現在唯一的想法只想撕裂眼前這既可恨又不可教化的爛東西。

彷彿要溢出來的怒火充滿我的全身——這時等我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將神器方天戟刺入女鬼的胸口，就連什麼時候脫離自己的身體衝向這女鬼我都已經忘記。

而眼前這明顯已經無力招架的女鬼卻還是露出令我厭惡的笑容：

「咳……殺了我也沒關係！只要伽羅多大人繼續完成祂的心願，不只是凡間……總有一天神界也會淪落祂的手裡，悲哀的人類還有你們這些高傲的神明都需要教訓！」

「祂到底是誰！伽羅多在哪裡！我要去見祂！只要幹掉那個傢伙凡間就會恢復平靜了對吧？只要幹掉祂我身邊的朋友就能回歸平凡對吧！給我走著瞧！」

不管如何，我的咆嘯始終無法讓這孤魂女鬼妥協以及懼怕。

祂彷彿已經超越對於生死的恐懼，只剩下那盲目追尋什麼的眼神。

「哈哈哈哈哈！你？你想要解決伽羅多大人！去吃屎吧！有那個能耐你就儘管去嘗試啊！真是可憐的神將大人……被無知所佔據。你想成為拯救凡間的大英雄是嗎？還是做夢比較快！」

語畢，女鬼將最後的一口氣用來對我叫囂完之後隨即「啪」地一聲終於魂飛魄散。可惜即使如此也無法消去我內心一點一滴的怒火，因為事情還尚未解決。

在這之後我通知了老師、琪惠的家人關於她昏倒的消息。

雖然這是因為她本身的靈魂受到鬼魂怨氣的影響才會出現的現象，但我並不能將這些真相給說出來。把琪惠送去醫院後則是讓她暫時住院，這也是應急的手段而已。

已經忘記中間不知道過了多久時間，我甚至連吃飯的餘力都沒有。就這樣不知不覺耗掉大部分的時間，且特別漫長又煎熬。

我目前陪著琪惠的父親待在病房，尤其看到她父親心疼的模樣更是讓人難受。

明明我就在旁邊而已——卻什麼也幫不了。

哼！說來慚愧……我這樣到底還算什麼神明……算什麼護法天將！

就連一個人類也無法保護。

不知道已經緊握住女兒的手持續多久的大叔，這時總算才鬆開。

他先是站起身來看向我，接著卻做出令我意外的舉動……是九十度的鞠躬。

「琪惠的同學，真的非常謝謝你幫忙！我真的心都快急死了。」

畢竟為人父親，這也是當然的。

「不，這沒什麼……請你別這樣！」我趕緊扶起大叔，用不著對我低頭。

「我知道你幫了我女兒蠻多事情，其實她變得比以前還開朗許多。有時候回來還會向我討論呢……以前都只會提到叫作澄軒的女孩，現在又多了你的名字……叫信宇對吧？」

「是、是的！原來叔叔你知道我啊……」

我突然變得沒辦法直視大叔的眼睛，原來琪惠也會在私底下談論我……現在的我對她而言算什麼呢？也已經變成重要的人了嗎？

「那麼我就先走一步，時間也不早了。」大叔將外套穿起來，在離開前又向我叮嚀：

「信宇小弟也不要待太久哦……夜深了也要快點回家注意安全。」

「謝謝，路上請小心。」我回道。

我將手機拿出來看了一下時間，居然不知不覺已經快半夜十二點。

雖然很想當個乖學生早點回家，但是——我真正要做的事情還沒有結束。

琪惠會變得如今這個樣子可以說是我導致的，不只是她……就連澄軒也是，我不想再讓身邊的朋友受到任何傷害。

從那個孤魂野鬼口中所聽到的名字也許才是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雖然不知道對方到底是什麼來頭，但我還是得要出面解決。

唉！真麻煩啊……要是這整件事被媽祖大姐頭知道肯定又會臭罵一頓。明明祂只吩咐過我稍微調查就好別太深入，結果搞成這樣。也許明知如此我還是會選擇做下去，見人有難出手相救本來就是天經地義不是嗎？如果還是身為保護眾生的神明那就更不用說。

儘管這次的事件並不在我原本的試煉範圍內——但這是做為神明的義務。

我這時走向病床前，稍微蹲了下來摸著褐髮少女的臉頰，雖然她聽不見我仍然開口：

「等著我琪惠，我一定會解決這次的事件讓你們繼續回歸平凡的生活。」

我大大地吐了一口氣，試圖讓思緒徹底冷靜下來。

現階段該做的就是讓琪惠接受正確的治療方式，對於靈魂受到傷害的狀況，老實說繼續讓她待在醫院根本不會有幫助。而這個方法雖然違反神界條例但還是得做——將琪惠的靈魂拉出來帶去神界。

沒錯，這樣我又會觸犯更嚴重的規定……可是這種時候已經顧不得了。

我先是將自己的靈體給脫離出來，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每個步驟都要小心翼翼才行。

由於我這次脫離出來暫時會有好一段時間不會回去身體裡面，所以要先將我的身體安置在住家才行。雖然醫院距離住家有段距離，但對於能使用瞬間移動神力的我不過小事一樁。

我將自己的身體給扛起來——僅僅過了五秒左右，已經從住家放完身體回到這裡。

接下來就是要將琪惠的靈魂給抽出來……說實話這是我第一次嘗試做這種事。

這都是為了解救她逼不得已。

我將手掌放在褐髮少女的胸口，開始詠唱咒文：

「宿於軀體的一識之魂啊——暫時遠離修行之身——擺脫吧！」

接著，仍然陷入沉睡的少女靈體逐漸漂浮出來。完全脫離肉體之後則是聽見病床旁的儀器所發出「嗶」的聲響——心跳、血壓一切歸零。

這也沒辦法，失去靈魂的軀殼等於死亡狀態，當然會有這種狀況。

為了避免琪惠現階段的狀態被人發現，我也必須在這個部分動手腳才行。

只要在這裡使用神力施展幻覺就可以暫時騙過一般人。

而且只是在這個小病房施加幻覺以我現在的能力可以辦得到，如此一來在別人的眼裡看來這些儀器也會繼續維持正常的數值還有琪惠身體的狀況也是，其實我並不想這樣但眼下只剩下這個方法。

該做的都做了，現在當務之急要先治療琪惠才行。

得先找尋有能力治癒琪惠的神明。

據我所知在廣大無邊的神界之中能夠拯救琪惠的神明就只有一位——藥師如來佛。雖然我這一去有可能伴隨許多風險……畢竟將人類帶往神界這方面來說就算是觸犯大忌，但我還是只剩下繼續做下去的選擇。

「琪惠，再忍耐一下子就好。」

我再次對著懷裡的褐髮少女說道，至少現在明白對我而言她是我最想要守護的對象。

為了她，即便赴湯蹈火我也在所不惜。

*

金碧輝煌的天花板還有壯觀的雕飾點綴整間宮廳，來自左右兩側的亮紅石柱也相當整齊排列，這裡正是位於神界的藥師如來佛所待之處——藥師如來殿。

然而我所要求見的藥師如來佛就正好坐於前方的寶座，祂身上所穿的袈裟散發出無比亮麗的光澤以及本身所擁有的神氣都讓人無法輕易別開視線。

我這時走向前去來到宮廳正中央，以跪拜的姿勢求見眼前的神明。

「小弟為媽祖林默身邊的弟子——護法天將宋信宇，突然前來求見佛祖是因為有急事想求，不知是否願意聽我幾句。」

我仍然不敢抬頭，因為觸犯帶人類上來神界這種大忌其實並沒有什麼可以談的餘地。

基本上這次前來算是不抱任何希望。

接著過一會便聽見來自前方佛祖的回應：

「原來是林默身旁那位年輕弟子啊……我曾聽過你。那麼——帶了個人類女孩的靈魂前來此處是有何用意？」

我不打算拐彎抹角下去，琪惠已經處在危急之中不容許有任何猶豫才對。

「事情是這樣的……這位人類少女是我目前在凡間修行時所認識的人。她的靈魂受到了怨氣所侵蝕，以我的能力實在沒想辦法拯救她，所以才會來懇求佛祖出手相救！」

「嗯……生死有命乃根本道理，如果她無法撐過去也代表注定好。有些事情即使是我們神明也由不得插手，這道理你應該理解吧？何況將人類之魂帶來神界已經觸犯大忌，抱歉我可能無法回應你的請求。」

這種感覺——我究竟多久沒有過了。

如千針扎進胸口的刺痛感還有流下淚水的滋味，我明明叮嚀過自己一旦身為神明就不能流露出感情，沒想到還是無法把持住。

但我不能停下腳步，還是得把所有的想法給說出口。

「拜託！懇求佛祖出手相救……這人類少女會變得如此其實是因為我，都是我去招惹那

些孤魂野鬼才導致身邊的人受到傷害。是我打亂了他們平凡的生活——所以我有這個責任！無論如何我不想再牽扯到他們了……」

我想放聲大哭，讓一切的情緒都爆發出來。

全部都是來自於我……如果自己可以更加穩重點，身邊的人根本就不會發生那些事。但其實更讓我痛恨的是如此無能的自己，結果還是只能依靠別人什麼也做不了。

「唉……」沉默以久的佛祖先是長嘆一口氣，祂這時再次呼喊我：

「抬起頭來吧，還有身體也是，我想再多聽你的想法。」

我慢慢站起身來，第一次面對著佛祖。

就連臉頰上殘留的淚痕我也沒有抹去，被看見也無所謂。

「真是的……好歹也是一名神將，怎麼可以輕易流淚呢！」

佛祖搖了搖頭，又再次嘆起氣來。

我沒有辦法去做任何掩飾，對我而言琪惠就是我現在最想守護的人。不知道何時我那喪失的情感又逐漸回來，在這短暫成為人類的日子裡是身邊的那些人改變了我。

而且——我想不管是誰對於自己珍惜的事物肯定都會拼命去守護吧，在這方面應該沒有人類或是神明的區別，如果因為什麼包袱而無法下定決心那才會讓自己後悔。

然而，佛祖這時則是向我提問：

「帶人類上來神界可是相當嚴重的事情，如果為了救這個人類女孩必須付出一切，最後因此也有可能丟了神明的職位。你的心意有辦法貫徹到這種地步嗎？」

我明白佛祖所說的話，我早料到自己的行為有可能一發不可收拾。

甚至到最後變得一無所有，試煉到現在的努力全白費。

但這種事對我而言根本就不算什麼——無需考慮。

如果連身邊的人都保護不了那我還有什麼資格成為神明？

「嗯，只要能救她怎樣都無所謂……對我來說這也算試煉！連珍惜的事物都無法守護是不可能成為神明的！」

將我的答案一字一句清楚說出來後則換來佛祖短暫的沉默。

原先無奈的模樣漸漸有所轉變。

「真是的……林默的弟子怎麼都專出調皮蛋呢，」只見佛祖這時起身走向我這，祂說：

「把這個女孩交給我吧。」

「為什麼？佛祖大人您願意……」

我甚至連話都沒辦法說完，原以為自己的任性不會被接受，沒想到還是給了我機會。

同時那眼角泛起的淚水又不聽話地流了下來，還真是丟臉。

我將琪惠交給佛祖後只見祂稍微看了看，而且並沒有擺出令我擔憂的表情。

老實說當時那女鬼的叫囂一直讓我處在不安當中，要是到最後琪惠有什麼三長兩短也都是因為我，只要想到有可能失去珍愛之人我的心就像被撕裂一樣痛苦。

並不是因為試煉而選擇愛上的對象——而是我在這段時間用自己真實的情感去確認的。

為了自己所愛、為了她犧牲我的一切又有何關係？我都心甘情願。

然而，沉默一會的佛祖此時也說出令我放下包袱的話語：

「原來如此，孤魂野鬼將怨念這種無形之物藏在這少女的靈魂裡面想慢慢侵蝕掉她，雖然目前還不嚴重但也不能繼續放任不管。總之只是這點程度的損傷就交給我吧，不過需要花點時間才可以讓這人類完全康復。」

「真、真的？這少女……琪惠她還有救嗎！」

「是的，我身為藥師如來之尊怎能打誑語呢。」

太好了……我差點以為自己會失去一切。

「非常謝謝佛祖大人出手相救！小弟宋信宇永遠不會忘記這份恩情……」

「那麼接下來你有什麼打算？聽你的說法似乎是那些孤魂野鬼特意搗亂凡間對吧？」

「是的，這也是我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我點頭回道。

到了現在我才明白，對我而言這些意外也是試煉，都是自己必須去克服。

而且也在無意間也連累身邊的人們……得要好好彌補才行。

賭上我護法天將之名——要把這次的事件給徹底解決。

在離開之前我則是再次向佛祖答謝：

「佛祖大人，那這人類少女就暫時在您這待著，我要親自去了結這次的事件。那些孤魂野鬼的目的就是想擾亂凡間……不只是這位少女還有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所以絕對不能放任不管，而且這些也算是我連累他們所帶來微不足道的彌補。」

對於我在臨走前的這番話，佛祖則是露出與先前略有不同的表情。

「看來你不只會哭而已……剛才總算有了點神明的樣子。」

這算是稱讚嗎？我反而露出苦笑——說穿我還不過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而已。

而我也只是盡自己的力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好了，快去吧……這女孩就先交給我。」

我點了點頭，這才總算轉身準備離開。

根據那個女鬼所說的名字，得先查出伽羅多究竟是什麼來頭才行。

比起自己胡亂瞎猜，我還是找個適當的對象詢問會比較好。

離開藥師如來殿之後我現在要去的是與這裡完全相反的地方——冥界。在那裡有著一位已經斬妖除魔無數且被稱為「驅魔真君」的神明，叫作「鍾馗」。也許祂會知道關於伽羅多的事情。在三百多年前我剛成為護法天將不久也曾拜訪過祂關於斬妖除魔的問題，不知不覺已經是久遠的過去。

老實說這也是我目前唯一可以指望的對象。

我深呼吸了口氣，望向眼前無邊無際的晝夜。

真希望可以快點解決事件平息一切……然後繼續我原本的試煉。

我暫時中斷腦海裡的美好畫面，實際上事情可還沒有解決。

接下來的目的地是位於鍾馗所在的冥界。

為了到達冥界幾乎花了整個晚上的時間，此時晨光已經露臉出來。

只是——當我一進入屬於冥界的範圍之後眼前的景物則是大變。

抬頭仰望不再是藍天白雲而是幽暗的天空，這地方與神界一樣有著建築物與街道還有生活在此處的神明與魂魄，但那無時無刻瀰漫在四周的陰氣還是讓原本不屬於這裡的我感到有點不太舒適。

我加緊腳步，穿越幾條昏暗的路之後終於來到位在城鎮中央的高塔前——這裡便是驅魔真君的住所。

才剛準備進入塔裡面就連「打擾了」的問候語都還沒有說出口，沒想到裡面的主人卻早已知道我的到來。

「還真是稀客啊……這不是信宇老弟嗎？」

身穿紅色的長袍還有一對頂著粗眉毛的炯炯大眼，站在我眼前的這位大哥正是塔裡的主人——鍾馗。

「怎麼我都還沒出聲就知道我來了。」

「哼，你那散發出來的神氣完全與這裡格格不入，有其他地方的神明過來我可是都能馬上感應。」

鍾馗大哥果然還是跟以前一樣相當敏銳。

雖然許久未見很想以老朋友的方式好好敘舊一下，但我這次到來可是有更重要的事。

「對了鍾馗大哥，其實我這次來——」

「先進來再說……」彷彿看出我多麼著急的模樣，鍾馗大哥先打斷了我：

「會大老遠跑過來總不可能是來找我泡茶的吧？」

居然把我給徹底看透，真是可怕的大哥。

我順他的意先進到裡面，在大廳坐了下來。

「好，說吧！你想談什麼？」

既然鍾馗大哥直問了，那我也不多浪費時間。

「是這樣的，你有聽過『伽羅多』這個名子嗎？」

在我話說完的同時只見鍾馗大哥突然臉色轉變，那表情與其說是知曉這名字，倒不如是懼怕比較貼切。

「大哥……你知道對不對！」

「請容我先問一句，你打聽這個名字究竟想做什麼？」

沒想到鍾馗大哥變成反問我。

「其實最近凡間出了點狀況，那個叫伽羅多的傢伙居然使喚一堆孤魂野鬼到處搗亂。而且還傷害了我在做為人類修行時所認識的朋友，所以這次的事件我必須親自解決。」

雖然這是我抱持覺悟的話語，沒想到鍾馗大哥的模樣卻沒有太多變化。

「信宇小弟，我來跟你解釋關於伽羅多的事情。」

果然，鍾馗大哥確實知道這號人物，只是我仍然對一開始祂那表現出懼怕的樣子感到有點疑惑。不過等等也許就會有答案了。

「嗯，請說吧。」

鍾馗大哥先是擺出插手的姿勢，感覺像在回想起久遠的過去一樣。

「伽羅多我不只是知道……我甚至認識祂。祂是已經修練達千年之久的鬼王，擁有的妖力可不是一般神明可以應付的。然而雖然說祂是鬼王，其實在相當久遠之時——伽羅多曾經也是神明。」

說到這，我那原先的思考路線又遭到打亂，沒想到作惡多端的鬼王居然曾經是神明？

看見我一臉訝異的鍾馗大哥先是停頓了一會才又繼續解釋：

「是的……伽羅多曾經也是神明，原本充滿正直之心的祂卻因為經歷某次的事件之後徹底扭曲。祂也跟你一樣為了通過神明的考試下到凡間進行修行，沒想到在與人類的相處過程中逐漸看清人類的缺陷，甚至被他們擁有的心機與自私所害。在那之後伽羅多變得無比厭惡人類，就連自己的內心也逐漸改變……最後祂辭去神明之職離開了神界，不知不覺變得自甘墮落成為現在的惡鬼之王。」

不知道為何我沒辦法說出斥責的話語，原本在這之前我是恨不得想見到那個伽羅多，對祂的所作所為只感到憤怒。

然而得知這段過去卻令我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不管什麼事都有前因後果……因為失去對這個世界的信任才導致那個伽羅多變得如此。

可是這也不能成為憐憫祂的任何藉口，我還是沒辦法原諒祂。

見我沉默不語的鍾馗大哥這時又向我提出了問題。

「那麼信宇小弟，聽完這則故事後你有什麼想法呢？」

「我很同情那個伽羅多的遭遇，但是這仍然不能成為祂如今所作所為的理由。曾經也是人類的我自從當上神將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逐漸變得以神明的眼光來看，我也開始理解人類確實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那不能代表全部的人都是如此。其實不光是人類就連神明也是……沒有什麼是完美的，也許那個伽羅多只是比較不走運罷了，至少我遇到的人都是我認為值得認真對待的。在這段修行的日子裡反而是那些人漸漸改變了我，甚至讓我找回曾經做為人類失去的情感。」

對於我的回答，鍾馗大哥雖然表現出贊同的樣子，但卻感覺到祂還有疑問。

「信宇小弟，所以你還是打算去找伽羅多嗎？」

這是當然的，應該說得知這段故事後我更應該去才對。

我必須讓那個鬼王知道自己的無知，確實祂的遭遇很較人同情，但是說白一點只是祂無法堅持住忍受痛苦而已。

我加重音量，以堅定的語氣回應：

「嗯，我必須去找祂才行！我要讓祂知道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造成多少人不幸！就算祂

有那樣的過去也不應該將自己的痛苦栽在不相干的人上面。」

這時鍾馗大哥反而露出苦惱的表情。

「這樣啊……但我並不希望你去。」

「為什麼？」

「伽羅多可不是個會乖乖聽你說道理的傢伙。而且做為鬼王的祂法力高強，僅僅修練三百多年成為的神將的你跟祂可是有一段懸殊的落差……你最好還是放棄吧！」

原來是在擔心這種事情嗎？也許真的如鍾馗大哥所說吧……可是唯獨這次我不能退縮，不只是要對我身邊的人負責，我更想讓那個執迷不悟的伽羅多徹底清醒！

接著我不再回應，只是搖了搖頭以眼神向鍾馗大哥示意。

我宋信宇已經是心意已決不管誰都不能阻止。

這時，鍾馗大哥似乎明白多餘的勸說也是白費工夫，祂先嘆了口氣才說：

「果然還是這樣嗎……沒辦法了。」大哥接著起身往牆邊的木櫃那裡走去。

如果仔細一看可以發現那個櫃子裡面所放的全是法器，還真是讓人看了嘆為觀止。

不過這種時候鍾馗大哥到底想要做什麼我還搞不清楚。

只見祂打開櫃子先左看右看，沒多久挑了一個法器直接往我這裡扔過來。

接到手之後我才發現這是一個八卦手鏡。

「大哥，這個是……？」

「那是我收藏的法器之一，名為『引領鏡』。雖然這裡是冥界但伽羅多跟那幫孤魂野鬼並不會待在這裡，畢竟這裡還有其他神明以及我坐鎮。祂們所待的地方叫作『無界』，是介於神界與冥界之間的夾縫世界，且跟神界、冥界、凡間三方世界完全互不干涉的特別空間。只要用那個鏡子就可以找出通往那個地方的入口，這是我目前唯一可以幫上你的。」

無界嗎……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那種地方。不過既然可以找到進去的方法那就好辦事了。

我這時起身也向鍾馗大哥點頭致謝。

「大哥，謝謝你的幫忙，我會平安回來的。」

鍾馗大哥皺起眉頭，感覺對於我的打算並沒有太多支持，不過最後還是對我表示祝福：

「嗯，等你的好消息。」

引領鏡的神力從我開始握住之後就源源不絕傳來身上，照鍾馗大哥所說的這面鏡可以找出通往無界的入口。

我離開城鎮之後則是飛往西邊的方向直行，雖然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手中的鏡子變得越來越暴動不安，那傳來的震動已經快令我無法好好握住它。

這時也已經離開城鎮有一段距離，眼前只剩下一片寂靜的荒土。

沒多久——手中引領鏡的震動來到前所未有的，接著就在我前方不遠出現了異樣的情況。

像是空間整個扭曲被「撐開」的感覺，確實出現了類似入口的地方。

「還、還真是厲害的法器啊……」

我不得不讚嘆這個好東西，替我省下不少時間。

不再有半點猶豫，我此時直接朝著入口飛了進去。

才剛進到這無比狹窄有如隧道般的空間，我整個人像是被吸了進去似的。即使想奮力抵抗也完全沒有用。只能被突來的那股力量隨意搬弄直到結束為止。

終於，結束這天旋地轉的感覺之後映入我眼簾的又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腳下所踩的以及眼前所見的是一望無際的焦黑沙漠，而這裡的天空又與冥界不一樣，不完全是無盡的黑暗……而是黑白交錯的怪異天色。不知為何身處在這裡的感覺令我顫抖起來，跟冥界完全不同讓人難以置信。

名為無界的世界……那個伽羅多居然待在這種地方。

我拍了拍自己的臉頰，這個時候可由不得我停下腳步。還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去做，還有我珍惜的人在等待著！

就在我試著努力克服這股壓力準備踏出腳步之時，突來的狀況讓我反應不及。

「呃呃呃呃呃——！」

來自沙丘裡頭的腐朽之手抓住了我的腳，沒多久出現在我腳下的是發出哀號聲的腐爛屍體。

不過會出現在這個地方的終究還是孤魂野鬼吧……只是與我先前看到的完全不同，那散發出來的是無比深淵令人無法喘息的陰氣，也許這個無界恐怕都是由這些無盡的仇恨與孤獨所構成的悲哀世界。

「混蛋，放開我！」

居然糾纏到如此程度，我幾乎使出全力才將這腐朽之身給徹底甩開。

而這時候被我甩到一邊的祂似乎不打算善罷甘休，擺好架勢後又繼續朝向我這裡衝過來。我先是往後退了幾步，將手擺向正前方，開始詠唱咒文：

「圍繞在我身旁的戰將之風——請為我掃除眼前的一切！」

隨著咒文詠唱結束，一陣強風立刻在我的四周颳起，而眼前那腐朽之軀則是受到強風的風壓整個人被大卸八塊。

原以為狀況終於順利平息卻不是如此，我的腳下……應該說這周圍整片沙丘突然有了動靜。就在我發楞的下一秒——無數的腐朽之手突然從沙子裡面鑽了出來。

是我失算，看來此地不宜久留。

雖然我才剛有逃走的打算但數不清的腐朽屍人大軍已經朝向我這裡圍過來。

我握緊拳頭先是將率先襲向我的其中一位屍人賞了一拳便倒地不起，雖然祂們相當脆弱沒有錯，但這個數量要全部解決實在有點困難。

將幾個離我較近的屍人打趴之後我則是趕緊撤離這塊沙丘，地面不安全那就只好改到空中。我依然往正前方的方向筆直飛行，至少先離開此地才是上策。

飛到一定的高度後才發現其實這片沙地也並非是一望無際，就在前方有著一座看似範圍極為廣大的森林。雖然我還沒辦法得知伽羅多的所在位置，不過目前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花了點時間我才總算來到這座依然令我感到不適的黑森林，果然這裡也是個陰森之地。就在進入森林之前我決定停止飛行改以步行的方式。

想不到才剛離開那片荒漠不久，結果來到這裡又有盛大的歡迎會。

本來想說能盡量避開一些不必要的交手，在這森林之路上出現的鬼魂數量完全不比剛才少。但現在可不是應付這些傢伙的時候，我必須趕緊見到伽羅多才行。

「我可沒那個時間跟你們耗！」

我則是壓低了身體重心，再次詠唱咒文：

「護天之將——騰雲飛腳。」

接著，詠唱咒文結束的下一秒——我將置於後方的右腳往地面一踢衝向前方，這是經過神力加持的雙腳，就憑那些孤魂野鬼可追不上我的速度。此時我迅速鑽過、躲過、繞過阻擋在前方的所有鬼怪，儘管已經擺脫掉牠們我還是趁著這股氣勢使勁往前面跑，用沒多少時間已經來到森林的深處。

確認沒有追兵冒出來之後我則繼續原本放慢的速度走。

原先從寬廣的森林之路突然變得成了狹窄的小徑，然而繼續朝前面走沒過多久總算來到不同的地方，狹窄的小路瞬間變成極為寬敞的大空地。

看樣子已經出了森林，而在我眼前的是已經不是之前的荒漠，而是極為寬廣的大草原。

可是真正吸引我目光的步不是這塊地——那站立於草原裡的身影，彷彿散發出一股就是我要尋找的對象所擁有的氣息。

我想也是，因為牠所帶來的壓迫感是我前所未見的。

而且總覺得就是已經擺明知道有客人上門才會前來迎接。

我吞了吞口水，打算先嘗試喊出那個名字。

「伽羅多……」

牠沒有回應但卻朝向我這裡走來，隨著距離不斷拉近我才終於能清楚看見牠的面貌。

「哼，我就知道你會過來，一直阻礙我們的神明就是你吧？」

有著一頭蒼白的長髮，還有那彷彿看穿世間萬物的赤紅雙眼的男子，但真正令我無法置信的還是那無比巨大的陰氣。

我的怒火一時之間衝了上來，有好多話想對這個傢伙說——想讓牠徹底清醒。

「為什麼要搗亂凡間還有傷害我身邊的朋友！你的所作所為根本就不應該！」

「不應該？」伽羅多似乎不把我的斥責放在眼裡，依然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說道：

「你理解我什麼嗎？你有我看的多嗎？我這雙眼早已把這世間的善惡徹底看透，正因為如此才感到絕望。」

牠這口氣只是讓我更加按耐不住。

「嗯……你的事我已經打聽過了。曾經身為神明的你居然會墮落到如此地步，就算你曾經遭遇那種不幸！就算你遇到的人類傷害了你！也用不著把所有責任都推給全部的人！你只是無法承受痛苦成長罷了……其實人類沒有你想得那麼險惡。」

「所以我說你到底又懂些什麼——！正因為我遭受過那種痛苦才會理解，曾為神明的我總是替人著想，甚至時常不顧神界規定幫助人類……然而我得到的是什麼？沒有半點回報反而遭受傷害！」

伽羅多嘶吼著嗓門，就像想把我的話給全盤否定一樣。

但事實不就是如此嗎？因為這些而傷害其他人搗亂凡間，我果然還是不能原諒祂所做那些。

「所以這樣就可以傷及無辜的人還有搗亂凡間嗎？沒想到你這種傢伙居然曾經是神明，我只要想到就覺得可笑！」

「閉嘴。」

剎那間——原本在前方的身影突然消失不見，等我意識到的時候已經來到我的面前，就這樣我的腹部被狠狠賞了一記踢擊還飛了好一段距離。

我趕緊撐起身體站直，區區一個踢擊還不置於讓我這個神將倒地不起。

我還不能放棄，得要繼續反駁祂那滿是錯誤的道理。

「難道我有說錯嗎？你的所作所為只是因為自己的無知才導致的。還因此傷害了我身邊的朋友……我可不打算原諒你！」

「哼哈哈哈哈哈哈——！那倒無所謂！你無法原諒我？反正我也早就打算將前來這裡的你置於死地，像你這種見識淺薄又自大的神明我最看不順眼啦！等到你也有我那種經歷之後再來跟我說大道理吧！」

語畢，就在伽羅多說完最後宣言之後——那熟悉的景象再次出現在我眼前。

跟剛才在沙漠時看到的情況一模一樣，無數的腐朽之手這時從地面裡面伸出來，沒多久腐朽屍人的大軍塞滿這整片草原。

這下可好了……就算要逃恐怕也沒轍。

「你就在這群腐朽大軍面前凋零吧……自大的神將。」

前後左右完全被包圍……又身處在敵人的地盤。這還是自從我當上神將後第一次遇到如此窘境。

「圍繞在我身旁的戰將之風——掃除眼前的一切吧！」

我再次詠唱咒文——巨大的旋風這時在四周開始颳起，掃除了周圍大半的腐朽屍人。但是那不停從地底冒出來的屍人馬上又遞增回來，不管擊退多少次還是一樣。

然而不只是腐屍而已，還聚集了其他的鬼魂到來。

沒想到有這麼多鬼魂聽從伽羅多的話……祂想推翻凡間還有神界的想法看來並非兒戲，如果真的放置不管實在不太妙。

先是腐屍大軍接著連那些孤魂野鬼也紛紛向我進攻過來，敵人的數量瞬間大增。

這樣根本沒完沒了，正所謂「擒賊先擒王」，還是一鼓作氣將伽羅多給打倒比較快。我這時決定無視所有撲向我的鬼怪，直接衝向位在這批大軍最後方的伽羅多飛去。

瞬間來到伽羅多的正面後我沒有任何猶豫趕緊出招——再次使出風之咒語。

強大的旋風立刻颳起，然而伽羅多卻絲毫沒有影響……祂甚至從那股強風中成功掙扎出來。眼前這位惡鬼之王果然不簡單，但是我可也沒那麼容易屈服。

我擺好架勢繼續詠唱咒文：

「呼風喚雨——為我——」

「太慢了！」

先是我的腹部再次遭到重擊接著則是被挨了連續好幾下拳打腳踢，我想試圖重新詠唱咒文卻又馬上被伽羅多給打斷，然而即使我也想同樣用拳頭跟祂對質卻也無法抗衡。

用來制服妖魔鬼怪的神將拳術對眼前這惡鬼之王絲毫沒有任何用處，即便已經設定好的招數也被祂瓦解甚至遭到反擊。

雖然很不甘心——但我確實輸人一截。

正當伽羅多主動退開想保持距離，以為得救的我卻不是如此。

祂張嘴一吐——黑色的火焰如惡狼般朝向我這裡咆嘯過來，而我就連抵擋的反應也來不及。只能被這黑色火焰任由它無盡折磨，唯一可以抵擋的就只有我目前身穿的黃金戰甲能勉強撐住，但終究還是造成我不小傷害。

我幾乎失去反擊的力氣，然而在掉落到地面的同時來自底下則出現了無數的荊棘，沒多久無數的荊棘之藤將我的身體徹底纏繞住。當我越是想要出力掙脫那身上的荊棘就纏繞得越緊，結果最後完全動彈不得。

即便我的怒火尚未平息，依然想教訓眼前這可惡的惡鬼之王，但已經是力不從心。就連反抗的餘力也沒有，只能等著被宰割。

確認我已毫無招架之力後的伽羅多這時才總算走近。

「哼，到最後只是一個說大話的神將而已……聽說你也是在凡間修行準備升格為正式神明是吧？如果今天是你遇到我那種事還有辦法說出那些話嗎！」

我確實沒想過這個問題，因為我遇到的人們都是值得我善待的。

「本來就沒有什麼是完美的不是嗎？也許只是你當初比較不走運遇到那樣的人類，可是那並不能代表所有人都是如此……更要說的話就是你自己無法克服而已，我的答案不變。」

對於我這同樣的勸說伽羅多依然擺出厭惡的模樣。

我可以明白無論再說什麼眼前這惡鬼之王也不會聽下去，既然如此——

「要殺便殺！我可是有神明的尊嚴！」

我的怒吼依然讓伽羅多不為所動。

祂還是相當從容的語氣像我回道：

「哼，別擔心啦……我可不打算那麼早讓你死。既然你對於自己的想法那麼堅定又有自信，那我就徹底打擊你、動搖你的決心看看！」

就在我還沒有明白伽羅多話中的意思，祂這時更加走近到我這裡，同時還帶著幾名鬼從一起過來。只見伽羅多做了令我不解的動作，祂將手放在其中一位鬼魂的頭上彷彿從裡面抽出什麼東西似的。

那是有著液狀的黑色黏稠物，可以清楚看見是從那鬼魂裡面取出來的。

見我一臉不明白的伽羅多這時才總算解釋：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我就來解釋一下好了。在這裡的孤魂野鬼都是充滿仇恨且無法放下包袱投胎的傢伙……而這個黑色的黏稠物就是記憶。裡面都是這些傢伙當初在世還是身為人類的時候所留下來的痛苦記憶！各式各樣的人生——有的是從小就活在家暴陰影下的人，還有為了愛情而無法看開自殺的人……對我而言所謂的人類就是不完美且悲哀的存在，這是永遠不變的道理，因此我要摧毀他們。你就親自體會看看那些悲慘人生的記憶吧！」

一解釋完的伽羅多就將手中的黏稠物拋向我，接著就在黏稠物碰觸到我的瞬間——我親眼看見它進入我的胸口。

沒多久，我的眼前瞬間出現了陌生的畫面……似乎是這個記憶的主人生前的景象，他因為遭受被愛人背叛的滋味所以想不開選擇自殺。

我這才反應過來——居然會如此真實，以這個記憶的主人他的視角不停重複上演。

「住手！不要讓我看這種東西啊啊啊啊啊啊——！」

我有預感會被這個給逼瘋，這些畫面完全無法停下來，就連我閉上雙眼的時候也一樣看得見。先是跟情人爭執分手……然後最後想不開跳樓自殺，每重複一次我的腦門就有如遭受衝擊般的打擊。

「哼，怎麼樣？人類就是愚蠢的生物……正因為情感過於強烈才會如此悲哀。」

伽羅多所說的話再次否定我先前的反駁，也許那正是人類的缺點——但這也同時是他們的強大之處，我好想讓伽羅多明白人類並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樣。

「接著你就繼續體會看看其他人類的愚蠢吧！」

這時候我眼前的畫面又出現了其他人的記憶。有受家暴虐待而死的人、還有多數因為經不起挫折而自殺的人……千百種人的記憶不斷在我腦海裡亂竄——在我眼前呈現。

「可惡，給我看這些又能改變什麼——！」

我使勁地怒吼——依然無法理解伽羅多扭曲成這種地步的原因。

也許他說得對，正因為我在試煉上遇到的都是值得我信任的人類所以才順遂。然而曾經無止盡幫助人類同為神明的祂會墮落至此最後也是因為人類，說來還真諷刺。

能感覺到我眼角裡某種濕熱的東西流了出來——又是眼淚。

至於現在因為想讓我理解人類的悲哀所以才這麼做，伽羅多想要徹底否定我相信人類這件事，這就是祂的目的。

可是——我還是不能退縮與屈服，就算我沒有像祂那樣的遭遇……可是也要讓祂理解去信任別人這件事到底有多麼重要。

「看吧！人類本身就是卑劣的存在，有愛就會衍生出仇恨……就像我所遭遇的一樣。為

什麼會有神明與人類的分別呢？就是因為他們是不完美的存在！你還不了解嗎？」

我「哼」地一聲不小心笑了出來，伽羅多的論點實在過於可笑。

「有什麼好笑的？」

「難道……我們神明就很完美嗎？」

「給我閉嘴！至少比起那些人類來說好多了！你就給我繼續體會那些人類的記憶直到崩潰為止吧！」

看著伽羅多那帶有銳利眼神以及整張臉部扭曲的憤怒，我可以了解已經多說無益。

果然惡鬼之王最後還是放棄交談，

「啊啊啊啊啊啊——！」

無數的悲慘記憶此時又再次佔據我的腦海，但是我不會就此倒下的！即便如此我對人類的看法還是不會改變……就像那相信我的褐髮少女一樣。

對了，還有人在等著我回去呢。

沒想到我居然落到現在這種地步。

琪惠、媽祖大姐頭……我恐怕是回不去了，原本想風光回去當個拯救凡間的大英雄看來是不太可能。

唉！還有好多事沒有做完，到最後神明也沒做成……還是沒跟琪惠談戀愛修成正果。而且也沒跟好不容易認識的大家道別……琪惠和澄軒還是沒能和好，真的還有好多事情我都還沒有做。

我的意識幾乎快要麻痺，眼前那些無止盡的記憶畫面彷彿也變得無所謂了。

到最後我還是感到懊悔，如果能自己有能力一點可以阻止伽羅多就好了……這樣凡間的大家都能平安無事。

結果不管是以神明的身分還是試煉當中做為人類的時候……我好像都不夠稱職。

我選擇將雙眼闔上——繼續任由自己被惡鬼之王宰割。

* * *

才剛睜開雙眼的褐髮少女意識還有些模糊不清。

對她而言之前就像是做了很長的夢一樣，已經不太記得發生過什麼。

不過——除了零散的記憶令人懊惱之外更讓她感到訝異的是目前自己的所在之處，天花板的壯觀雕飾以及四周寬廣的大廳不禁讓她看呆了眼，這裡難道是有錢人家的住所嗎？

她從出生到現在可沒看過這種地方。

「這裡是……？」

褐髮少女這時將身體給坐正起來，正當她才想準備起身——

「終於醒了啊……人類女孩。」

少女趕緊將頭轉向那聲音的出處，一位有著紫色長髮身穿袈裟的女性正坐於寶座。

不知為何少女總感覺眼前這位女性散發出一種難以形容的氣息，但並非陌生……感覺跟某個神將少年所散發出來是一樣的。

少女想了想，與其自己胡亂猜測還是主動提問比較好。

「請問這裡是什麼地方，還有妳是……？」

「我名為藥師琉璃光如來，世俗簡稱我為——藥師佛。」

「……………」

——蛤！？什麼……

——我應該沒有在做夢吧？

這是褐髮少女目前唯一的想法，她甚至反覆捏了幾次臉頰才決定向眼前的女性問道：

「所以這裡是……？」

「是的，這裡是神界。跟女孩妳原本所待的世界並不一樣。」

——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等等……神界？如果這是真的……會帶我來這裡的就只有祂有可能！

然而，少女這時才想起一個關鍵人物——某位神將少年。

「對了！那麼是誰把我帶過來這裡的呢？是……信宇嗎？」

此時只見女性點點頭。

「正是。女孩可否先報上自己的名字呢？」

「我叫文琪惠。請問妳……不——藥師佛，可以告訴我究竟發生什麼事嗎？」

雖然仍有一些在昏迷過去之前的片段記憶，但琪惠還是無法想起大多的事情。

只見眼前的藥師佛這時搔了搔頭，似乎在想要如何向她解釋。

「嗯……簡單來說就是信宇小弟救了妳。妳因為被孤魂野鬼所纏上導致靈魂受創，所以他才會把妳帶上來神界——即使不顧規定他也沒關係。總之我也治好妳了，暫時無大礙。」

——這樣啊……我又被信宇幫忙了是嗎？

頓時，來自深處某個被遺忘的記憶突然浮現出來。

好像是在不久之前……自己曾經對重要的朋友說出令人中傷的話語——從自己口中親口說出來。

——我記得我好像跟信宇還有澄軒在公園不知道談了什麼？

——等等，為何我會說那些話呢？為什麼我會對澄軒……

遺失的記憶片段逐漸找了回來，然而這也讓琪惠開始受盡折磨。為什麼自己會說出那些話，她完全沒有頭緒。

一看見情緒不穩定的琪惠，藥師佛也感到疑惑。

「人類女孩妳怎麼了？雖然身體康復但情緒似乎不太好。」

「抱歉……我有點忘記自己昏迷之前的記憶，我似乎做了傷害朋友的事情。也不知道為

何會變成這樣！有點混亂啊……」

面對琪惠的抱怨藥師佛則是嘆了口氣。

「雖然我不太清楚緣由，不過那這之前妳都是處於被孤魂野鬼附身無意識的狀態，無論如何都不是真正的自己。而信宇小弟也是為了此事才前來的。」

——對了，信宇呢？他現在在哪裡！

琪惠連忙站起身，雖然還有些無力但還是硬是把身體撐了起來。

「請問信宇現在究竟在哪？為什麼帶我來之後就不見了。」

「我剛也說了，信宇小弟為了阻止那些搗亂凡間的孤魂野鬼親自去找祂們談判。」

「談判？」

「是的，信宇小弟似乎很自責因為自己的關係連累了身為人類的你們。說這次一定要解決事件讓你們恢復平靜的生活，這是祂最後留下來的話。」

——為什麼……信宇要為了我們做到這種地步。

——祂的任務不是只要談戀愛修成正果就算完成了嗎？怎麼還盡做這些勉強的事呢！

正當褐髮少女還沒能理解，來自她身上卻突然有了什麼動靜。

「這是……？」

琪惠完全不知道自己何時有掛戴這麼一條項鍊在脖子上。

雖然是初次看到這條項鍊，不過上面的飾品卻又令琪惠有點似曾相識。

——這個東西好像在哪裡看過……哦，對了！

是信宇——祂之前曾拿過這樣的武器，好像叫作方天戟的樣子。

琪惠這才總算回想起來。

但是琪惠不解的是項鍊為何會出現在她的脖子上？這東西感覺應該是屬於信宇的才對。

而且那項鍊所傳來的異常震動也讓琪惠感到困惑，究竟是什麼情況。

同樣察覺到問題的藥師佛也起身走近到琪惠的身旁看了看，祂似乎有點眉目。

「人類女孩……這個東西應該不是屬於妳的才對。這是……信宇小弟的東西啊，而且是很重要的。為何會在妳這呢？」

突來的問題丟出來也讓琪惠沒辦法回應。

「我也不知道，是說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琪惠不太明白藥師佛所表現出擔憂的模樣是基於什麼，看來與這個項鍊有所關係。

「鎖在這條項鍊裡面的是方天戟——也就是信宇小弟所擁有的神器。同時也是祂的神靈護體……算是一種保護我們神明的東西。基本上每個神明都有屬於自己的神靈護體且不能輕易讓它離身，沒想到信宇小弟居然把如此重要的東西給了妳……雖然祂會這麼做應該是為了要保護妳，但這種做法太衝動了！真是難以置信啊。」

不知為何，不安的預感這時又湧上少女的心頭。

——就為了保護我……把這麼重要的東西給我？

——而且如果這是很重要的東西那現在不在祂身上有沒有問題啊！

琪惠不安的情緒越來越高漲，她趕緊求問眼前的藥師佛：

「對了，既然這個東西那麼重要，那信宇給我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嗎？我真的越來越擔心了……就這樣突然不見，我好想趕快見到祂！」

對於人類少女的疑問，這個時候藥師佛卻又說出令她更加擔憂的揣測：

「該怎麼說呢，神靈護體一旦離開身邊，主人自然就會失去大半的神力……這種情況就是神明本身最脆弱的時候，所以我也不能擔保信宇小弟會平安無事。」

「不會吧……那該怎麼辦！我真的很怕信宇會發生事情！」

琪惠甚至想趕緊離開這裡，一想到如果那位神將少年真的有什麼危險該如何是好。從一開始到現在已經為了她做太多的事情，對琪惠而言信宇已經是她無法輕易別開視線西當重要的人。

看見變得混亂起來的琪惠，藥師佛則是先安撫她起來。

「人類少女先冷靜點……妳在這擔心也於事無補。而且自願去找那些鬼談判也是信宇小弟自己的意思，所以我當初才沒有阻止。」

「拜託了！我想去見信宇……我想去幫助祂！雖然我不是很清楚整件事的經過……但至少知道祂有危險我可不想坐以待斃！」

區區一個人類居然會有如此的執著，而且對方還是認識不久且跟自己有著天差地別的神明身分。藥師佛這時覺得自己開了眼界，同時祂也能感受得到這人類女孩所散發出來的情感相當真實絕非虛偽。

「真是讓我吃驚啊。妳一個人類女孩居然會有這樣的執著，明明才相識不久而且還是跟妳截然不同的身分——人類與神明的差別，但妳卻有這麼堅決的意念。」

琪惠沒有多想，她只知道信宇在做為朋友這個部份總是幫助自己許多，還有愛上個性如此不好的自己……明明曾經的琪惠就連自己也厭惡，但卻還是被信宇接受了。

「很簡單，因為信宇是我的朋友——更是我喜歡且相當重要的人。這跟我是人類或者祂是神明什麼的並沒有關係，我只想盡自己所能幫助祂而已。」

對於這個答案，藥師佛看來也不打算追問。

「信宇老弟是擁有正直之心的神將這點無庸置疑，老實說我也不希望神界失去這麼有為的神明，但是即使我想幫助祂也心有餘力而不足。」

「為什麼？」

琪惠才剛提出疑問沒多久，藥師佛也趕緊繼續解釋：

「我並非驍勇善戰的武神明，所以這個部分我沒有辦法幫到忙。但是——」

藥師佛停頓了半晌，又說下去：

「其實還可以請求各方神明的協助，這會比較妥當。」

只見藥師佛這時大喊道——

「金雀！」

隨著一聲呼喊，一隻散發著金光的小麻雀就這樣出現在琪惠的眼前。

「嗶嗶！藥師如來大人，請吩咐！」

「帶著這位人類女孩去見信宇老弟的師父——媽祖林默。」

那話語中提到的名字令琪惠這時睜大雙眼。

這麼說起來琪惠也有些印象，信宇曾提過自己是媽祖的弟子。

弟子有難所以由師父來相救嗎？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看來事情還沒到絕望的地步，琪惠吐了口氣暫時先冷靜下來。

「謝謝藥師佛大人！」琪惠以九十度點頭道謝。

藥師佛這時將手指向大廳旁的側門，祂說：

「妳就跟著這隻金雀往那扇門走去，只要一直往前走跟緊金雀到最後就會抵達媽祖林默的大殿。」

「我知道了，再次謝謝您。」

琪惠緊握住胸口的項鍊，再次告訴自己這次必須輪到她來拯救那位神將少年。

總是成為被幫助的一方，至少這次她要靠自己付出心力回報。

* * *

我還活著嗎？

不知道已經過了多久……那侵入到腦海裡的畫面早已令我發麻。

到了現在我仍然無法改變什麼，就連反駁——喉嚨想發出個聲音都已經辦不到。

可是我還是不會放棄，只要找到機會……找到眼前這惡鬼之王的空隙我就會使勁全力拼命反抗。

對於祂憎恨人類的論調還有那極致扭曲的看法——我宋信宇寧死也不會認同。

「意志力還真是堅強啊……我承認你這個神將還挺有骨氣的。」

我實在不想被這個傢伙給稱讚，可惜現在連反駁的力氣沒有了。

我依然嘗試發出聲音，就算只有一點點也好。

「……你、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面對我的提問，原本在我面前一直不停徘徊的惡鬼之王伽羅多這時停下腳步。

「我的目的嗎？其實很簡單……就是報仇。向那個徹底傷害且令我失望的凡間給點顏色瞧瞧，透過我們這種無形的存在來影響人類並從他們的情感開始下手，這點實在太容易了。」

真可悲，結果最後我的勸說還是沒能打醒祂。

「說了那麼多……到頭來你還是無法理解我的話。」

才剛勉強將這句話從口中送出去，這時我又感覺到束縛自己的荊棘之藤更加用力——衍

佛想將我置於死地。

「真是愚蠢，我看不懂的人是你才對！你就是因為過著太舒適的日子才沒辦法理解我的痛苦，等著吧……再過一些時辰我就會讓你的想法徹底改變！」

可惡！好不甘心——我果然還是好不甘心，最後還是沒能夠改變祂。

其實更讓我難受的是也無法阻止祂。

如此痛苦的無限輪迴究竟要持續到何時？我甚至已經抱持好受死的覺悟，然而眼前這個傢伙卻以折磨我為樂，滿腦子只想著那無意義的復仇。

如果自己可以更有能力的話也許就不會導致眼前這個狀況。

結果還是沒辦法保護琪惠、保護身邊的人……好不容易讓我重新喜歡上的世界——凡間如今也無法守護。

夠了，我選擇放棄——如今怎麼樣都無所謂了。

我再次放棄掙扎，繼續讓自己如死人一般等待祂給我的處決。

* * *

狹窄的通道以及左右兩側的是無數的窗戶排列至最底，這看似普通走道的地方卻是在神界中來往各方神明所在之處的唯一道路。

褐髮少女邊奔跑的同時手中依然緊握住那神將少年留給她的東西。

她明白自己虧欠信宇很多，尤其是對於祂的心意這方面。明明清楚內心那情感卻因為猶豫不決而連累了別人。不管是信宇還是澄軒……以及身邊關心她的人。

如果這次的事件順利解決——要是還有那個機會她想親口將心意傳達給那位神將少年。

然而，琪惠也告訴自己絕不是因為要順應信宇的試煉結果才這麼做，而是為了自己那份真實的情感才選擇說出口。

「嗶嗶！人類女孩，我們快到了！」

「好、好的！」

就在金雀提醒完不久，琪惠已經可以看見近在不遠的門——前面正是通道的盡頭。

位於盡頭的是一扇白色的紙門，褐髮少女拉開的同時則是散發了耀眼的光芒，沒多久隨著光芒逐漸消退後映入她眼簾的是同樣不輸藥師佛之殿的壯觀宮廳。

這裡便是媽祖林默位於神界的所在之處——天上聖母殿。

不只是壯觀，就連大小也是讓人嘆為觀止。

琪惠一時變得不知道該從何走起比較好。

「我們現在該往哪走好呢？」

嘗試問了身旁指引她來的金雀之後，只見金雀先是飛到前頭接著左看右看了一會。

「嗶嗶！這邊來！跟我走！嗶嗶！」

透過金雀的帶路琪惠則是往前直走，逐漸離開這條像是走廊的地方。就在走到盡頭的同時也是剛好接到別的區域，這裡看起來極為寬敞似乎正好到達了大廳的位置。

此時——突然一聲帶有威嚴語氣的質問立刻讓褐髮少女打顫了起來。

「來者何人，居然不告知老娘一聲就闖入本宮！」

雖然驚慌了一下，但琪惠還是看向位於正廳方向的主人。祂頭戴高帽有著一頭黑長髮且身穿龍袍，以主人之姿正坐在寶座之上。看來就是琪惠所要找尋的對象——媽祖。

——應該就是祂沒錯了……信宇的師父。

這個時候就在琪惠走上前還尚未開口，位於寶座上的主人卻語出驚人讓她意想不到。

「等等……妳、妳不是信宇在凡間認識的女孩子嗎！？怎麼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真是難以置信，琪惠沒想到眼前的媽祖大人居然會知道她？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那個……為什麼媽祖大人知道我呢？」

媽祖回道：

「我之前有在凡間看過妳幾次……倒是我比較想知道妳為何會來這裡？妳可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嗎？神界可不是凡人可以隨意踏入的！一定是信宇那個渾小子……」

一說到這個琪惠也趕緊解釋，現在真的事態緊急。

「抱歉！請媽祖大人先聽我說幾句話……我是來請您救救信宇的！」

「救祂？」媽祖反而皺起眉頭，祂這時則說：

「這是怎麼回事？信宇那小子闖了什麼禍不成？」

琪惠搖搖頭趕緊說明：

「不是那樣的！雖然我也不是很清楚整個經過，只知道信宇為了阻止孤魂野鬼不要在搗亂凡間而去找了祂們談判！」

解釋完的琪惠這時還拿出神將少年留下來的東西給了媽祖看。

「還有這個……似乎是信宇的東西對吧？我很擔心祂現在出了事情。」

一看見褐髮少女手中的物品只見媽祖將雙眼瞪的大又大，祂一看就知道那是信宇的神靈護體。雖然大概知道信宇會留給琪惠的原因就是想保護她，但這種做法還是太衝動。

「那個笨蛋……居然把跟自己性命一樣重要的東西給妳。」

媽祖扶額地嘆了口氣，露出像是已經被這傻弟子惹過多少次麻煩的表情。

「拜託了！請媽祖大人救救信宇吧……我真的好擔心祂！」

「真是的……就跟祂說過這件事不要追查太深入，」媽祖雙手一攤，這時繼續說：

「人類女孩妳不用急，怎麼說信宇也是我的弟子，當然會救祂……」

雖然這麼說，但媽祖畢竟沒有多追問信宇關於這次事件的消息。

「不過信宇祂究竟去了哪我實在不清楚，祂基本上沒有跟我說太多。」

媽祖一時也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正當媽祖還處在思索當中，來自宮廳外又有動靜。

一名小金童這時突然冒了出來向媽祖稟告：

「姐姐！有幾位訪客突然前來拜訪，說有急事！」

突然被打斷的媽祖還有琪惠都顯得不是很愉悅，畢竟這邊的情況也相當緊急。

「唉……是有什麼急事？有誰來了呢？」媽祖不耐煩地問道。

看見如此無奈的媽祖，小金童也只能苦笑，祂趕緊回答：

「報告姐姐！有關公大人、哪吒大人還有鍾馗大人，以上三位到來。」

正當小金童才剛報告完，率先進來的則是關公，而媽祖也趕緊出聲：

「等等！關大哥你們突然過來到底有什麼事啊！我現在有麻煩要解決。」

顯然關公完全不理會媽祖的話，祂同樣以著急的語氣解釋起來：

「哎呀！有我們這邊急嗎？這件事可是攸關妳弟子的安危啊！」

「我這邊也是啊！我要救我的弟……等等！你剛剛說攸關我的弟子？」

說到這邊，不只是媽祖就連琪惠也傻了。

「難道你們也知道我弟子信宇的事情嗎？」

正當媽祖提問不久，來自外頭的兩位客人也上前來。

「讓我來說明吧。是我找大家來的……」

打算負責解釋的是鍾馗。

「這次的搗亂凡間的真正兇手是伽羅多，信宇老弟就是去找那個傢伙。」

「什麼！？」媽祖幾乎整個人跳起來，對祂而言那名字並不陌生。

而待在一旁的琪惠倒是一頭霧水。

「那個……請問伽羅多是誰？」

接收到如此晴天霹靂的消息後媽祖似乎還沒穩定下來。

沒想到那個笨蛋弟子誰不好招惹，偏偏去遇到功力最強的惡鬼之王。

稍微緩和許多後媽祖才回答琪惠的問題：

「伽羅多……簡單來說就是作惡多端的鬼王，跟平常在凡間出現的那些孤魂野鬼相比完全不是同一個等級。而且那傢伙在千年以前也曾是神明，只是後來自甘墮落了。」

——居然有這種事情？原本是神明居然墮落變成鬼怪。

原來神明也會有墮落的可能，琪惠突然感到有點不可思議。

然而剛才被打斷的鍾馗此時也決定繼續講解：

「那我就繼續說了，伽羅多的所在地位於『無界』。在之前信宇老弟也有來找過我借法器想前往那個地方，總之祂是一個人跑去談判。不過也別太擔心，我這裡還有第二把同樣的法器可以前往。我認為這次眾神明應該同心協力剷除罪惡根源，以防日後凡間甚至是神界也遭受災難。」

對於鍾馗這個看法——位於寶座上的主人也同樣表示贊同。

「沒錯，確實不能繼續放任下去，看來是該好好了結！」這時媽祖便起身：

「本殿的護法之將——出來吧！」

隨著主人的呼喊，兩道身影如疾雷般「咻」一聲出現在大家面前。

「千里眼在此報到！」

「順風耳在此報到！」

與此同時，前來造訪的三位神明這時也同樣站上前來。

「還有我，算我一份吧！」身穿赤紅戰甲的紅髮少年——三太子哪吒如此說道。

「我也要一同出征哦。」揮舞著青龍偃月刀的關公也表示。

「嗯……身為驅魔真君的我當然也不能退縮囉。」最後連鍾馗也要一同前往。

面對一個個神明都出現在眼前，對褐髮少女而言突然有種說不出來的震撼力。

——天、天啊……這些真的都是平時在廟裡面看到的那些神明嗎？

——在我眼前的都是那些神明的真身嗎？太不可思議了……

琪惠幾乎看到忘我，到現在覺得自己居然置身於神界還是感到難以置信。

而位於寶座上的媽祖這時也表示：

「謝謝你們挺身而出，除了要救出我弟子宋信宇之外也要終結掉伽羅多！」

就在出發之前，媽祖則是看向了琪惠這裡。

「人類女孩妳就本殿好好等我們回來吧！放心這裡非常安全，不要緊的。」

雖然這確實是個不錯的提議，但琪惠卻有著別的想法。

而且她認為這個想法頗為任性，說出來一定會遭到反駁。

「那個……請問我也可以一起去嗎！我真的很擔心信宇的狀況！」

果不其然——少女的提議令眾神明都傻了眼。

率先出聲反對的當然是媽祖。

「妳在說什麼傻話？我們怎麼可能把區區一個人類帶到那種地方，太危險了！我們肯定會救出信宇，妳就放心吧！」

——我知道這樣的要求很任性，但是我無論如何都想幫助祂一次。

——為了我做那麼多事情的信宇，這次我必須盡自己所能幫祂才行。

褐髮少女這時來到媽祖正前方，在祂面前低頭下跪。

「拜託了媽祖大人……懇求您讓我去吧！總是都是信宇在幫著我……而我卻連一點事情都沒辦法回報，我真的很想盡自己所能幫祂一次。」

「我拒絕！」

然而發自內心的話語又再次遭到駁回，尤其媽祖突然轉變的強硬態度更讓琪惠不解。

「人類女孩……我就問妳吧，妳對信宇的情感究竟如何？事到如今不管信宇有沒有跟妳提過也沒關係，我就直接告訴妳——妳終究只是信宇的試煉對象。當然祂究竟是怎麼看妳這我不清楚，那妳又是如何呢？當信宇跟妳兩人愛上彼此後也就代表試煉結束……信宇並不會跟妳永遠在一起。之後祂就會回來神界成為神明，而妳也將失去所有關於信宇的記憶繼續過平凡的日子……這就是最後的結局。這樣妳還想拚上性命去救祂嗎？知道這個事實妳還有覺悟嗎？妳還會愛著祂嗎！」

一時得知真相讓褐髮少女有些承受不住。

——怎麼會這樣……我會失去關於信宇的記憶？

好不容易第一次有人喜歡上這樣的自己，琪惠其實是非常高興的。從以前因為自己的個性總是搞砸了許多事情，也因為這缺點常害到自己……面對這樣的她信宇卻願意包容，有那麼多人可以選卻反而是她。

沒想到這份難得的感情到最後卻會全部化為烏有。

不行——就算如此也沒關係！只有當下也好，只是短暫的相處琪惠也願意付出。

因為那份情感是貨真價實的……不會因為之後發生那種事而輕易淡去。

——不要緊……就算最後會失去跟信宇所有的記憶也沒關係！我還是要救祂！

——喜歡祂的那份心情依舊是不會變的！

褐髮少女深呼吸了一口氣，才終於將那堅定不已的答案送出口：

「沒關係！就算結局是如您所說的我也還是要去救祂！拚上我的命也不要緊……因為是信宇改變了我，像我這樣難相處的女孩祂卻選擇了我還一直包容……我實在受到祂太多的幫助，這次必須輪到我報恩才行。而且——雖然最後我會失去跟祂的記憶，但只要在這短暫的時間可以讓我深愛著祂……那我也滿足了！」

——等等……眼淚怎麼……可惡，明明都忍住了！

才告訴自己千萬不可以流淚表現出脆弱的一面，但少女還是無法止住淚水。

而這時將最深處的想法傾盡說出口之後則是換來短暫的沉默。

終於，沒多久由媽祖打破這股沉默——

「這就是妳的答案嗎？」

「是的！」

「原來如此，」媽祖這時搔了搔頭，居然笑了起來：

「果然很像那個笨蛋弟子會看上的女孩呢，真是的……」

媽祖暫時沒有答覆，而是先將視線看向眾神明。

「各位覺得如何呢？帶上這位人類女孩……她是信宇的試煉對象。」

過一會，手握長槍的紅髮少年三太子此時直接走向門口便說道：

「該走了吧……我們可是分秒必爭，既然那女孩有如此覺悟就帶去吧！」

而另外兩位關公還有鍾馗也分別表示：

「哈哈！還真是堅強的人類少女，就讓妳坐上老夫的赤兔馬吧！」

「我沒意見。」

確認眾神明的意見之後媽祖總算又再次看向琪惠。

「好吧，妳就跟來……一起去拯救信宇！」

——太、太好了……

才一沒注意淚腺又悄悄地崩潰，琪惠這時趕緊擦拭眼角止住。

自己的那份心意終於傳達成功了。

接著以媽祖為首，眾神明也早已準備就緒，祂們早就等不及了。

「那麼我們就出發吧——前往無界拯救我的弟子還有與伽羅多了結恩怨！」
褐髮少女在出發之前再次告訴自己，這是她所做的決定……也沒有後悔。

*

黑白交錯的天際以及放眼望去是一大片荒丘，對於眼前的景象琪惠無法用言語來表達。
被稱為「無界」的地方……沒想到那名神將少年居然被困在這裡，尤其從剛開始就感受到的毛骨悚然不禁讓琪惠顫抖。

琪惠目前正坐在關公所駕馭的赤兔馬，沒想到明明是陸地上的馬卻奔馳於天空，這點倒是有點讓她不太習慣。

果然神馬就是不一樣……是這樣嗎？琪惠也不太清楚。

「小姑娘……應該沒有害怕吧！」

來自前方駕馬的主人突來的問候倒是反而讓琪惠嚇了一跳。

「咦！？沒、沒事的！」

「哈哈！那就好。」

然而，這趟前進之路並非那麼順利——來自底下沙漠這時出現了大批的腐朽屍人大軍以及在天空中飛行只剩下骨頭的骨骸鳥出現在琪惠他們眼前。

——天、天啊！那些到底是什麼東西……

琪惠幾乎快嚇傻，除了底下數不盡的腐屍之外還有那種只剩骨頭的怪鳥。

「小姑娘，妳可要抓好了！」

雖然關公先行提醒，但琪惠根本來不及反應。她趕緊抓住前座的人，剛才可是差點就要從馬鞍上摔下去，此時確實能感覺到赤兔馬又開始加速全力奔馳。

難道真的非要跟這群怪物正面衝突不可嗎？

正當褐髮少女還處在疑惑當中，位於同行的其中一位夥伴則是打算先殺出血路。

率先衝向前頭的是三太子哪吒，只見祂敏捷地操控腳下的風火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朝向骨骸鳥大軍衝去。不到一會來自三太子口中的炙熱火焰——三味真火便一口氣將眼前的骨骸鳥全烤成焦。

然而身為信宇師父的媽祖也不讓三太子專美於前，既然天上的骨骸鳥已經被收拾那地上的腐屍大軍就由祂來解決。來自媽祖施展的無邊神力——即便在一無所有的荒土中也能召喚出無止盡的大洪水席捲而來，剎那間就將地上所有的腐屍全淹蓋過去，最後只剩下一大片倒地不起的屍骸。

——好、好厲害……這就是神明的力量嗎？

坐於赤兔馬上的褐髮少女此時已經看傻，沒想到自己能在那個機會可以親眼看見神明斬妖除魔的英姿。

失去了大批鬼怪的阻擋之後琪惠他們也加足馬力趕路，沒過多久已經可以看見位於前方不遠處的茂密森林。

「就是那裡！可以感覺到伽羅多跟信宇老弟的氣息！」

聽到鍾馗的提醒，這時大家也跟著繃緊神經望向那座決戰之地。

——信宇，再撐一下就好……大家都來救你了。

就快了，一想到等會就可以見到那位神將少年……琪惠的心情也變得更加浮躁。

不管如何祂一定要平安無事才行。

果然——在一行人進入到這座黑森林之後更能感覺到裡頭那股強大的妖氣，而且災難也還沒有結束，位於這座森林裡也同樣有著許多鬼怪出來阻擋琪惠他們的去路。

「你們這些墮落至此的魂魄……不要再給我擋路了啦！」

媽祖像是忍耐到極限似的，在開打之前還向眼前的敵人咆嘯。

雖然是敵人的巢穴，但面對眾神明的壓倒氣勢即使是鬼怪大軍還是遭到一路斬殺的命運。尤其是善於斬妖除魔千里眼與順風耳還有鍾馗，這對祂們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

經過一番廝殺，琪惠一夥總算穿越這片幾乎快伸手不見五指的森林。

出了森林之後在眼前的是一大片廣大的平原。

同時——這裡也是惡鬼之王與神將少年的所在之處。不過並不是只有祂們，這裡依然還有無數的腐屍大軍與各種孤魂野鬼，看來又得在殺出一條路出來才行。

雖然還有些距離，但這時琪惠確實看見了位在鬼怪大軍包圍下最裡面的神將少年。

「信宇……？」

這還是琪惠第一次看見如此狼狽傷痕累累的信宇，正被束縛在荊棘之牢裡頭動彈不得。

「信宇———！」

用盡嗓門全力嘶吼——這是褐髮少女認為唯一可以喚醒祂的方法。

* * *

好像有什麼力量將我那快要凍結般的意識給拉回來。

還真是奇怪……在這種地方居然還會聽見令我熟悉的聲音。

而且還是最希望聽見的聲音。

怎麼回事呢？難道是已經徹底麻痺產生幻聽了不成？

我嘗試將早已無力的雙眼硬是給撐開，想瞧瞧那令我在意的聲音究竟是真實還是夢境。

「信宇———！」

然而，隨著聲音越來越清楚還有映入我眼簾的一切正說明著此刻正是現實。

大姐頭、關公大哥、哪吒、鍾馗大哥、師兄們……就連琪惠也來了？

看來我真沒看錯，只見那揮舞著青龍偃月刀的戰將駕著赤兔馬從腐屍大軍殺出重圍一路到我這裡來，真難以置信……居然有人來拯救我。

不久前我真一度認為自己將會命喪於此，還以為一切真的都結束。

「信宇！」

不知道重複呼喊我多少次的褐髮少女這時總算來到我面前，下了赤兔馬之後則是直接奔向這裡來。

而我也同時從關公大哥的刀下解脫了受荊棘所困之苦。

可惜雖然想站穩腳步，但早已受盡折磨至今的我真的沒有半點力氣了。

我直接倒向正面朝我過來的褐髮少女懷裡，勉強發出聲音問道：

「關公大哥、琪惠……這什麼情況？怎麼大家都——」

「是信宇！真的是信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如此放聲大哭。

不知道怎麼搞的……我總覺得琪惠這個重逢的擁抱力道比之前被荊棘所束縛還要緊。

「小子，你真的很勇敢呢！居然敢獨自一人跑來挑戰伽羅多。」

面對關公大哥的稱讚我只能苦笑，畢竟到最後我還是無法靠自己解決問題。

「這有什麼辦法呢……唯獨這次必須自己來才行，我拖累到凡間所以有那個責任。」

我看向那哭得滿臉通紅的少女，露出了笑容回應她：

「好啦，別哭了。妳沒事真是太好了……看來藥師佛真的有遵守諾言。」

「真的是笨蛋！這是我該說的吧！我真的好擔心信宇！每次都為了我做那麼多事情……為了讓我跟澄軒和好、幫我除掉體內的孤魂野鬼……你每次都只會勉強！我真的好怕失去你……一想到就會全身顫抖！為什麼要這麼衝動亂來！哪有像你這麼魯莽的神明！連我這凡人都沒看過像你這種笨蛋！」

還真是一口氣將壓抑的情緒全吐露出來了呢。

看來她是真的相當著急擔心……這次一定要好好道歉才行。

「琪惠，對不起。」

「算了……你沒事就好！」

我同樣伸出手摟住她的腰間，將她給抱得更緊。沒想到第一次被這女孩給救了，還真令我想不到。

除了琪惠之外，還有大姐頭他們居然也會來到這裡倒是挺讓我驚訝的。

「為何大家都來了呢？」

「你還敢說？」

只見大姐頭這時走了過來將我從琪惠的懷抱拉出來，朝我頭上揍了一拳外加斥責：

「這麼嚴重的事件居然瞞著我想偷偷來！你真的太不負責任了……而且萬一出了一事情又

該怎麼辦！真以為可以當拯救凡間的大英雄啊！」

好吧，這次真的是太過於衝動，我必須承認。

「我知道了……感謝大姐頭你們來相救。」

「好啦！這些事之後再說……我們現在可還有大麻煩沒有解決！」

一說到這裡——大家都不約而同看向另一邊……那惡鬼之王此時的臉幾乎整個憤怒扭曲，彷彿想將我們給撕裂一樣。

「好久不見了啊伽羅多……沒想到你居然越來越墮落到了如此地步！」

面對媽祖大姐頭這聲「招呼」，伽羅多反而笑了起來：

「哈哈！過了許久妳還是一樣傲慢呢。而且媽祖妳傻了不成？居然還給我帶了這些幫手來救妳的弟子？別以為我會讓你們安全離開這裡！」

可以感覺得出伽羅多這番話並非虛張聲勢，雖然我沒想過會有這麼多神明來幫忙。但就如傳聞所說……伽羅多確實是妖力高強的千年鬼王，即使目前有優勢也不能大意。

「伽羅多！為何你始終不相信人類呢？據我所知最初的你根本不是這樣！」

我可以明白鍾馗大哥為何還會在此時選擇勸說，畢竟曾經同為神明之身的伽羅多竟然會墮落到這個樣子還是很較人難以置信。

但是——這部分我也已經做了最大的努力，伽羅多正因為遭受人類打擊傷害太深才會變得再也無法去相信任何事物。

果不出其然，對於鍾馗大哥的話伽羅多依然無法聽進去。

「呵……呵哈哈哈哈哈——！我說鍾馗啊，這方面我也跟你們那位神將少年說過了，正因為沒有誰有過跟我同樣的遭遇才會如此大言不慚說著一口噁心的道理。」

就在伽羅多反駁的同時，原先被大家剷除的鬼怪大軍又再度復生——簡直沒完沒了。

「夠了！我不想再聽你們那些無意義的勸說……既然難得聚在一塊就由我來親自終結你們的性命！」

隨著這聲廝殺的號角開始吹起，伽羅多也終於發怒。

幾乎快要令人窒息般的殺氣與妖力一瞬間從祂身上釋放出來。

「信宇！你就好好保護那人類女孩就好……接下來由我們來！」

雖然媽祖大姐頭賦予我這個任務，但我這次可沒辦法服從。

「不——！大姐頭……請你們剷除周圍那些鬼怪小卒還有保護琪惠，伽羅多那傢伙交給我來吧！」

聽見我這麼說之後大姐頭祂們都傻了眼。

「等等，伽羅多可不是你一個人可以應付的，別太衝動了……」

「沒錯，你不需要把所有責任往自己身上扛，我們會陪你分擔的。」

我很感謝哪吒還有千里眼師兄對我說的話，但唯獨這次我必須親自來才行。

因為我的關係連累了太多人……不只是凡間還有身邊的朋友們，我必須親自解決收拾這個爛攤子才行。這是我捅出來的簞子……是我自願來找伽羅多談判希望可以阻止祂在凡間的

所作所為。

「抱歉，這次我得堅持到底。就是因為我去招惹那些孤魂野鬼的關係才連累到凡間，所以這次可不能由別人替我收拾，我必須負起責任才行……」

沒錯——對於這一次的事件我有義務在身。

我再次謝謝祂們的心意：

「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

然而，我這時能感覺原先將我抱住的褐髮少女又有了動靜。

「信宇！你還是別勉強比較好啊……」

話一說完，只見琪惠將我抱得更緊，就像不願再讓我離開她一樣。

雖然很抱歉但我不能讓步。

「琪惠……讓我去吧！等事情都處理完之後就可以讓你還有大家回歸平凡的日子了。」

「不要勉強了！信宇你都這樣傷痕累累了……」

我依然露出微笑看向眼前擔憂我的褐髮少女。

「別擔心……相信我好嗎？」

我將掛於琪惠脖子上的項鍊給取下來，當初為了確保琪惠的安危我才偷偷將神靈護體留在她身上，也因此我失去原本身為神明擁有的大半神力還有神器。

「那麼接下來……妳就好好看著我吧！」

隨著熟悉的神器回到身邊，那源源不絕的神力彷彿將我的全身都給填滿了。

「信宇，那我也是……等這一切結束後我有話想跟你說可以嗎？」

臨時挑起的話題讓我有點反應不及。

雖然不知道琪惠有何意思，但還是等到之後再說。

「我明白了……在這裡等吧！媽祖大姐頭祂們很厲害的，絕對不會讓任何一隻鬼怪越線到這裡來。」

「嗯，信宇你去吧！」

接著，我再次看向媽祖大姐頭祂們。

「那麼就這麼說定了……拜託啦！」

「唉，到最後依然那麼任性，」媽祖大姐頭這時搖了搖頭，轉過身看向其他神明：

「好！我們就負責解決伽羅多手下的鬼怪們，上吧！」

在迎敵之前大姐頭則是又向我叮嚀一次：

「自己小心點！」

我沒有回應只有點點頭，就放心交給我吧。

此時我深呼吸一口氣——朝向在鬼怪大軍裡頭悠閒自得的惡鬼之王大吼：

「伽羅多——！做個了結吧！」

緊握住手中的方天戟，我奮力朝向祂的方向筆直衝去。

雖然我知道不必在對祂進行無意義的勸說，但有些事情我還是想讓祂知道——之所以我

倒下還能再站起來的原因……為何我能相信人類的理由！

「了結是也！就憑你又能做些什麼呢哈哈！」

面對我的方天戟，伽羅多也與之前不同秀出了武器抗衡，是帶刺的荊棘之劍。

「既然沒辦法拯救你，說了那麼多也無法聽進去！那我也沒辦法了！」

雖然想過能避免這場衝突就盡量避免，但再多的話語卻仍然無法挽回他。

果然是惡鬼之王，即便擁有能夠淨化妖氣的神器也無法佔上風，他那把妖劍所擁有的妖力有如無止盡般源源不絕。

在武器相互碰撞了數次後我們彼此則是又拉開了距離。

「切！真是沒想到會有人類來到這個地方……那女孩就是你在凡間重視的人對吧？就沒想過那些人類會背叛你、傷害你嗎！」

面對伽羅多的質問我則是搖搖頭。

正因為你不願意試著去相信才永遠是這種心態，也難怪內心變得如此扭曲。

「我也說過了也！沒有什麼是完美的——這當中也包含神明。如果你連信任都做不到的話當然永遠無法前進，就像現在如此墮落一樣！」

已經被傷害過無法重振的惡鬼之王，真替他感到悲哀。

我再度衝向伽羅多將方天戟以突刺的方式對他發動攻勢，然而依然又被他的妖劍給擋了下來。即便我使盡全力釋放神力仍然無法突破眼前這惡鬼之王的氣勢，眼看突刺行不通我再度退開幾步又衝向他，接著改以快攻嘗試。

然而這方法同樣無法造成傷害，即使改以速度方面取勝我還是無法與他抗衡。

過去到現在斬妖除魔也不在少數的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強敵。

「哼！就說你只是滿口大話的傢伙而已！」

「你也是話挺多的啊……鬼王。」

原先以守為主的惡鬼之王這時突然改變，變得積極進攻起來……突來的斬擊令我完全無法反應。不知道是不是閃避到位，妖劍只劃過我的臉頰留下了一道傷痕，雖然勉強躲過致命傷但他的攻勢可還沒有結束，接著是一連串的快速斬擊直接朝向我正面而來。

我抵擋得相當勉強，就在我自認為防禦住他的妖劍之後——忽然一道水平斬切讓人措手不及，位於胸口的鎧甲被劃了開來。

同樣的地方可不能再被攻擊到第二次了……剛才可是依靠這身護體戰甲才保住性命。

「還沒完呢！你就第一個先上路吧——！」

我完全失去重心站穩腳步，只能直接往後倒。雖然想盡可能退開離伽羅多遠一點，但已經沒那個多餘的時間——他依然揮動著妖劍刺向我這裡，彷彿想將我碎屍萬段。

不妙！這一次要是被擊中真的會小命不保。

可惜即使我的意識強烈驅使著自己必須閃開，但身體的反應早已無法跟上。

我會死嗎？

然而——剎那間，熟悉的身影卻突然出現到我面前。

只見我眼前的褐髮少女毫無猶豫站在前方將雙手張開，替我擋在前。

「住手！妳在做什——」

就在我話還未說完之時，眼前瞬間所發生的事讓我完全屏住呼吸，甚至無法理解。

惡鬼之王的妖劍在距離琪惠不到半公分左右就可以刺入她胸口，但卻停了下來。

並非我做了什麼又或是琪惠做了什麼，比較像是伽羅多自己停止動作。

僵持一會後則是聽見來自伽羅多的質疑。

「為什麼……………會有妳這種人？」

什麼？我不太明白伽羅多此時提問的意思，不過很明顯祂是在質問琪惠。

不過在我看來琪惠似乎被嚇到了，只見她喘著大氣還驚魂未定。也許不久之前她也認為自己會遭遇死亡吧，雖然如此她還是鼓起勇氣跑了過來想保護我替我受死。

我又再次被這個人類女孩給救了。

伽羅多仍然還維持將妖劍的劍尖停留在琪惠的胸口，可是祂卻彷彿在等待著回答。

看來這並不是退讓，很明顯是伽羅多特意想要質問些什麼。

此時伽羅多又繼續追問起來：

「怎麼會有像妳這樣的人類？明明知道自己沒有任何能力還跑出來受死！就算剛才妳替祂擋了下來又有什麼用，我還是可以先殺妳再殺了祂的！這樣妳不就白死了嗎！聽說妳不過只是這神將小鬼的試煉對象，僅僅這樣的關係就值得妳這麼拼命守護祂嗎！」

我依然不明白——為何伽羅多的話語彷彿是在打擊琪惠……感覺就是想要從中否定她的行為一樣。到底為此用意何在，難道就這麼想打擊她的內心嗎？

然而這時候位在我前方的褐髮少女也有所回應：

「這種事情還需要多問嗎！信宇是我相當重要的人……更是我所愛上的人。只要有這個理由要我為祂擋下這一擊而死我也願意！聽說你曾經是神明對吧？像你這種無法信任別人的傢伙根本沒資格成為神明！在我眼裡你跟信宇差多了！對別人信任跟相處時間是否短暫沒有關係，我們人類情感的強大之處就是為了重要之人而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才不是你們這些妖魔鬼怪可以懂的！」

這還是我第一次聽見來自琪惠貫徹內心所吶喊出來的話語。

為了我竟然可以做到這種地步……一直以來我都沒有理解琪惠對我的看法。

直到現在才總算能真正感受到。

「琪惠……妳……………」

原來現在的我在琪惠的內心已經是如此重要了嗎？

我勉強止住眼眶裡打轉的淚水，現在可不是退縮的時候。

我深呼吸一口氣，準備握住方天戟再次起身迎戰惡鬼之王。

雖然不知道伽羅多目前保持沉默是有何看法，但我已經不想再等下去了。

為了不讓這一切失去，為了保護我身邊這最重要的女孩——我一定要戰勝祂才行。

但是就在我剛起身不久準備要有所動作時，對方卻先有了動靜。

祂先是做出令我意料之外的舉動，將原本指向琪惠胸口的妖劍收了回去，接著主動退開和我們保持好距離——露出那彷彿有什麼話想傳達給我們的模樣。

終於這股令人焦躁不安的氛圍由惡鬼之王所打破：

「回答得好——恭喜試煉通關！」

「……………」

「……………」

我一時無法反應過來，而前方的褐髮少女似乎也是同樣的情形。

然而與此同時——就在伽羅多說出這意義不明的話語之後，四周也突然有了變化。

原先在四周的鬼怪大軍瞬間全部消失，接著是令人感到壓迫黑白交錯的天空也突然染成了湛藍的藍天……從來到無界之後感受到的陰氣則是已經感受不到。

總而言之就是目前所待的這個世界完全改變了樣貌，有如雨過天晴一般。

對於種種的怪異現象以及伽羅多話中的意思，我終於沉不住氣發問：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所謂的試煉是指……？」

就在我提問不久，琪惠也有同樣的問題。

「我、我也有相同的疑問！」

不過對於我們的發問伽羅多並沒有馬上答覆，而且我這時還注意到媽祖大姐頭祂們紛紛走了過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總覺得從祂們臉上從容的模樣就像在說在場搞不清楚狀況的人只有我跟琪惠。

「沒想到還是一如往常的嚴格啊……伽羅多。」

看著向伽羅多如此說道的媽祖大姐頭，我依然皺起眉頭，趕緊發問：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伽羅多祂的話還有大姐頭你們……」

「簡單來說到目前為止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對你還有這位人類少女進行的試煉。」

感覺到時間頓時凍結般似的，我的腦筋徹底打結。

大姐頭的話讓我跟琪惠互相對看了幾眼，我們還沒辦法全部接受。

也就是說從一開始遇到的孤魂野鬼附身事件到伽羅多這裡的事情……全部都是安排好的試煉內容？這一切都是給我的考驗是嗎？

「不會吧……難道發生這麼多事居然只是給我們的試煉！？」

「沒有錯哦！傻弟子，還記得我一開始所說的話嗎？這個試煉並不簡單……除了戀愛方面還要讓你明白身為神明真正需要理解的事物是什麼。」

我確實把一開始大姐頭提醒我的話當作耳邊風，這下子真吃到苦頭啦！

「呵、呵呵……天啊！別開玩笑了吧！」

我突然癱軟雙腳坐了下來，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可能頂多就苦笑吧。

同樣突然不知所措的琪惠也是對著我露出僵硬的微笑，這真的很讓人一時可以接受。

居然從一開始就已經走在祂們設定好的套路裡面，而我完全沒有辦法察覺。

此時我則又看向眼前這不曉得是否真的是惡鬼之王的伽羅多。

「等下，所以伽羅多的事情……你到底是……？」

正當我這麼問完，只見伽羅多揚起了嘴角，祂正打算解釋一番：

「我來說明吧……神將少年，我確實也可以說是惡鬼之王沒錯，但是在許久以前曾經墮落的我早已被眾神明給拯救，之後就成為了神明一直到現在。總之容我再次自我介紹一次，我是專門負責審核神明試煉的『審判神君』——伽羅多。這次負責監督你進行神明升格試煉的內容。」

簡單來說眼前這個讓我以為是大魔王的混蛋其實是我試煉階段的監考官。

大致上的情況我已經差不多搞懂了……不得不承認大姐頭祂們策劃的這場試煉確實令人佩服，我真的一度以為自己會失敗……真的差點喪失過信心。

不管是對於在試煉時期做為人類時遇到的事情還有孤魂野鬼附身事件也是如此，無數的挫折一直打擊我的自信，但我也必須承認正因為這些艱難的考驗才讓我走到現在。

而且有一點我認為必須搞清楚——關於祂們認可我試煉通關的因素。

比起這時候得到通關的喜悅，我比較想知道當中的理由。

「原來如此，我差不多理解了。但是我倒想知道這次試煉會通關的主因是什麼？」

說到這，便由伽羅多繼續來為我們解釋：

「成為『守愛真君』並且下凡與人類談戀愛去理解愛情，這是你這次的試煉對吧？我相信在這過程中你遭遇到以及理解到的絕非只是單純戀愛上的感受而已，但其實真正想要傳達給你的東西並不是愛情方面的事物。身邊的人遭遇危險還有困難你都能捨棄身分與尊嚴去拯救他們……真正用心去對待——有著為了拯救眾生也願意赴湯蹈火的覺悟才有資格成為真正的神明。所謂的神明可不是只要當一個聽取人們心願然後去幫他們實現的願望機就足夠……同時切身去體會凡間遇到的挫折還有和他們用同樣的角度去看待才能看透事物的本質，這才是此次試煉真正要讓你領悟的道理。然而不只是我還有眾神明都在這一連串的事件看見信宇你的表現，為了這位人類女孩不惜犧牲許多幫助她。就連與自己性命同樣重要的神靈護體也給了她……這點真的讓我們大開眼界，第一次有神明可以為了人類付出這麼多。」

伽羅多這時將視線轉向我身旁的琪惠，又繼續解釋道：

「而其實在不久之前我已經認為信宇算是通過試煉，但我卻從藥師佛那裡又得知一個消息。這位人類女孩想要拯救信宇的情感相當強烈，於是我就想稍微測試一下她的覺悟。雖然終究只是試煉對象，可我還是想親眼見識看看這個人類究竟值不值得信宇真心付出……沒想到沒有令我失望。第一次有人類來到這個地方……甚至在剛才一度想為信宇犧牲性命，真心把信宇視為重要的人。所以那份情感我也已經感受到了——總之結論就是試煉通關！」

雖然有點無奈自己不知不覺走進安排好的套路，但也無法否認的是能夠和琪惠打破一開始的隔閡還有更進一步的關係也是因為發生那些事件才能夠換來，原來這些祂們全都看在眼裡。

「對了……我想請問一下，」此時琪惠倒是意外發問起來：

「雖然這一切全部都是給信宇祂的試煉，可是因為那些事件所牽連到的人呢？被孤魂野

鬼影響的人或是我們身邊的朋友……還有我不久前對好友重傷的話語又該如何挽回才行！」

經琪惠這麼一說才讓我回想起來，這部分又該怎麼處理比較好？總不可能因為試煉就連累那麼多人才對。

而對於我們的疑問這次換大姐頭來交代：

「嗯，這部分的事情你們不需要操心了。首先是你們遭遇那些被鬼魂附身的人類，其實那些都不是真的……不過是伽羅多擅長的幻覺技倆罷了。」

我們這時看向伽羅多，只見祂施展了法術——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連串事件中遇到被鬼魂附身的那些人類。

原來那些人類只不過是伽羅多用法術變出來的而已。

這還真是讓人大開眼界，沒想到連這個部分也被擺了一道。

接著大姐頭又繼續說：

「然後關於人類女孩妳的事情……妳和那位摯友的事情我已經解決了不需要擔心。在這邊我得說聲抱歉才行！當時的情況也是包含在測試信字的一環，總之那個附身在妳身上最後還被信字幹掉的鬼魂也是伽羅多變的把戲。而為了修正神明試煉時期發生的變故，我們也已經把妳那位摯友的記憶恢復到事件發生之前，所以請放心。」

語畢，不知道對於大姐頭的回應琪惠會怎麼想。

畢竟琪惠也確實受到過打擊這點是無庸置疑，所以她也有十足的理由生氣吧。

當然這就要看琪惠能否接受大姐頭祂們這樣的安排。

「是嗎……既然都解決那就好，還以為我跟澄軒從此回不去了呢。」

總覺得琪惠似乎選擇不計較，看來她願意接受大姐頭祂們的道歉。

我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摸了摸褐髮少女的頭試著安撫她那無法止住的情感。

想哭就哭吧……至少這些試煉我們都挺過來，就好好釋放出來也好。

我將琪惠抱至懷裡，其實到現在才得知這一切都是試煉內容心情並沒有放下多少，畢竟還是因為這樣吃了不少苦。

但是相對的——我對於伽羅多所說的話卻感到無比認同，這個試煉所想要傳達給我的東西正是我所失去且想要尋找的。一直以來我都沒辦法去定義真正的神明以及對人類看待的方式，到現在能夠體悟到也是經歷了那些事才能走到這一步。

我依然將琪惠抱緊，看向大家——

「現在已經通過了試煉……也就表示我有資格成為當初約定好的神職——守愛真君，這點沒錯吧？」

大姐頭插起腰來，一臉理所當然地回道：

「這不是廢話嘛！看你有些猶豫，有什麼問題就說吧！」

果然是我的師父，什麼事情也無法瞞過祂。

因為我確實有事想求問。

「其實我有個請求。」

「什麼請求？」大姐頭問。

老實說這些要求一說出來連我也會覺得相當任性。

但這些事情對我來說相當重要。

關於我在凡間建立的那些牽絆還有跟琪惠的相處……可還不想如此急促就劃下句點。

先是深呼吸一口氣我才開口：

「可以再給我留在凡間幾天嗎？我在那裡還有一些事情要做。」

面對我這請求大家則是互看了幾眼。

而大姐頭也試著詢問

「怎麼樣？各位看法如何？」

原以為會花點時間思考，但令我意外的是大家這次卻相當果斷。

包含伽羅多在內還有關公大哥、鍾馗、哪吒、師兄們都毫不猶豫以「沒意見」回答。

確認大家心意的大姐頭這時才看向我：

「好吧！就給你最後一個星期的時間……」

「謝謝，弟子感激不盡。」

我點了點頭向大家道謝，沒想到這個任性可以被接受。

直到現在我才逐漸放鬆肩膀……總算有了點試煉結束的感覺。

「琪惠，都結束囉！」

原先埋頭在懷裡的褐髮少女此時抬起頭來，那眼角才殘留著些許淚水。

她點點頭後則說：

「嗯！之後回去我依然有話要跟你說……以及澄軒的事情我也有了想法。我會慢慢改變自己的個性給她看！雖然可能要花上一段時間，但是我相信可以讓牠看見的。」

「就照妳自己的意思吧，我也相信妳可以。」

我尊重琪惠的想法，因為我相信她肯定也是想了很多才會這麼決定。

終於……雖然我的試煉結束了，但還有些事可還沒有解決，必須有個好收尾才行。

我「呼」地吐了口氣後接著仰望這片已經不再是黑白交錯而是湛藍的天空，並向琪惠說：

「好，我們回去吧！」

終章－修成正果

不管過了多久，那來自智慧型手機發出來的聲音還是令我無法習慣。

雖然相當方便提醒起床時間，但每次只要一響起鈴聲我就是直接被嚇醒。

這算是我來到凡間後一直無法適應的其中一件事情吧。

關掉鬧鈴後我慢慢將身體給撐起來，久違的離開肉體持續太久突然又回到這肉身之軀依

然還是感到僵硬。

試煉結束後已經過了一天，在昨天我就已經回到學校正常上課。

不過那位褐髮少女昨天並沒有出現，大概要今天才有可能會見到面。

在那之後我將琪惠的靈魂帶了回來，確認身體沒事且意識清醒後也轉告了她的父親還有老師。雖然康復後的琪惠表示很想急著去學校……但醫院對於琪惠這種突然昏迷的怪異現象還是感到很疑惑，所以並不放心硬是叮嚀她在家靜養一天比較好。

這也難怪，我們總不能將真正的事實說出來，所以也只能聽從醫院的安排。

經歷了雖然辛苦卻老早被蒙在鼓裡的「試煉」之後，我跟神界延期了在凡間逗留一個星期的時間。也就是說我跟琪惠還有學校那群朋友……相處的時間只剩下幾天而已。

原本打算還想要再多爭取幾天的意思，但我還是認為這樣不太妥。

畢竟照程序來走當我完成試煉的那一刻也意味著留在凡間修行的契約同時結束，必須趕緊回到神界接受神明之職就任的儀式。能夠這樣通融是大姐頭他們幫我要求來的……果然還是適可而止就好。

不知為何我突然變得無法平靜下來，這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日子就要即將結束了嗎？

好不容易對人類的看法有了改變……然而這份牽絆卻沒辦法長久。

唉！這可不行——身為神明必須要懂得放下才對。

明明我理解這個道理卻還是感到困擾。

「算了，上課去吧……」

我搖了搖頭並自言自語準備起床出門，至少從今天開始僅剩的日子得好好珍惜。

才一大早的剛進校門口就看見一排學生如站衛兵似的給教官訓話。

雖然只有短暫的時間……但熟悉的校門、熟悉的教室，還有熟悉的人——只要一想到之後沒辦法再見到，內心不知為何就感到百般糾結。

不只是昨天回來的時候，我這兩天在校園走路的步調都顯得放慢許多。就想多看周遭幾眼……多一點時間也好。

我還真是可笑呢，當初還如此排斥人類現在卻這幅留戀不捨的德性。

早自修的時間班導不一定會來，如同我現在拉開門看見的情況……大家都聊起天來，有的甚至直接離開座位，簡直跟休息時間沒兩樣。

不過對我而言這也是班上的熟悉日常之一。

走向我的位子才發現前方的俊輝今天比平時還要早到，還真是稀奇。

我一放完書包坐了下來，俊輝似乎有什麼事情想找我提問。

「早安信宇，話說琪惠今天就會來了嗎？」

雖然我早有預料到，但果真是問關於琪惠的事情。

「是啊……醫生說靜養一天就可以了，所以她今天應該會來。」

「哦！原來如此。」

看了看手機目前的時間是七點二十分，琪惠要是真的再不來就要被記遲到了。

我依然對當時琪惠想要對我說的話相當好奇，但自從試煉結束後到現在我們還沒有見面一次。

究竟要對我說的話又是什麼呢……老實說當時琪惠擋在我前面對伽羅多說出內心話的時候我聽得一清二楚。她所喜愛的人——這句話確實從琪惠口中說了出來。

仔細回想過後更會讓我感到胸口發燙，我努力所做的這些總算換來了那位褐髮少女對我的情感，而這些答案從她口中聽到之後又變得更加真實。

現在唯一可以比較放心的是這邊的問題——媽祖大姊頭說過因為在試煉時期所意外發生的變故祂們會負責修正。

除了琪惠跟澄軒的關係之外，從昨天我回到學校也發現居然連俊輝他們都是如此。由於已經讓琪惠她們回到吵架之前，所以也當然俊輝他們的記憶就跟著修正，畢竟這種事情當然還是將全部都徹底恢復比較妥當。

「哦——！安全上壘……琪惠算得還真剛好呢！」

聽見俊輝這麼說，我則是朝向他的目光看過去。七點半的鐘聲響了將近一半，總算才看見琪惠出現。

看來很幸運並沒有被教官逮住，否則一向在師長心目中是好學生的琪惠就要被記上她高中生涯的第一次遲到。

「早安，還好沒遲到呢。」

琪惠吐了吐舌頭，還一副傻笑樣回應我：

「嗯，早上睡過頭了哈哈……信宇反而很早嘛！」

「當然，我本來就很早起。」

是我的錯覺嗎？琪惠給人的感覺……該怎麼說好呢？不只是說話方式還有整個給人的印象都變得與之前不一樣。

如果講白話一點就是——改變了。

「信宇……」

雖然我一時也無法具體說出改變的部分，但確實帶給人的感覺截然不同。

「信宇！」

「咦！？怎、怎麼了……」

琪惠忽然加重了音量，我這才意識到。

「你可以不要像變態死盯著我看嗎？」

「我、我才沒有！」

奇怪？我剛才真的有這樣嗎？

「俊輝，真的像變態嗎？我沒有對吧！」

就在我想尋求俊輝意見的時候，他反倒是笑了起來。

「哈哈！總感覺你們兩個人突然變得不一樣，就好像……夫妻的樣子啊！」

「……………」

「……………」

我可以看見整個染紅耳根的琪惠，這點還是跟以往相同，每次說這種事情都是如此。但有一點改變了——她不會再大聲嚷嚷反駁著對我的情感。

可是這樣反而讓可以冷靜的我變得更加害臊。

面對我們兩人的不發一語，俊輝露出突然像是搞懂什麼的表情。

「等、等等……你們兩個該不會已經——」

就在那話還未說完，來自班導的「突襲」則是嚇壞了班上的大家。

「喂喂喂！早自修可不是給你們吵鬧嬉戲的！全部都給我回去座位上坐好！」

原本想說什麼的俊輝就這麼被班導給打斷，不過雖然他沒說出口……卻露出一臉令我跟琪惠感到不妙的表情。

眼前這個視八卦如命的大嘴巴肯定不會放過這個消息。

我這時和琪惠則是對看了一下，彼此露出苦笑。

同時我以只有兩人能夠聽見的微小音量向她說道：

「琪惠……歡迎回來。」

「嗯、嗯……」可以看見褐髮少女的雙眼參雜了淚水，我是不是說錯了什麼！？

「喂！等等，別哭啊……回來不是很好嗎？事情都解決了啊！」

就在我急忙想阻止的同時，琪惠則是自己將差點流下的淚水跟擦拭掉。

「我沒事的……謝謝你。只是一想到經歷那麼多事情總算結束了，有點感動哈哈。」

原來是感動的流淚嗎？剛才那模樣可真是嚇死我了。要是被班上的同學看見肯定會以為是我這個人對她做了什麼不應該的事情。

但對於琪惠所說的話我也深表認同，而且她總是說我為她做了很多事……其實她給予我的幫助也是一樣。

真正該道謝的人是我才對。

不過想了想之後又覺得沒什麼。

到最後能換來這樣的結果不也是靠我們彼此的努力嗎？我是這樣認為的。

「信宇……那我就先走囉！」

「嗯，明天見。」

放學的鈴聲才剛響起，率先收拾完書包的琪惠就匆匆離開了教室。

琪惠要找的人似乎是澄軒，雖然媽祖大姐頭已經承諾過修正完變故讓她們兩個人的關係恢復到之前，但其實她還是有點擔心想要親自確認。

畢竟也算是大吵了一架……而且當中也確實有彼此本身存在的問題衍生出導火線。

不過後來我聽見琪惠說想要試著改變自己的個性這點就令人放心了。而且這次她們之間不會再有孤魂野鬼干擾，試煉已經全部都結束。對她們而言現在才是開始要慢慢改變彼此成為真正心意相通的摯友。但至少這次我可以確定……她們兩個人今後沒問題的。我這時也趕緊收拾了書包，走向位在前排的俊輝還有先前出遊認識的另外兩位朋友。

「哟！一起回去吧？」

是的，這還是我第一次的主動邀約。

至少在這最後幾次的相處機會我也想做些改變。

「真難得耶！但是這樣不會打擾到你嗎？」

我突然沒能搞懂佑仁所說的話，而旁邊的佳吟又補了一句：

「哈哈，約會啊！都在一起了不約會一下怎麼行！」

好……我突然明白了。

「可惡，俊輝你——」

我露出無奈的眼神瞪向一旁的俊輝，果然這個名不虛傳的大嘴巴已經發揮實力了。

「好、好啦！信宇抱歉嘛……我也只讓我們這幾個知道而已哦！」

也罷，事到如今也沒什麼好抱怨的，我頂多又露出個苦笑給他看。

而且這才是我所認識的俊輝，並不意外。

我明白現在的自己肯定又是泛紅了臉頰無法藏住害臊，但這也沒辦法。

我壓低音量向他們說：

「反正就一起回去嘛，琪惠她剛好有事，而且我們約會的日子也還沒到……」

「哇嗚！我第一次看見害臊的信宇呢！果然熱戀中的情侶都像個笨蛋哈哈！」

佳吟捧腹大笑起來，難道我就真的沒辦法藏住自己的情感嗎？

「別這樣笑啦！初戀可是最特別的哦……不管是誰每個人總會手忙腳亂。」

為了怕說錯話，佑仁還向我確認一番：

「是嗎？信宇這是初戀吧！」

「嗯、嗯！沒錯。」

初戀啊……如果真要算的話，從我還是人到成為神明的時間也有三百多年了。

唉！這個初戀來得可真慢，我突然覺得內心有個地方被撕裂了，真讓人心酸。

「好啦好啦！機會難得就一起回去！」

俊輝突然地打斷我們的談話，硬是把我們給推向教室外面。

對他們而言這樣的互動稀鬆平常……那我呢？過沒多久關於我的一切都會消失在他們的生活當中，從記憶中徹底抽離。

就連我的初戀也是如此——我不知道為何從試煉結束開始我變成這樣。總是抱怨、擔憂自己在凡間的所擁有的一切都會消失，身為神明這種夾帶情感的想法根本不應該有才對。

我還是好糾結……幾乎快被這些想法徹底壓垮。

暫時中斷這些想法，稍微深呼吸口氣之後我趕緊加快腳步跟上前面那三個人的步伐。

五天的上課日結束後迎來週休二日。

很快來到了禮拜六的晚上，對我而言在凡間的日子只剩下明天最後一天。

這幾天也證實了澄軒已經恢復原狀，這點倒是讓琪惠鬆了口氣。而放學之後我都是跟大家一塊去吃冰逛街……對於將要消失在所有人記憶之中的我，用這種最平常的相處方式來結束關係才是我認為最合適的方法。

畢竟這群人本來就是因為我下凡修行的緣故才會相識，所以也不必打擾他們的生活。

然而我也決定在明天最後的日子——將時間全部給那位褐髮少女。

我整個人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只要一想到明天要跟琪惠約會又變得焦躁不安，說不定今晚還會失眠呢。

同時還有一件事也讓我感到訝異，得知我剩餘時間不多的琪惠這幾天看起來相當平常。

這種事情她真的可以接受嗎？明明喜歡上的人卻沒過多久就要離開了，還是她已經選擇看開了呢？所以表現出來的感覺依然相當從容。

老實說我反而感到有些失落……明明我這幾天被自己內心的想法搞到如此掙扎，而琪惠卻絲毫對這事情一點掛念都沒有。

「琪惠……妳到底在想什麼啊。」

我嘆了口氣，甚至向天花板自言自語起來。

時間不早了，我將房燈關掉準備提早入睡，免得明天早起的約會遲到。

雖然期待和那位褐髮少女的約會，但我總感覺到還有什麼事一直讓我放不下來。

也許只是我不想要有遺憾吧……在凡間的最後一天——我真的不想要有遺憾。

*

雖然是假日，不過早上七點多的捷運已經有不少人。

跟琪惠見面的時間是早上八點，但是我有點等不及……七點半就先到捷運站等了。

「早安！」

從身後傳來的聲音我馬上就可以認出來。

「嗨、嗨……」

老實說我看過琪惠穿私服的次數除了遊樂園那次之外就再也沒了。

深藍色的吊帶短褲風格是琪惠今天的打扮……不只是穿著方面，好像還有上點淡妝。本來就已經非常可愛出眾的琪惠還這樣努力實在太過耀眼，而且女方如此精心打扮結果我還是

跟上次的穿著差不多，突然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應該回家找別件衣服或是趕緊去服飾店買幾件重新再來呢？

「好看嗎哈哈……看信宇你看得好仔細哦。」

「嗯、嗯！非常可以！啊——我是說很好看……」

真是的，我到底在說什麼，冷靜點好嗎！

「抱歉，我沒怎麼打扮就出來了。」

面對我這突來的道歉，琪惠倒是沒怎麼在意。

「沒關係啦！信宇怎樣我都喜歡……」

我頓時說不出話來，琪惠的轉變對我而言還是無法馬上習慣。

尤其約會這種事情到底又該做什麼才好諸如此類的我壓根都沒研究過。

這樣子可不行啊！今天可是最後的相處機會，我也告訴自己不能有任何遺憾才是。

我主動牽起琪惠的手並問道：

「好了，那我們走吧。妳有特別想去哪裡呢？」

「我想想……不如去看一〇一上面的觀景台！聽說景色很——」

——咕——咕咕咕——

就在褐髮少女還未說完話，來自肚子的某種聲音反而先替她回答。

我笑了笑地說：

「哈哈！還是先填飽肚子好了，我也還沒吃早餐呢！」

果然是女孩子……對於餓肚子所發出來的聲音都會特別在意。

琪惠染紅了臉頰，壓低音量地回了我聲「好」之後才準備出發。

我們先是搭乘松山綠線的方向到中正紀念堂再轉搭紅線往象山的位置。

假日果然會有不少想要出遊的人，早上八點多的車廂內已經有不少人。

到世貿站之後我們則是在附近的早餐店先簡單解決一下飢餓感。

而填飽肚子後的第一個景點當然是就是剛才琪惠提議的觀景台。

我已經有預感假日的人潮會相當壯觀，但其實只要是這種時候到哪裡都是人啦！

台北一〇一的觀景台位於八十九樓，雖然在相當高的地方但如果搭乘號稱「超高速」的電梯的話就只需要三十七秒。

而這部電梯的厲害之處我跟琪惠已經體會到了，還真的是相當快速。

當電梯門一大開的瞬間，位於我們眼前的是滿滿的人潮。

果然是假日，前來觀景台的人真的相當眾多，我趕緊牽著琪惠四處找看看有沒有絕佳的位置可以欣賞景色。

聽說這裡只是室內觀景，在九十一樓的部分還有戶外觀景。

不過這裡的優點除了有冷氣之外還附有飲料部可以供遊客享用，倒是挺細心的。

我們繞了繞一下總算挑到位於旁邊的空位，這個角度的視野依然不錯。

「哇！好高的感覺哦……」

明明有隔著一片玻璃，琪惠還是表現出有點害怕的模樣。

但必須要提的是這裡的景色真的非常棒，整個台北市可以全收進眼底。

「哈哈！景色真的很美呢。」

「是、是沒錯啦！但是我有懼高症……沒想到真的上來後居然那麼恐怖。」

「唉喲？我還以為琪惠天不怕地不怕呢。」

琪惠苦笑起來，好像還回想起什麼事情的樣子。

「不不不……其實這個還好，當時去無界救你的時候我還坐在關公的赤兔馬上。沒想到真的給我飛了起來！快嚇死人了！」

我突然能想像出那個有趣的畫面。

不過看在琪惠真的很害怕的模樣，我忍住自己不笑出來。

「辛苦妳啦，但是這樣唯一坐過關聖帝君赤兔馬的人類就只有妳了！」

「這又不能隨便炫耀！別人會以為我是瘋子好嗎？」

好吧……說得也是。被琪惠這麼一講我也覺得有道理。

我們大致逛了一圈室內觀景台後就接著搭電梯前往到九十一樓，當然這裡的戶外觀景人潮也相當多，甚至可以看到有人專門帶望遠鏡上來。

跟室內觀景不同，更加貼近外面的觀景好像讓眼前這褐髮少女忘記自己有了懼高症，她興奮跑向欄杆那裡想趕緊看看下面的景色。

「哇！信宇你看這裡更棒耶！」

「喂！人多別走太急啊。」

我怎麼突然感覺像在管小孩子似的。

老實說這裡俯瞰台北景色的位置真的比八十九樓好許多，連我也快被這一覽無遺的全方位景色給迷住。

我看向身旁看景色已經看得兩眼發光的褐髮少女，現在的她依然跟前幾天都是同樣的狀況。一直都是從容不迫的模樣，也許對於試煉那些事情還有我的離開——她打從一開始就沒有不能接受，反而是以平常心看待。

明知道這樣是好事……至少我可以安心離開，但現在反而是我沒辦法回應這份心情。

對於我即將離開的這最後一天……她真的都不要緊嗎？我雖然想試著提問但又沒辦法鼓起勇氣，畢竟我不想打壞現在這個良好的氛圍。

「琪惠……」

察覺到我的聲音後，在身旁看的正入迷的女孩這時轉過頭來。

「怎麼了嗎？」

想嘗試詢問的事情像是卡在喉嚨般無髮吐露出來，我還真沒用。

「沒、沒事！」

最後我還是打住了。

而琪惠看來也沒怎麼在意，她又依然繼續欣賞景色。

離開觀景台之後我們則是轉搭淡水線到淡水老街，午餐也是直接在這裡的小吃解決，就這樣不知不覺逛到天際染成了橘紅色。

結果這時候反而聚集相當多的人潮，很多人都想在此刻觀賞夕陽烙下的瞬間。不過我們並沒有在人潮擁擠的情人橋上欣賞夕陽沉落，而是到了幾乎沒什麼人的碼頭尾端。

這個像是秘密景點的地方是琪惠帶路的……總覺得她的用意就是想製造只有我們兩人獨處的時刻。

「太陽沉下去了呢……」

我朝向琪惠手指的方向看去，橘紅色的夕陽已經漸漸沉入海裡。

比起早上那充滿朝氣的精神，走了一整天琪惠看來也疲累了許多。

我深呼吸一口氣，不管如何已經決定要將壓抑在內心的話語給吐露出來。

「琪惠……就到這裡吧？我覺得已經足夠了。」

「對了，今天是信宇待在凡間最後一天呢……」

琪惠這話是認真的嗎？她該不會根本就沒在意我剩多少天吧？

我苦笑回應：

「真是的，琪惠妳該不會忘記了吧？」

「不，我記得哦。」褐髮少女依然將視線看向海的那一邊，甚至還轉移話題：

「今天逛得好過癮哦！尤其老街的小吃多到吃不完呢……信宇你也——」

「琪惠！」

我無法按耐住性子吼了出來打斷她，我還是無法置信眼前的少女對於我的離去真的這麼不感到留戀，之前她對我的心意難道是假的不成？

我試著讓自己冷靜才再度開口：

「抱歉……剛才太激動不小心吼了妳。我只是認為妳對於即將要分別這件事總覺得好像漠不關心，不曉得是不是妳已經選擇看開還是怎樣，所以我才會感到著急，而且……」

突然間，我無法將剩下的話全部說完。

琪惠臉上那兩道淚水像是無法止住般地流了下來。

她總算將視線擺向我，同時還伴隨發自內心的話語朝我咆嘯過來：

「怎、怎麼可能不在意……我怎麼可能不在意啊——！正因為知道今天是最後一天我才想盡量讓自己不去多想……以平常心跟你約會，像許多正常的情侶一樣而已！」

她用盡全力抓住我的衣服，靠在我的懷裡繼續說：

「為什麼要走！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我喜歡上的人卻是神明……然後又因為試煉結束就這麼乾脆把我丟在這裡。好不容易因為你讓我改變了個性也跟班上的大家關係轉好，明明像我這種個性難搞的女孩你卻願意和我說話甚至喜歡上我……好不容易遇到像你這樣的人……如今卻又——」

琪惠彷彿無法說下去……原先嘶吼的嗓門變得越來越沙啞最後連說完的餘力都沒有。
是我誤會她了，原來琪惠一直都在壓抑自己的情緒。

突然覺得沒能察覺到的我真是差勁。

我這時將懷裡的琪惠抱得更緊並回應她：

「抱歉，原來妳一直在壓抑著。但其實我也同樣的心情，能夠在試煉的時候認識妳還有俊輝他們我真的很開心。因為和你們的相處讓我打開了當初對人類封閉的情感……又讓我再度愛上了凡間，更重要的是對我而言妳不僅僅是試煉對象，是我宋信宇真正所喜歡上的人。」

「既然這樣那就不要走啊……」

雖然琪惠僅僅一句話如此回應，但我卻能感受到這裡面包含多少無法訴說的情感。

沒錯，我一直在糾結。說白了就是我無法放下與凡間的牽絆，仍然對這裡留戀不捨。

但是這是不允許的……做為神明如果因為私慾而放棄所有是有違自己身為神明之身的責任，要是真的放棄現在的一切我等於也否定了一路以來通過試煉的自己。

如果可以讓我擁有那一點點的自私，我也想說出那種任性的話——但我不能。

「琪惠，」我深呼吸口氣才向懷裡的褐髮少女繼續說道：

「我喜歡妳還有大家……喜歡上這裡的一切，短短在凡間試煉的時間已經讓我喜歡到無法自拔的地步。但是我還是得離開才行……我是神明——為了眾生而存在的身分，如果為了這種私慾而捨棄一切的話是有違我個人的意志以及責任，這種事情我想妳也清楚吧？」

琪惠先是慢慢退開，再次看向我回道：

「這種事情我當然清楚，但是我不想要……失去有關你的記憶、失去關於你的一切啊！」
這句話有如帶刺般撞擊著我的胸口，就是這點我無能為力才感到氣憤！

「妳以為我希望嗎！明明我會記得你們的事情……結果反而是你們——」

然而正當話還沒說完之時——強烈的耳鳴聲衝擊著我的耳朵打斷了我。

從天而降的光芒此時將我全身包覆——來自神界的訊息正告知我是該返回的時候。

等等、等等好嗎！再等我一下不行嗎？

我還有話想要傳達給眼前的少女啊！為什麼不給我再多點時間！

對於我這樣的情況，琪惠也同樣看在眼裡。

「信宇……這個是？」

我再也無法止住自己的情感，眼睛裡面充滿著濕熱的液體……被淚水給淹沒了視線。

「抱歉啊……我該走了，真的該走了！」

接著，我在凡間使用的這個肉身之軀似乎也宣告著結束一樣，先是從腳開始向上逐漸將我的身體變得透明化。

看來這個軀體的使用期限也已經到了。

「怎麼會這樣！？不要、不要啊……我不想要忘記信宇你啊！」

褐髮少女依然緊抓著我的衣服不放，至少在這最後一刻……我想再為她做些什麼。

我屏住呼吸集中精神接著施展法力，將某個東西交向琪惠的手中。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是我用法力做的五色線手環，把它戴在身上吧……算是我送給妳的護神符。今後會保佑妳平安健康還有愛情方面也會有所開花結果，做為守愛真君的我會繼續守護著妳。」

「不需要啊！你留在這裡不就好了嗎！」

對於琪惠如此堅持的挽留我只感受到更多心疼與不甘心。

然而這最後一刻我們兩人還是無法抵抗時間的剝奪。

原先抓緊我衣服的少女雙手放了開來，在凡間的肉體已經完全透明化徹底消失。

就在我變為神明之身的同時——來自神界的引導之光依然將我包覆著。

我抓緊最後的時刻，將能夠傳達出去的話語全部說出口：

「琪惠……謝謝妳，我會做為妳的守護神注視著妳。相信妳的改變也會被大家所看見，之後跟澄軒變得更加要好……還有跟大家也要繼續相處下去，俊輝他們也會在妳身邊的。今後妳的人生我會繼續關注著，這點我保證。」

「嗯！我會珍惜你給我的手環……雖然沒有你在身邊但是我也會繼續改變自己！跟班上同學維持好關係，還有澄軒也是……放心我們沒問題的！謝謝你信宇！謝謝你選擇了我做為你的試煉對象……謝謝你喜歡我！」

原先包覆我的光芒接下來徹底將眼前的一切給覆蓋過去。

我已經完全看不見琪惠，只剩下周圍白茫茫的一片。

然而此時雖然早已看不見……但好像還能隱約聽到來自她的聲音。

是放聲大哭的聲音。

*

寬廣的紅白宮殿從大門延伸到底部，我正位於殿內的中央。

除了站立於左右兩排的眾神明，位在前方寶座上的正是此凌霄殿的主人——玉皇大帝。

莊嚴之中仍然不失和諧的氛圍，畢竟今天是值得慶祝的日子。

我換上不同於以往的服飾，不再是神將戰甲而是嶄新的神龍紅袍。以護衛神將的身分晉升為獨當一面的神明。至今為止，一切的一切都只是為了這個時刻。

深呼吸一口氣之後，我接著走上前以單腳跪地來到玉帝面前聽取即將給予我的神職。

這時只見寶座上的主人開口：

「媽祖林默的三弟子，護法天將宋信宇——上前接旨。」

「是！」

「信宇，你在這次的凡間修行不僅完成當初神職所要求更克服了萬難。身為守愛真君之職責，除了理解何謂愛情之物以外，也通過了審判神君給予你的試煉。為了拯救眾生能否

割捨尊嚴與犧牲自我的精神乃符合試煉最終之結果。因此朕現在封你為『守愛真君』，今後將做為愛情之神與月下老人一同庇祐天下眾生的愛情婚姻為此得到幸福。」

「謝玉帝，遵旨！」

不知為何，這當下應該有的喜悅我卻怎麼樣也無法表現出來。

結束例行的神職典禮後我並沒有在凌霄殿裡面歡慶，按照慣例當有新神明誕生的大日子可以說是眾仙家一同慶祝的時候……但我倒是認為現在的自己不適合那種場合。

明明是經歷一番波折的試煉得到的甜美果實，我這時卻沒辦法露出喜悅的表現。

我單獨走出來到殿外，眼前一望無際的藍天白雲反倒比較能令我心情放鬆。

然而就在我想獨處之際，熟悉的聲音打斷了我。

「怎麼了？好好的大日子怎麼能唉聲嘆氣啊！」

是媽祖大姐頭。

「我不知道……雖然完成了當初的承諾但卻感到有點無法習慣。」

「還在留戀凡間？留戀那個人類少女嗎？我想應該是沒有吧？否則你是走不進去凌霄殿的。」

按照慣例，接受神職典禮的合格者若是有留戀凡間甚至抱有慾望，是無法進入凌霄殿不能被認可的。

我當然不可能執迷不悟到這種地步，面對大姐頭的疑惑我搖了搖頭：

「不，我早已放下，而且在之前也已經盡自己所能將可以留給她的都留下了。」

「既然如此那又為何悶悶不樂呢？」

我看向大姐頭，露出憎恨自己無力般的表情。

「我遺憾的是到最後沒能讓這一切有個好的收尾，雖然我盡了全力但還是如此。那位人類少女到最後不曉得能否理解我……只要想到這點我就感到遺憾。」

結果我這番話反而換來了拳頭伺候。

先是朝我頭上尻了一拳後大姐頭癱了攤手說道：

「真是的，你連自己說過的話都會忘記嗎？」

「我自己說過的……？」

「聽好——沒有什麼是完美的，不管是人類還是我們神明都一樣……這句話不正是你所堅信的道理嗎？」

這樣一說我好像回想起來曾經確實有說過。

也對啊……只要有盡全力的話就不會對自己問心無愧了。

在當時離別前所傳達給她的話語……還有試煉時期在凡間所做的……我覺得那些就是我傾盡全力付出的一切。

我笑了起來，再次感謝大姐頭對我的教誨：

「大姐頭……謝謝妳啦！這樣想過之後心情舒暢多了。」

「別謝了！總之現在的你已經是獨當一面的神明，今後不管面對什麼都要學會自己去解

決知道嗎？」

我明白大姐頭的關心，也許在她眼裡我依然是那個傻弟子吧。

「是是是，我知道了。」

「是一次就好了，講三次是怎樣！」

好痛！久違被捏耳朵又讓我回想起一開始的時候。

「對了……我一直想問個問題。」

大姐頭突來的提問不禁讓我皺起眉頭。

「怎麼了？」

「畢竟當初是我推薦你去參加這個神職的試煉……到了現在你有後悔嗎？」

我苦笑了起來，將視線看向藍天白雲之下的那個世界。

「這不是顯而易見的答案嗎？」

戀愛亦或婚姻也好，這些事物總可以輕易左右人們的生活——不管多久道理仍不變。

然而位於台北市文山區的某間廟宇似乎成了最近相當熱門的討論話題。

當然對於某兩位少女而言也是如此。

「喂喂！就是這間……我們進去參拜一下好不好？」

來自身旁朋友突然的提議讓褐髮少女有點反應不過來。

「這間廟怎麼了嗎？看妳那麼急的樣子。」

「真的假的！？琪惠妳沒聽說嗎？最近這間廟很熱門耶……好像叫『守愛真君廟』。是專門求愛情婚姻的神明而且非常靈驗！剛好位在文山區這裡還離我們的母校北文高中相當近呢。」

「這樣啊……可是我現在沒有很想交男朋友耶哈哈！」

沒想到褐髮少女琪惠這悠哉的回覆不禁讓眼前的朋友竊笑起來。

「這話當真嗎？明明上了大學後開始會穿耳洞、買衣服……妳做這些是要給誰看啊？」

一聽見朋友澄軒如此捉弄……琪惠突然有點難為情。

「唉喲！反正我現在不打算談戀愛就對了！」

雖然褐髮少女搖了搖頭表示拒絕，但還是眼前的朋友硬是拉了進去。

「唉喲澄軒妳等等——」

如今廟宇依然是香火鼎盛的狀況，這時候的廟方人員還在替香客們解說關於守愛真君的典故。不知為何每當說起這位神明的故事總會聚集不少人潮，這當中也包含那剛進去不久的兩位少女。

只見廟方人員今天也依舊拉高嗓門，不厭其煩向前來參拜的人們解說：

「……說起這個守愛真君啊，祂的故事實在相當精采！傳說祂原本只是媽祖身邊的一名神將，為了要成為愛情之神於是下凡與人類女孩談了一場戀愛，在理解真正愛情為何物之後終於修成正果回到神界。所以能求到祂的符不只是保佑愛情婚姻還可以驅魔避邪哦！」

然而人們對於這樣的故事總是抱持期待與憧憬。

「好棒的故事哦……」「神明與人類的戀愛聽起來就很夢幻！」

尤其在許多年輕人眼裡這故事更是令他們夾帶幻想。

而這對在場的某兩位少女又是如何看待呢？

「琪惠，聽完故事有沒有心動了啊？」

不知為何這個發問沒有得到回應，只見褐髮少女像是回想起什麼似的表情。

「怎麼了？妳想到什麼嗎？」

面對一旁朋友的提問，褐髮少女則回道：

「嗯……我好像曾經做過和這個故事相似的夢，而且——」

「而且？」

褐髮少女先是上揚起嘴角，然後接著說：

「那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夢。」